

《与灵魂并肩》

序言

既然我要写一本书，那就应该像一本书的样子，书应该有序言的，所以我写上序言。

“在路上”

“这是一本自私的书，除了写给终有一天会老去的我自己以外，我不打算为任何人写这些文字。我极其不喜欢为这个荒谬的世界分类，所以我自然也没有打算方便任何一个读者，为这些文字准备一个目录。我按照自己的真实心情来写，我路过不同的地方，碰到不同的人 and 事，我所有的想法和思绪都是杂乱无章的。我就这样在路上写着，写悲哀，写幸福，写现实，写荒谬，写虚无，写存在，写心里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一边写，他在旁边一边问，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终点后”

上面的序言是在路上时的我所写，从这里开始是全书完成后的我所写。既然我是他，那我们的本质就是一样，永远要接受源源不断的质疑。我现在时常询问自己，为什么你要写如此多的文字，走如此远的路，是你要炫耀自己有多厉害吗？还是炫耀自己完成了别人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或者你想靠此来获得一些名利？此刻我思索着这些文字的来源，不仅仅只包括日记本上的文字，我思索的根本还包括为什么这些文字会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我想寻找指尖后的原因。我记得有一次黑夜，那是在云南的一个大山里。我脚下的自行车已经骑行了一千多公里，我打算一直骑下去骑到最高最远的西藏。天已经完全黑了，在这几千米海拔的高山里，大雨将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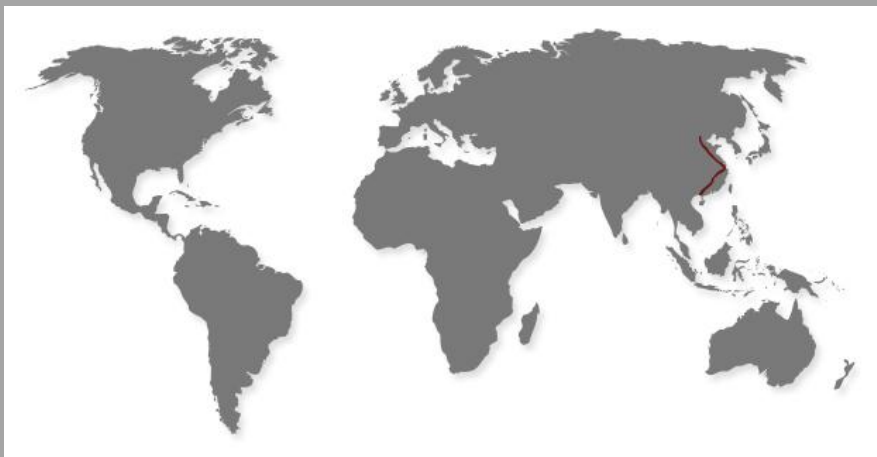
黑夜里电闪雷鸣的肃穆笼罩着我的躯体，闪电带来的所谓光明却只带来一次次颤栗似的惊恐，高山上的两旁是深渊，只有偶尔的雷闪才能照亮。我想逃离这大山，可离最近的城市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害怕自己会在这黑夜里滚下山崖，埋葬自己。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路边两旁悄然出现了一些光点，我仔细的辨认出那些微光隐没的银光原来都是些细小的萤火虫，尽管暴雨临近，我却惊讶它们越来越多，直到组成一条发光的道路。我知道它们是不会在深渊中飞行的，所以两旁的萤火仿佛围成了一条光明的护栏，成为了我坚定前进的勇气。我想问那些萤火虫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有没有想过会成为别人眼里的勇气？有没有想过为谁指引道路？这些渺小的萤火，如果它们能够了解太阳，那它们会不会卑微的放弃自己的光芒？在路上的我明白了，生命啊，这就是生命，当时我眼里如同童话般的场景，都只因为你们是生命啊，你们怎么会卑微，你们怎么会放弃一些事情？在那些荧光里，我找到了这些文字和音乐的出处，它们全都是我生命的颜色。

在我看来，生命是简单的，十万字也许是太多了。还好序言是不需要按顺序的，否则的话这序言也只剩一句话了。

“一开始我们拥有的只有勇气 and 梦想，但是那是一切的开始。”

这本书的开头感谢一位陪我走了一程的朋友。

引子：这是一本徒步中国的的册子。它关于灵魂和信仰，勇气和梦想



你奋力一跃，才在这个世界划出一条细小的虚线。世界太大了，可是有比世界更大的地方，那就在你的心里。你在那里呼喊着想证明生命的曾经存在，可那个触摸不及的地方太过于辽阔了，无论多有力的声音，多积极的沉思，都听不见一点的回声。时间冷冰冰的缓缓移动，你在缓慢的步入死亡，你需要一些仰望和孤独来证明灵魂的曾经存在。你凝视着简单的生命，凝视着自己的躯体，企图把生命缩减到你可以理解的范畴，以为孤独和苦难便可以让你参透一切。你最后到底自由没有，我回答不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勇气和信仰已经化为了你的躯影，只要你愿意迎着光，它们便形影不离，追随一生。



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我时常梦见蓝天和白云，可是每次醒来的时候，除了阴冷的墙壁和不远处厕所的霉味，剩下的就是黑暗了。在地下室里，阳光是奢侈的，清新的空气是奢侈的，最近的光明离我的窗户有三米远，透下微弱的光和空气能让你勉强的辨别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但是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感恩的生命只在乎你心里有多少光明，而不是你经过了多多少白天。

阳光照不进心灵。



起点:

五道口，中国智力最密集的中心之一，聚集了清华，北大，中科院等一批知名学府，其中也不乏像 Google，微软，Adobe 等一些走在人类科技前沿的公司，在北京的短暂日子里，我在这个地方呆了十六个月。我现在身后背了一个大大的旅行包，我就要离开这里了，回头看了看依然高耸的钢筋水泥，一种无法形容的悲伤涌上心头。踉踉跄跄的在外求学漂泊已经八年，我需要一次彻底的归程。

二十八岁，恰好是鲁宾逊离开小岛获得自由的年限。我打算从北京开始行走，途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黄山，南昌，最后穿越广东省，回到我的故乡-广西北海。在这次旅行里，我会路过八个省份和很多很多的地方。但实际上，在这个册子里，在这些文字里，这次旅程的所有风景和苦难，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重要的是那条心灵之路的穿行，它与距离无关。

这条已经淡淡的刻在地图上的南回归线，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灵魂里的，都已经是一种归途。

好，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一次十万字，十首歌的旅程。

书没有坏，也不是印刷问题，是我记录用的本子丢了。在行走半个月以后，在一个叫德州市的地方，那本密密麻麻写满刚出发时对生命最感慨的本子，痛痛快快的掉到了床底。我想，既然你打算和我一起经历这趟精神之旅，那你也同样要和我一起承受失去记忆的痛苦，承担这雪白的记忆。

翻翻这白晃晃的纸张，只有页数，却没有内容，是不是像极了生命？如果用我们的生命写成一本书，你同样会发现有很多只有日期，却没有内容的白纸，于是你愈翻愈感到恐惧，愈恐惧就愈想往后翻，于是很快

你就翻到了页底。

在丢失本子的第二天，朋友叫我回去拿，我笑了笑说，不拿了。这段艰难的旅程里，我走过许许多多的路，土路、水路、石子路、沙路、石板路、柏油路，草路、山路、野路、垃圾堆堆成的路、甚至是没有路的路。在这些数不清的路中，

有种叫回头路的路，是最难走的。

在出发的半个月里，写上了我以为最多的感悟，赋上了我躯体最多的勇气，可是真正的感悟和勇气总是在你丢失了你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以后才出现的，如同以上文字。



3月28 禹城市

为了使以后的顺序完整，旅程的记忆还是应该稍微从最开始开始，你知道，老人是记不住事情的，其实就算是现在的我，也无法

记起童年。此刻从最开始写起，是为了老去的我确实能寻回一些事情。

半个月前，在北京一个很平常的夜晚，伴着夜色，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就静悄悄的出发了。因为不打算挑战什么，也不打算代言什么。这种简单的出发是因为有些情绪已经浸入了精神里，我只需要一段不太长的旅程，那是一个身旁很少人的世界，让我写这半生里的所有。

到今天为止已经行走了半个月。半个月里，肉体是要反抗的，起初的几天，脚底结起了薄薄的茧，随着路程的增加，茧换成了水泡，到今天，水泡已经变成了血泡，血泡破了之后鲜血染红了袜子，渗透鞋垫，像极幼儿园的劳动红花。实际上路面并不坚硬，只是每天十小时以上的步行让肉体觉得这习以为常的道路陌生了。脚踝密集的遭遇路面，已经淤肿得不能再弯曲，脚趾头也因为不停的挤压变得浮肿起来，我一边数一边笑称它们为十个小萝卜，我下意识的嘲笑自己的肉体是企图缓解疼痛。除了脚以外，剩下要对付的就是肩膀了，东西重不是太要紧的事，要紧的是肩带的不停摩擦，使得肩部脱皮后磨烂，在路上只好不停的用双手托着背带来缓解肩部的疼痛。

这半个月里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鞋，因为脚实在是太疼太累了。每次一脱鞋我就会把鞋子扔的远远的，让怨气和脚气洋洋洒洒的冲出这个世界，宣泄着我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包括这世界让我每天不断的老去和最后的死去。

肉体的疼痛是鞭打灵魂的利器，肉体的愉悦是灵魂的安魂曲，肉体一生里时时刻刻都在安抚着灵魂，或者说是在鞭策着灵魂，告诉灵

魂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情况下，久而久之，灵魂便屈服在肉体之下了，结果灵魂的每一次追寻都迎向肉体，财富，权力，功名，女子。

既然这条路是纯粹的灵魂方向，那肉体当然就要不满了，整天唠唠叨叨的。

梦想

3.29 贾市村 小雨

把梦想作为开始，使得这本书颇有点励志书的味道，但实际上书名《与灵魂并肩》还不如改成《与亡魂并肩》，因为一旦梦想已经实现，那其实也是憧憬的一种破灭。这梦想看起来很大，其实就像吹胀的气球，在最后爆破的瞬间归还虚无。放弃一切做一次生命的远行对于我来说是一次赌博。不过还好，赌赢了，你可以获得一次超脱，赌输了，你仍然可以获得一次超脱，之所以稳赢，是因为压上的筹码太大了。

背包行走的梦想，大抵是从孩童开始就已经成了一个愿望。朝晖夕阴，暴雨明霞，不断行走，不断游离，让山脉，河流，城市，村野，所有的所有都只是从身旁掠过。然后大声笑，大声哭，痛痛快快的流放着生命，最后明白这生命是一种奇迹，从此以往只愿意居住在心灵的最宁静里。

这几年在大都市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地铁里那些疲惫呆滞的目光。现代社会是灵魂和梦想纷纷熄灭的社会。都市里林立着四方的潘多拉盒子，盒子里流泻的欲望在繁忙中把天空切碎。娱乐工业如同巨兽，高耸入云，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音覆盖全人类，激荡着人类每一个可能拥有的器官。缤纷夜色里笼罩着光怪陆离的生活，把我们的童年归于迷途。古典里黑风老妖遮天蔽月的法术已经变成了汽车尾

气，蜘蛛精摄人心魂的蛛网在互联网前也黯然失色，男人们的脸在四方屏幕前被映的发白，暧昧发出的荷尔蒙气味远远比爱情刺激，像素字体不停搅拌身体里的化学反应，让性欲远比爱欲更加值钱，于是人们纷纷把信仰和自由掏出体外，埋在浮光掠影，酒醉灯红里。

梦想是生命三分之一的重量，没有梦想的生命多少已经显得轻浮。太多的人不明白死亡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所以才会放弃梦想，只要那个万恶的焚尸炉一天不摆在我们眼前，那么时间都是无用的，爱情总还是会有。一位忏悔师听了一万次人们的忏悔以后，在自己的碑文上刻上“只要时间可以倒流，那将有一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这句简洁的话语现在只能用来震撼死去的人了。想象一个人如果从坟墓里面爬起来了，那他是来不及和你打招呼的，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梦想要实现。

3.30 穿越黄河-济南-长清区

今天穿越的黄河，显得有些突然，因为丢失了太多太多的文字，使得这个跨度显得太大了。实际上从北京出发已经行走了十八天。路上刮过风，下过雪，挨过饿。可以说整个行程里面，这前面的三个星期是肉体最艰难的时期，每次无法动弹的时候只要想着多年以后的我将会死去，总能给我带来一股疯狂的力量催促我前进。



我眼前的这座浮桥叫“平安浮桥”，大概有一千米长，横跨于黄河之上，相当结实。亲眼目睹一排卡车轰轰隆隆的开上铁桥穿越黄河，颇为壮观。铁桥浮在很多个小铁船上面，最接近岸边两端的铁船比较大，还有船舱。在其中一个船舱里遇到了一个守桥的大叔，他很热心的给我们煮了泡面用的开水。他在这里已经守桥八年了，每天十二小时，月薪六百，唯一作伴的是一个巴掌大的收音机。我手里捧着一碗热乎乎的方便面，迎着割人的寒风，倔强的坐在船头，面对滚滚东去的黄河，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吧嗒吧嗒的吃着面，想起了两天前在禹城市，有个路人看见我背

着大行李包，就上来和我搭讪聊天。记得当时他问过一个问题：“你在逃避什么？”。那时我突然就愣了，感觉不知所措。后来路上醒悟到只有想逃避的人才会心怀逃避的问题吧，要是我，我就问。

“你在追寻什么？”

“地狱”

你有没有见过地狱？当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就会降临在你的身旁，他穿着古怪的衣服，颇有摇滚的味道。他仁慈的宣布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回到从前，让你带着你的灵魂去重新经历你的一生。

于是你回到了生命的最初，起初你看到一个婴儿在摇篮里嗷嗷待哺，握紧小拳头手舞足蹈。这样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自己，能让每一个即将死去的人都热泪盈眶。你感叹这生命的美丽，身旁的神让时光如梭般地前进，你看着自己逐渐从年少长大，无数曾经熟悉的场景和人再次呈现在你的眼前。

当看到自己父母先行离去了，你突然开始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多花时间去陪父母。当你看见自己误解和欺骗了朋友，你就开始怨恨自己的虚伪和刻薄。当你看见爱情转身离去，你却没能抓紧她双手，这让你想起了哭泣的感觉。尽管明天就要死去，一切将变成虚无，可是现在的你再也无法忍受沉默了，谁可以在爱情离去的时候忍受沉默？你开始拍打着大声向自己呼喊，想让自己醒来，可是这一切都无用，因为你们不在同一个时光，生活还在继续。当你还看见梦想被一次一次的放弃，灵魂被一次一次的征服，而容颜一天一天的老去。这个少年在生命线上麻木地向你接近。你还能承受这一切么？你绝望，你挣扎，你祈求身旁的神让你再活一次，让时间回来，让生命回来，这时候神才露出它狰狞的笑容，突然你明白了。

这就是地狱，你自己亲手围成了你的地狱。

幸好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去，幸好我们现在还可以行走，幸好那该死的神还没有出现。无论现在生活如何痛苦，怎样幸福，我们都应该

时常仰望蓝天，也许我们的灵魂正在那触摸不到的时光里，拍打着朝我们大声呼喊。

3.31 泰安市-泰山脚下行走

至今为止今天是走得最远的一天，从早上六点开始一直走到晚上九点，整整走了十五个小时，六十公里的步行足以让脆弱都市人神经崩溃。



走到泰山脚下已经接近了黄昏，08年曾经拜访过一次泰山，看得同样是日落。这次与山重逢却完全是不同的感觉了，完全没有了当时作为一个游人的兴奋心情。除了那些身后离去的那些东西让我悲伤，脚下麻木的脚踝也疼痛的足以让我兴奋不起来。我看着远处的同伴，仿佛是看见了自己，小小的身躯蹒跚在大山脚下形如蝼蚁。我想尽量不去想像自己的样子，而是选择去观察这世界。在我印象里，北方的夕阳总是要比南方的美丽一些，因为远远没有南方的夕阳那么刺眼。有时候的自己是一个很卡通的人，如果要出发，总是希望寻找到辉煌的理由和携带最美丽的话语。现在仰望着远方的落日仍然不忘念叨，“来吧，朋友，不要畏缩，走到坚硬的土地上，不要在昏暗中收集梦想”，这是在出发前偶尔读到的泰戈尔诗词。

泰山形成于太古代，那是一个连三叶虫都没有的纪年。路上的我似乎喜欢追越大量的时间，想象远远大于自己生命的世界情形，现在在这上亿年的空隔想象让我觉得生命的虚无。左手边近在咫尺的山脉，是两千年前秦皇登泰山祭典以示拥得天下的地方，读史时曾让我感觉无比伟大的功绩，现在只感觉是一个猴王又占领了一个山头，然后刘邦项羽又揭竿而起，再然后又是楚河汉界唐宋元明清直至两千年后我现在的蹒跚踱步。

大自然总能给人带来一些永恒的感悟，从大自然而来的感悟能穿透时空去到未来仍闪耀光芒，许多过去的心灵他们并没有现代文明如

此多的知识，他们只是孤独的凝视着自然和生命，便穿越了厚重的历书，持续撼动现代人们的心灵。独自面对自然的人会自然的陷入沉思状态，每一个愿意沉思的生命都有自己的神。我喜欢史铁生描述的第三种神，他说“这种神，只要你愿意走，它就给路。”尽管他的神没有能给这个轮椅上的人一次远行的机会，让他离开病床和和那些透明的药管，但我在他的书里仍然能看到他的前行，这种灵魂的行走，比起很多踌躇不前的懦弱，显然要伟大一些，稳健一些。

生命里有一种无法否认的前进热情。悲观者叔本华用一生的知识和态度证明了世界是悲观的。可他没想到自己也同时证明了他怀有的写作热情和渴望揭示真理的欲望。实际上无论你的态度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这种生命需要前进的热情都是无法被磨灭的，因为它早早就被嵌入了体内，隐藏在一条几亿年都没有褪色的古老 DNA 里，它的存在甚至可能比我眼前这高耸的山脉还要久远。这种热情不仅仅只是简单生存渴求，这种热情还向往自由，向往那些不曾去过的地方。它让水生的动物爬上了陆地，让陆地的走兽飞上了蓝天。这种热情我现在把它还原成梦想，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梦想的存在。

4.1 磁窑镇

梦想是欲望的一种，但它在我心里不应该属于贪婪。现代社会人的欲望太多，想要大笔的现钞，想要不同口味的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这一切都太诱惑了，于是滋生出了一种叫成功学的显学。这种显学能让你充满激情，发酵你的物欲虚空膨胀，你为其东奔西跑，让生命迷失在繁忙里却全然不知。可是我知道真正伟大的成功学都在哲学里，它告诉你将会死去这个事实后仍然鼓励你去追寻，告诉你世界的虚无后仍然鼓励你去张望。他让你开始思考生命，“如果一定要死去，为什么还要追逐”，这种灵魂升起的发问能让你在忙碌狂奔的过程中依然仰望头顶那片未知。你可以在商海里拼搏，你可以在名利场里周旋，你可以穿金戴银撑起自己的排场，可是归于平静的时候你应该始终明白你的终点在哪里，你心里有一盏离灯，让你去到最高最远的地方仍然能看到自己的灵魂。

你是否在陌生的地方独自仰望过苍穹，感受自己如同孤儿的心情。你是否还在那仰望时思考过宇宙还在向各个方向永无止境的旋转

离去，你是否知道原子还在随机着组合成这样或那样的生命。刹那间的斗转星移，人间繁华便会散尽，熵增会把宇宙归于寂静，万有引力也会把所有坍塌成奇点。凝视这所有的所有，都会把你带到生命的另外一个境界。

真正的梦想家是一个超脱者，他们用安宁的心灵干着需要愤怒的事。他们感恩生命，而且心怀坚定的勇气和信仰。他们明白生命是鸿羽在飘，可他们也绝不会让这白羽随风飘凌。而是默默的把它们收集成一双翅膀，尝试高飞到所有梦想绽放的地方。

4.2 曲阜 孔子故乡

今天行走到曲阜，晚上睡觉的时候，小心翼翼的从包里拿出地图度量着。看着自己已经走完的路，傻呵呵的计算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如果一个人沉醉在梦里，很快，幸福就会缠绕过来，生命变得无比充实，灵魂变得无比清晰。



行走开始让我的生命变得简单，因为我一直往南，所以我每天都会看见夕阳从左手边升起，然后从我的右手边降落。简单的日复一日，我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睡桥底，睡大街，睡田埂，睡花丛，爱睡哪睡哪。吃东西的时候，以前那些摆满桌子前让我不知所措的餐具，现在统统都显得没必要了。大多数的时候只是和伙伴蹲在马路边用手拿着馒头啃，或者有烧饼卖的地方就买一个揣着，嚼几口，走几步，走几步，嚼几口。生命因为简单开始变的美丽了。



在离开曲阜的早上，因为天气太过于寒冷，干脆和同伴买了两瓶二锅头，疯疯癫癫的一路狂喝一路吟诗，喝的面红耳赤，分不清现实。风割过来的时候，就倔强的仰起头颅，营造出一种武侠的唯美气氛。“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笑谈中，不胜人生一场醉”，令狐冲笑傲江湖应该就是这种感觉

了吧。

山东省大多都是吃面食的，这让我这个南方长大的孩子很不习惯。穿越山东省的这半个月里，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吃不上米饭的，几乎都是馒头和烧饼，或者是一种类似于硬壳纸的面皮夹着大葱就吃。后来饿到一见米饭两眼发光，用仅次于在路上捡到钱的兴奋，大口吃米不顾夹菜，因为很有可能下一顿就看不到米了。这个哪里有米饭的终极困惑一直延续到安徽省的徐州才开始缓解。

4.3 邹城市 孟子故里

除了哪里有米饭这个终极困惑，这次旅程里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终极困惑。我希望这些困扰都能让我在孤独里全部寻到答案。



生命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觉醒，就在我把一堆文字写上本子后，又突然觉得这些语言太过于沉重，于是就逐条逐条的删除了，如果我们心底埋藏了一些真理，为了让生命继续，我们就应该适当的降低它的重要度，让真理静静的安放。

过多的阅读使得本来张扬的自己在短短的几年里变得沉默寡言，大学时代愤怒的呼喊说要摇滚的精神现在已经刻在了骨子里，反倒不愿再嘶吼了。在长达几年的追逐里，文字越堆越高，旅程越来越远，思索的问题越来越简单，最后困惑却越来越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这些洪大的声音开始纷纷在生命里响起。其实无论如何，这都只是追寻知识的宿命，追溯任何知识的源头迟早都会遇上哲学。古代时在一个叫希腊的地方，哲学诞生了物理和数学，这两种学科是人类文明的骨髓。

哲学夹杂在科学和神学之间，它以科学的理性敲开通往神国的大门。有更容易的比喻能让你理解三者之间的区别。如果有一个人二话不说就开始跪拜，那这个人就是神学家，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神通不过双盲测试，那这个就是科学家，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万能的神创

造不出一颗他举不起的石头，那这个人便是哲学家了。神学拥有虔诚，科学依赖实验，但是哲学家除了自己的脑子，便什么都没有了。哲学的问题更类似于凌驾于实验和虔诚上的问题，他们不会对三维空间是可以扭曲的这个事实大吃一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想知道是谁扭曲了空间？为什么要扭曲空间？扭曲空间的意义何在？我存在于这个扭曲的空间里面做什么？这种趋向于神的追寻，容易产生悲哀者，悲哀是灵魂初生的预兆。

哲学在大部分人的眼里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哲学绝不是一种无用的思考，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脱。哲学用知识审视了外面的世界然后又用智慧返回心灵寻找灵魂。哲学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结合，所以大多数的哲学家首先是一个科学家，然后才是一个哲学家。“哲学”这个词在古希腊里翻译成原意本来就是追寻智慧的意思，我不喜欢给某种事物下定义，因为我定义了一样事物，就会被一样事物框选，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是哲学方式的思考给予了我大部分的文字。

“哲学和摇滚”

哲学是一种不停对知识源本的追寻，它面对着神寻找人的位置。摇滚是一种对虚伪的愤怒，它面对着暴躁寻找内心的安宁。

4.4 滕州市

会有一两个朋友知道我出发的事情，觉得不解，问我为什么？这个社会如此现实，你就不怕放弃这一切以后会带来很多麻烦吗？比如一份较好的工作，比如冒险时损坏的健康。我曾试着想解析因为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愤怒，我无法过一种安宁的生活，但究竟是什么令我愤怒的？我又得再解析这个愤怒的来源，于是我先给自己在心里演练了解析的过程，随着这样一直往上的解析，我找到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存在的荒谬。在得出这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后，他们也觉得我挺荒谬的，于是我就再不用接着解析了。

这世界有很多源本的，原始力和原始因就是其中两个。一件事情的发生总会有一个原因，如果一直往上追溯，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它自己就发生了，这就是原始因。一个物体的运

动是因为有力的作用，一直追寻这个力，你会发现第一个物体的运动是自动的，这就是原始力。承认原始力和原始因的存在和承认神的存在没有什么区别，一旦神出现了，那一切也就不再用再解析了。既然神可以毫无理由的推倒第一个骨诺牌，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会认为自己的存在是荒谬的了。

4.5 西万村

西万村出现于微山县下三十多公里的地方。在宇宙大爆炸这个原始力出现的150 亿年后，我在这行星里遇到了旅途里最便宜的旅店，老板坐在小方凳上，像是等待我们已久似的。她神秘的举起右手，做出一个手势，我以为这个地方唯一的一间旅店会收很贵。



“八块钱”，她缓慢叨出。

此刻我观察到她的手势根本就不是一个八字，而是一个标准的摇滚手势。我“啪”的一声推开给我们安排的房间，三张挤在一起的床，简单的连一只蟑螂都找不到。床上的被套打满了补丁，或者说补丁应该就是被套本身。不过没关系，我了解到越是简陋的地方就越是有美丽的风景。

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类的思考开始第一次回归心灵，直到卢梭时代达到顶峰。在苏格拉底那个被宗教压得喘不过气的年代，他对神的怀疑最终被教皇配以毒酒并以异教徒的名义处死，诚恳就是这样死去的。我处于的现代文明社会，宗教的压迫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厚重，但取而代之的是物欲的无形压迫，我看见这种压迫并没有随文明的进步而改变多少，不懂尔虞我诈的诚恳仍然不会在物质丰富的社会上层，不会在权利社会的上层。

脱离苦海是宗教赢得信徒的资本，而广告商们则宣称获得他们的商品代表获得幸福，这是物欲束缚灵魂的筹码。物欲在现代已经演化成了教皇，已经不剩下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你仔细观察，

实际上一种叫享乐主义的主义已经成了所有人的耶稣。我数数人类的感觉系里有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五种感觉来感知世界，却只有一种知觉来感知灵魂，这也许就是灵魂纷纷遭受蒙难的原因。前一辈老人倦倦不诲教给我们的美德，用东西要用到坏为止，这种维持淳朴的朴素原则在这个社会早已湮灭，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有许多商品不是被我们淘汰的，而是被这个社会的效率，又或者是虚荣淘汰的。

在巨大的物欲面前，肉体简单的像一个机器。拿来！

坚守灵魂还是坚守肉体？我翻开坚硬的被窝，这已经不再是我的问题了。

4.6 利国镇 进入江苏省

一开始我只是闹着玩的，可是没想到最后它真的出现了，这真是一个荒谬的事情。我原本读书只是为了考试，却发现因为读了太多的书，却不愿考试了。我原本摇滚是为了找到炫耀的资本，



可是又太过于摇滚到最后反倒孤独了。我原本喜欢把自己称为愚蠢的人，目的是为了把愚蠢和自己隔开来，于是就常常称呼自己成为你，可是当你后来真的出现时，我才发现，原来真正愚蠢的人是我。

当你开始把自己称为“你”的那天，便是灵魂觉醒日。你建立了通往内心世界的大门。现实世界会呈现出一片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这个原本清晰的世界开始搅动变得混沌。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变得匪夷所思。“我要去地方”变成了“你要去地方”，“我很痛苦”变成了“你很痛苦”。“你要去爱”，“你正在说谎”，“你正在无知抵抗”。你看见他渺小的身躯奔走在在这个硕大的星球，你看见他曾经因为不知道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而迷茫不已，你看见他因为爱情的离去而觉得生命的无望。你能俯视他的一生，你如同怨灵一样盘旋在我的头顶，你开始真正的了解我，凌驾于这个肉体之上。没有谁能如

此的接近你，因为他就是你，你就是他。我道听途说的知道这是佛教里的观照，这是道家里的元神，是哲学里的灵魂，是佛洛伊德里被社会准则和原始本能压迫的自我。人类能审视自身却不会导致递归性的死循环，我想，这真是人类的伟大之处，请不要丢弃我们唯一的神性吧。

也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长年跟枯燥的电脑程序打交道，使得我对冷冰的逻辑分析颇有耐心，对生命出现的意识顺序这种尸体解剖充满兴趣。童年是一个初生的灵魂。他们并不了解“我”这个概念，他们把自己称为“宝宝”，或者直接称呼自己的名字。 这一种本来就具有的最初出离心，我却需要成长几乎三十年以后才重新获得。他们索要的时候会说“宝宝要”，吃饭的时候会说“宝宝吃”。似乎他们从来不说我，而且童年的行为也最贴近自己的目的。例如吃饭，如果没有筷子就用勺子吃，如果没有勺子就直接伸手抓，手够不到就直接用嘴啃。这种无意识的超脱和准确的梦想定位使得童年拥有最快乐时光。

当成长继续，就出现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青少年的叛逆过程。当然叛逆的实质是为了寻找真实的自我，并不是为了破坏某种具体的东西，那种偶尔想要破坏的举动只不过是为了打破一些规定。可是大多数的家长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喜欢对孩子发号熄灭灵魂的命令“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后来我们又自然而然的又学会了“别人不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意识和社会习惯都合力阻挠着灵魂的生长。在我看来，灵魂恰恰好应该是模仿错误的产物。

成熟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东西。所谓的成熟度只不过是指社会精神和个人精神结合的完成度。成熟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精神灌输的过程，你被社会捏成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人，或者像电视上的某个明星，或者像报纸上某个能挣取大钱的人，又或者像你的邻居。你首先需要需要遵守很多社会道德习俗，然后才能融入这个社会。看到这样一个个类似的人，让我觉得生命毫无用处，恐惧的是我看到这些人被捏成某一种期望的形象的时候，还不疼不痒的说是这社会给予了我的一切。我记忆里能找到描述这个简单过程的是一个关于十个猴子的实验。我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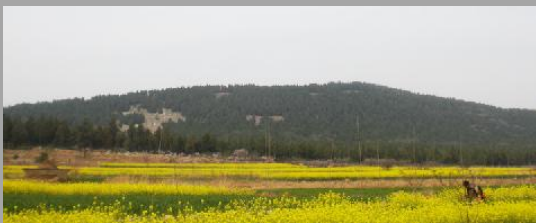
法证明这个实验的真伪，但至少这个实验在逻辑上是引人深思的。实验中一堆科学家把十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把一串香蕉挂在笼子中央，如果发现有任何一个猴子去拿香蕉的话，就把所有的猴子都暴打一顿。喜欢吃香蕉是猴子的天性，所以猴子自然是要挨打的。挨打了一段时间以后，猴子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再也不去拿那串香蕉了。这个时候，科学家们就把十个猴子其中一只取出来，放进一只新猴子。新的猴子是不懂规矩的，第一时间是要去拿香蕉的。所以所有的猴子又被暴打了一顿。再拿出一只老猴子，放进一只新猴子。这下完了，老猴子们都知道这猴子也是要拿香蕉的，于是在第二只新猴子要去拿香蕉的路上，老猴子们就先约定好把这只猴子打了一顿。第一次放进来的新猴子，怀着报复的心情下手自然是最狠的一个。“谁拿香蕉就打谁”成了一个按套路出牌的规矩。当把所有的旧猴子一只一只的取出来，放进一只一只的新猴子，科学家们已经永远离去，而“而通往香蕉的道路是挨打的道路”这个习俗延续了下来。我们不需要知道理由，只需要执行就好了。类似于当我们看见一个男子穿了一件裙子的时候，十个猴子开始纷纷附体，我们都大声嘲笑着以此证明我们是一个正常人。

灵魂不是猴子，而是渴望了解一切的态度，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稳定的约定，所以灵魂要遭受社会道德这些老猴子的质疑。这些老猴子的代表是良心。那些大人们是否知道，灵魂的感恩远远要比良心大的多，你们却把他熄灭了。作为社会道德的良心在灵魂眼里看来是可笑的。在单配偶的国家，男子在外拈花惹草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多配偶的国家，不能多娶一个为家里分担家务，又会受到妻子的谴责。在性服务合法的国家，在外寻找性行为只会认为是一种权利，在不合法的国家，却需要坐牢剥夺自由。这些许许多多的良心只不过是一只又一只的猴子，个个构建在占有欲上。良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它们能有许许多多的方向，但灵魂却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和生命一致的心灵向前。

无论是社会习俗约束，还是物欲，还是意识本身的成长，都能让我们深陷迷途，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生活中的一些暗流会驱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改变生命方向。我们必须明白，肉体只是在世界里的一次短暂旅行，灵魂才是这次旅行里的真正风景。

4.7 徐州市

在这两天通往徐州方向的路上，总能路过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行走在这些黄条绿彩编织成的道路里，那些色彩让我开心不已。让我感觉到我的生命本来就应该和自然一样绚丽的。我一边行走一边用手抚摸着那些花朵，看着双手被染上不同色彩。



徐州是江苏第二大城市。我仍用那已经麻木的脚踝默默地验证着凡尔哈伦一句朴素而简单的诗词。

“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城市”

4.8 张集

在我出发前，心里有一个问题，走这么长的一段路，要需要很大的勇气吧。当时我说，应该吧。可到现在为止，走了几乎一个月，我对这个答案已经不甚满意了，此刻的我已经不觉得再需要什么勇气，现在需要的是再走一步的执著。

一开始我们拥有只是勇气和梦想，但这就是全部的开始。



4.9 王集

我一直都认为我追逐的不是物理距离。我

看着眼前这条通往无边的地平线，心里情不自禁地张开双手，以为这是一双翅膀。风缓缓穿流过我的身体，却没有带我离去。我知道我当然不会离去，因为我的路不在这里，我追逐着我的灵魂在一条荒芜人烟的古道里。在那条被废弃的路上我要直视我所有的丑陋和欲望，我

所有的无知和轻浮。

我喜欢看别人如何获得自由的书籍，在一本叫《基督山伯爵》的书里，主人公被陷害进了牢房，为了逃脱，他每天都需要在地道里跪着前行到神甫的房间，因为那是一个可以带来知识和财富的地方。作者安排了他在地道里匍匐前行的动作，也许作者已经给了我们暗示，通往光明的道路都是要跪着前行的。

一个人可以不伟大，但是一定要明白世界的恢宏无比。

4.10 官山镇

我知道我不能像《忏悔录》那样敢于把自己所有的丑陋都写出来，我远远没有像卢梭那种敢于暴露灵魂的决心。如果有些灵魂太伟大了，那你是不敢接近他们的。那种过于真实的生命让你觉得惭愧不已，你只能用你微不足道的智慧在一个简单的环境里，耍弄着自以为是的权术维护着简单的人际关系，绷紧了神经，小心翼翼的深怕会触碰到诸如生计和肉欲等隐晦问题，然后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4.11 泗县



灵魂是一种生命之后的生命，一个人只有完全从别人心里消失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死去。承载着灵魂的不仅仅只有肉体。就像打开一本充满智慧的书时，那些来自坟墓的对话总能让你感到如此温暖，这就是灵魂的体温。一段音乐，一段文字，就足以使灵魂像涅槃的凤凰一样从灰迹里翩然重生。灵魂在书里，在音乐里，在雕塑里，在画里，在一切能承载他精神的物质里。

人活着，总需要一个支点去充实才不会空虚。灵魂也同样需要一

个支点才能生存，这个支点便是信仰。这种信仰不等同宗教的信仰。人们为了脱离苦难而皈依宗教，当苦难离去的时候，信奉宗教本身便成了苦难。宗教的虔诚是要用停止追寻来换取，那里有各种各样预先设计好的神和各种美德的源头来代替你思考。它们要人相信只要愿意停止追寻便能脱离苦海，获得幸福。而灵魂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恰好是相反的。它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唤醒追寻的勇气，它让你在一种永恒没有结局的追寻中一次又一次的感受到生命的凄美。虽然追寻会滋生苦难，但是这种伴随着苦难的信仰却会如同磐石般愈加坚硬。对于梵高，画画是一种信仰。虽然一生潦倒，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凌驾于自己生命之上的人。画笔是他生命的一种形式，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嘲笑和讥讽便放弃他的生命，也包括不尽如人意的生活。

对于现在还在迷途中的我来说，接着行走下一步便能看见我想要的光明，这就是我的信仰。

4.12 五河县

因为有信仰，所以孤独的灵魂才不会寂寞。因为有信仰，所以灵魂和肉体才会有方向。商人的灵魂会被贪婪打败，学者的灵魂会被名利收买，政客的灵魂会被权利征服。就像只有游历四方的人才会安守故土一样，只有怀有信仰的灵魂才能游历四方，不让生命被隐隐吞没在社会大潮里。

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不管是存在主义还是虚无主义者，只要他们有着坚定的世界态度，那其实他们都珍藏着同样一个东西，那就是信仰。他们的世界按照他们的信仰给他们呈现出他们觉得应有的样子，信仰决定了每个人所看到世界的模样。

走很远远的路会孤独，做一个很大很大的梦也会孤独。于是上帝就挑选了孤独者赋予他们灵魂。无论是追逐灵魂还是追逐自由，归根结底都是在前往追逐孤独的路上。灵魂是自由心灵的产物，一个人的内心越圆满，对外部的索求就越少，所以不可避免的走向孤独。如果要写一本灵魂说明书，那就应该把孤独放在第一页，因为孤独是精神回归的唯一通道。

可是孤独并不是指脱离人群，而是指他们的内心总有一处别人无法抵达的沉思之处，一旦到达那里，便一切都化为沉默。语言到不了那里，爱情到不了那里，梦想也到不了那里。那里心怀生命之诗，所以在那里绽放出生命的赞礼，在那里他们心怀生命中最原始的幸福，所以他们有容纳星云的胸怀。他们知道生命只是一次长旅，所以在所有将生命轻抛的岁月里，他们的灵魂都在远离和游走，绝不麻木姑息在肉体 and 欲望之下。

4.13 明光市

“小狗啊不”

我的眼前总有一条小狗，他的名字叫阿不。



“啊不，走慢点，我跟你不上，叫你别走路中间你听到没有，小心车把你压了”

在这条遥遥无期的道路上，实在太孤单了，于是我和朋友想像出了一条小狗作伴，他的名字叫“啊不”。他只是从北京一直存活到江苏省中部而已，一直到后来我在南方独自行走的时候，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实际上除了这条狗，还有一只猴子和羊，猴子纯粹是为了满足我爬上树的愿望，而羊则已经不记得为什么要出现了。猴子和羊是没有名字的，猴子我管它叫猴子，而羊直接叫羊。我一直都让猴子骑在羊身上，而狗走在我右前方。我常注视着它，啊不虽然是一条狗，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发出过一声真实的狗叫，他的叫声是“喔不，喔不”。

“啊不？，累了没有？要不要休息一下？”

“喔不!! 喔不!!”

“后悔了吧，一天走十几小时，累傻了吧，我的鞋底都穿洞了，何况你那狗爪。”

“喔不!! 喔不!!”

直到现在我在电脑旁输入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然很怀念啊不，只要一想到它那摇摇摆摆，傻傻的走在前面的样子，我就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我希望现在的它在另外一个追逐自由的旅者那里，同样能获得最后的自由和幸福。

4.14 张八岭

不知不觉在 104 国道已经行走了一千公里，今天停留的张八岭是一个小山岗上的小镇，晚上无意的抬头，又看见了久违的夜空。我站在旅馆的阳台，面对着一片空阔的田野，此刻仰望这方银光灿灿的苍穹。一想到已经过去的时间，几年里所遇到的人和事，泪水又不知不觉的下来了。许久没有看过夜空了，每天的身体都很累。一旦停下来，二话不说倒头就睡。今晚的夜空让我突然觉得，这次追逐是不是太匆忙了。



在一次被我称为一千六百公里的旅途里，我领悟到了一些东西，于是我告诉自己，让自己慢下来，慢一点，然后再慢一点，不要迷失在生活的迷宫里。衣食住行的追逐已经毁掉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我也不例外。其实一个人所需要的幸福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和太快的速度。年少时总是充满了激情和幻想，大学毕业以后就立下走南闯北的愿望，于是南下广州北上北京，被不知名的欲望驱使着奔走在每一条繁忙的街道，游离在任何一个可以去的景点。尽管在这几年流光交错的日子里都在不停的阅读，不停的穿越一本又一本的精神世界，可是迷茫从来不曾离去。不过现在在我看来，当时的迷茫确实确实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啊，正因为有了迷茫所以才不至于麻木。麻木是生命的提前结束，迷茫则是灵魂对外部世界的持续反抗，这种反抗是生命持续存在的证明。

澄明的人生是一个从伟大走向渺小的过程。一只鸟儿的初生，看着头顶的蛋壳，以为世界是蛋壳这么大，当破壳而出，便以为世界是

巢穴这么大，当能飞出巢穴的时候，世界便是树林这么大，当高飞出森林，面对着空阔无边的世界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世界是这么大了，因为它突然看到地面躺着它出生的蛋壳，它开始明白了原来自己如此的渺小。伟大的心灵几乎都来源于对自身渺小的认识。因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所以才努力让自己的世界放大，而这种随之而来的大又继续让自己更加渺小。这种永恒无法结束的矛盾正是让生命走向超脱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喜欢装疯卖傻的原因，而蒙田干脆把自己总结成了一句话。

“我知道什么？”

8.11 终点 家

现在是 09 年的 8 月 11 号，在写下这一篇以后，我打算搁笔不再写下去了。因为我写的太快了，甚至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我不停的在脑海里寻找着美丽的词藻，搜寻着学术的逻辑，仿佛成为说教者。为什么你不能再回到路上的我？按照路上时我真实的心情去写？也许是路上的时候你太孤独了，所以一停下来才如此渴望表达，恨不得把自己掏空。我憎恨这样的自己。看到上一天的内容，日记本里扭扭曲曲的写着自己在刚毕业时如何被不知名欲望驱使着奔忙，我知道现在我又陷入了同样牢笼。这种完成一段艰难旅行的激情让我兴奋不已，可我实在不愿被这种梦想所延续的热情所控制，也不愿意看到自己成为情感的傀儡，我要把自己再次拉回路上。就像我在两年前信誓旦旦的说要骑自行车去到世界上最高的地方一样，我应该永远有半路折返的能力，现在我不得不停下来了。

如此遥远的一段旅程，让我确实拥有了一种无时无刻审视自己的能力，我对那些迫使我行动的任何一种东西都怀有敌意，我怀疑他们存在的真实，并寻找一切可以控制这躯体行动的原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扭曲我的生命了，那个自掘的泥坑和已掩埋的墓碑也一样了。卢梭说过一句话，“一支唯利是图的笔是写不出伟大的东西的”。我对这些文字的伟大不伟大一点想法都没有，但是我至少要保证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诚恳的。这里的文字，无论是浮躁还是悲戚，是愉悦还是安宁，都应该和我在路上的灵魂一致。而不是控制在一个已经获得梦

想后的我。我必须耐心的等待那个真实自我的到来，那个是在路上的我，一个无所畏惧的灵魂。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要把所有的真实留给终将会老去的自己。

与灵魂并肩。



与灵魂并肩

4.15 滁州市

人们从来都不会因为占据了很多很美丽的地方而感到幸福，拥有的再多，只要失去了前进的方向，那迷茫就还在。没有灵魂的时间，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当我再次输入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 09 年的 11 月 13 号，离上一页已经过去了九十三天。今天晚上重新打开书稿，把上面写的一万字重新看了一次，删除了许多无用的词藻。我想，既然要把最真实的自己留在这些文字里面，那就不要堆砌伪造文字。审视自己是一个太过于艰难的过程，因为你首先要确定你并没有被埋没在一种激情里面，你要确保你此时的真实，不是因为接受了太多的光明或者太多的黑暗。

我不是一个对写作饱含热情的人，也不是一个对音乐饱含热情的人，但是我绝对是一个对生命饱含热情的人，文字和音乐只不过是一种表达生命的外在形式而已，如果我能理解其他任何一种行为也能发出的美丽的光芒，那我也同样会一头栽进去的。在我心里，艺术不是写一本书，写一首歌，而是真正的去勾勒一个真实生命的样子，要让这本书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我才会热爱文字和音乐，因为热爱生命，所以我才热爱哲学和科学，珍惜身边的一切。三毛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能摆脱写作，那我想我们就解脱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能摆脱生命，那我才会真正的解脱，我憎恨一种非写不可的态度缠绕着我的生命。

有时候我诉说我想挣脱生命的束缚，可是我并不是一个真的想寻求死亡的人，否则就不会有这么远的路和这所有文字音乐了。现在的我已经不再能记起那个在路上的少年，但是我手上还有他一本厚厚的笔记，上面写满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仍然帮助

他完成他的心愿，写完所有。不再让情绪自作主张的歪曲路上的自己，真正属于路上的文字都是平实的，因为他的每一步都会触及土地。

如果没有经历过一次大苦难，那一生中总会充满着细小的折磨，可是经历过大幸福的人，同样会失去各种细小的愉悦。现在的我已经彻底安宁了，这种安宁抹去了很多，偶尔获得的小礼物已经不能再打动你，朋友的拜访怀旧也觉得索然无味，这种生命最后的喜悦终究还是带来了一种麻木，但是这种麻木不是因为失去观察力然后随波逐流，而是恰好是因为拥有了最积极的思考力和行动力。如果苦难和幸福都会夺去情感，那到底经历过大喜大悲的人还剩下什么？时常在想，如果我能同时审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那到底我是什么？

无论如何，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日记，回到那个路上的少年吧，看看他还留下了什么。

滁州市离南京大概有六十公里，再有一天，便会行走在南京大桥上。

4.15 南京市 珍珠泉

离南京越来越近了，至少我完成了从北京徒步到南京的一个小壮举，看起来梦想并不像澳大利亚白蚁消化道深处如此难以处理。在接近一个叫珍珠泉的地方，看到许多白鹤和老鹰盘旋在头



顶，远处还有一道长城，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旅游景点，今天晚上居住的小旅馆离南京长江大桥还有 4 公里。朋友已经累的不能再前进了，发起低烧。

躺在床上，下意识的拿起手机来看书，我的手机里总是装满许多书，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书能带给一个人许多东西。你能从《静静的顿河》里读到凄美的爱情，能从《通往幸福之路》里读到幸福的样子，能从《巴黎圣母院》里读到光辉人性和黑暗自私泯灭，书

里似乎拥有所追寻的一切，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实践什么，书里的文字就可以简单的帮助你想象所有。可你想想，那些文字毕竟全都是别人的生命啊，无论你瞻仰了多少伟大的灵魂，你的灵魂始终只能模糊的浮在那些文字上，无法融入体内。如果你不曾真实的去实现，那生命有何去处呢？现在我回头看着我已经所走完的路，我明白，只有这条路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以消耗生命来作为代价的，这个事实有时候让我手无足措，也多少让我显的呆滞。现实生活中过多的思考使我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扎堆。不过还好，我并没有花去所有的时间去怀疑生命。我还是勇敢奋力的一跃，寻到了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路程短暂的不值一提，但是我确保这是真实可触摸的。

我们都是命运的宠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怀有梦想和勇气。

可是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改变一次。

4.15 南京市 长江大桥

如果我们需要预知未来会怎么样，首先就要了解现在的状态，然后再用现在的状态去推导未来的样子。了解现在需要观察，观察需要有光入眼，至少一个光子。可是当我们用光去观察那些



粒子行为的时候，光子本身的能量就会撞击改变观察体的行为，这使得我们在观察现在的状态时，就会改变未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个著名的量子力学测不准定律让所有想扮演终极观察者的科学家梦想寿终正寝，没有人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科学也不例外。

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决定了这个世界基本状态，其中的不可逆性，也就是时间的单向性，把生命染上了一种宿命的色彩。无论你是如何

奋力把握，还是甘于颓废，都只能经历一次。我们一直都以为我们自己选择了自己要的生活，只是因为我们的记忆里并没有关于未来的影像。只有每次我们回忆起那些已经揭示的秘密，才能感受到宿命的存在。生命里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选项，向前，是唯一的方向。

南京长江大桥，这座 4.5 公里长的大桥，被我踏踏实实的踩在脚下狂奔了二十分钟，我迎着桥上的大风气喘吁吁。看着随身体颠簸后退的场景，终有一天会老去的你能理解我的，我狂奔在自己的历史里，我此刻处于自己的过去中。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抱怨为什么生命不能重来，不会再抱怨为什么生命如此短暂。就是现在，我抬头看着，神在微笑。

“你在追寻什么？”

“地狱”

“你有没有见过地狱”

在最后一天里，神答应了每一个灵魂的奋力呼喊，让我们回到过去。神从他那颇为摇滚的服饰里拿出一张准备已久的协议，我们不加思索的就签订了自己的名字，回到过去拯救自己的生命。

那天，我们用一生的记忆与神交换了生命。

一路狂奔一路呼喊，就这样，顺着一条既定却未知的命运，我穿越了黄河和长江。

4.18 南京 大屠杀纪念馆

南京是一个巨大的城市，路上开满昂贵的车子，街上林立高楼大厦。我从大城市出走，不愿意再呆在大城市。没有继续再行走是因为决定要去一个地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关于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是从小学就开始的，可那时候的我还太小，除了憎恨日本就无法了解太多的东西了。我喜欢怀疑一切，无论以前我在课本上学习到什么，只要是我在乎的，我都希望能亲手去触摸。即使是我已经认定了我的心灵自由，我仍要用身体去体验，而不是冥想，不停的思考只会剥夺在我路上的时间。现在我靠着护栏，我就离课本上的这些图片很近了，

骷髅摆在坑内，扭曲的体态证明着战争的残酷，这里一堆白骷，那里一推白骷。人类的历史都是烽烟四起，中国也不例外。征服与被征服，杀戮与被杀戮。通常是内战，时而外战，有时也同时内外战，或者代表正义，或者代表邪恶，更多的时候是代表集团利益。战争是所有动物的必然和悲哀，达尔文进化论揭露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在无意识和有意识的生物界里延续着。只要生的意志还在，只要肉体的欲望还支配着灵魂，那杀戮就无法停止。

在馆里，我无意细致的去了解所有的历史，脚踝仍然带有疼痛，我需要一种不是站立的姿势。我寻到馆内的一张无人排凳，便安安静静的闭眼修养。我感受着四处传来的细小声音，有一些微弱的炮火声，我便想象我正在遭受战争，有一些哀乐声，我便想象我正在遭受离别。有一个小孩的声音，我便想象我是那个孩子。行人的脚步来来往往，突然间我记起了脑海里一只断了头颅的小虫。在非洲有一种攻击性很强的虫子，他们有着顽强的生意志，有时候就算身体断节了仍然能存活很长时间。他们时常挥舞着獠牙去捕猎别的昆虫，如果这时候你扭断它的头颅，它就会分不清身旁这是否是它自己的身体而转去吞噬本身，当时我看到时大吃一惊，那这个头颅用什么器官来消化自己所掠夺的？随后又想，没有理智的生意志，怎么会考虑消化问题呢？掠夺才是这个意志想要的。哪一种生命都一样，一旦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然也要丧失保护自己的本能了。

战争是断掉的头颅。



4.19 句容市

离开南京以后，下个目标就是上海了，去上海似乎是绕了远路。不过没有关系，对于已经走了这么远的我来说，想去哪里，直接就去好了。反正早上睁开眼睛，看见的又是一个陌生的房间，躺着的又是陌生的床，我没有什么难以割舍的，最难以放弃的已经在第一步的时候全部都放弃了。现在只要我

在下床寻找旅行鞋的那一瞬间，还能感觉到双脚，只要双脚穿上鞋后的那一瞬间还有路可走，那就是一种极大的幸福了。

去句容市的路上稀稀拉拉的下起了雨，虽然雨不是特别大，但是在路上的十个小时足以把你浇个透。而且裤子和鞋湿了以后是比较难受的，除了你会感觉鞋子和裤子变的格外沉重，鞋垫也会在鞋子里分离蠕动，脚伤因为雨水中的盐份而变得刺疼。我知道此刻的轻微痛苦磨难是一种幸福，因为肉体所不能抵御之处便是灵魂生生不息的地方。

有一个名字很长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以此来阐述苦难的价值。苦难确实有一种让人奋力向上的能力，实际上，苦难是人们审视自己的开始，所以应该矫正说苦难有一种让灵魂奋力向上的能力。不过我对于苦难的理解也许要比那个名字很长的人还要不一样一些。尼采说，“那些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坚强”，我所理解的苦难应该在尼采之后，因为尼采后来垮了，于是他就再也不能说出这句话了。

一个遭受真正苦难的人，是发不出理解苦难的呐喊的。你要想象自己是先天性失明的盲人，明明遭受着我们眼里的黑暗，可你都无法分辨那是一种黑暗，就连在梦里，你都无法梦见斑斓色彩。苦难每天推挤着你忙碌在生存里，这里不存在生命意义之类的问题，也不存在狗屁灵魂问题。

时间倒流，回到4月10号傍晚，在通往泗县的路上，曾经穿越过一个硕大的垃圾场。在这之前的文字来不及描述他们是因为终点时身上所背负的光明如同此刻我背负的沉重行李，那沉重挤压着脚下的垃圾在鞋底发出吱嘎吱嘎的怪异声音，玻璃和塑料的混合声响在整个空旷寂静的垃圾场回荡。怎么我十分钟前行走的美丽绿



林突然间就隐匿无踪了，换成了现在的恶臭垃圾场。这垃圾场里弥漫着阵阵腐酸味，我习惯性的抬头远望，那阳光景象仍让我心里感到温暖，但这总会映出美丽的夕阳，现在映成一个荒诞怪异景象。

照片是朋友无意中帮我留下的，在这个垃圾场里，并不像外表一样宁静。这里有很多人，只是他们太像垃圾了，难以分辨。他们大多都是衣衫褴褛，静坐在一个角落里，双手利索的不停分类一些垃圾，塑料瓶盖，或者各种各样可以拆卸的小金属。当我注意到身后有响动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刚刚路过的是一个人。她站了起来，稍微换了个地方，又坐了下来。她似乎并没发现我这个不速之客。也许他们早已习惯了漠视这个世界，就像这个世界习惯了漠视他们一样。在这个世界的边缘里，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挤压成了一堆不停轮转的机械。他们没有能力发出声音引起人们注意，告诉世界他们的困苦。他们的视线只能反反复复的凝聚在垃圾里，你要他们如何去思考？也许他们连受到教育的机会都没有，你叫他们如何用文字去抱怨？他们根本就没见过幸福的样子。我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对自己和周遭的恶心，滚蛋吧，你们这些虚伪的都市人，当你们喝着饮料，吃着白米饭，却在抱怨命运的不公时，你们如何能有颜面把自己这些虚荣作怪，娇柔做作，去向这些真正苦难的人展示。处处无病呻吟的人那，当你心生抱怨时，就应该想想这世界总有比你们更加无望的生命。我此刻还愿心生同情，可我能做什么呢？除了转身离去和继续出发之外，我无力改变什么。只是当时那种无法分辨是人还是垃圾的震撼，始终让我无法释怀。



苦难是一种对比，我很感谢这世界能让我有行走的机会，当我在路上显得厌烦枯燥和乏味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希望还在，至少每一步都是前进，不是吗？让我感恩这些枯燥和乏味吧，他们全部都是我的奔向死亡的里程碑，我要珍惜接下来的每一步。

我要对这次旅程里所遭受的，或即将遭受的苦难，都给予最高级别的致敬。

4.20 丹阳市

当我们遭受着苦难的时候，我们喜欢把它称为命运，但是当我们幸福的时候，似乎命运这个词语就不再挂在我们的嘴边了。回头想想，为什么我们都记住了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是因为曾经的苦难让现在的我们显得幸福了吗？可如果是苦难成就了深刻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还要追求幸福？

苦难是灵魂的炼炉，灵魂在苦难里变的清晰和凝聚。

让即将离去的灵魂告诉我们什么是苦难吧。我们的一生太短暂了，几十年便要告别这个世界，人们用笑脸来迎接新生的降临，我们却用哭泣去回应他们，可当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开始用哭泣来送别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换以了微笑来回应。

你看见了吗？离去时候微笑的是灵魂。

4.21 常州

常州是中国的灯具城，密密麻麻的路灯摆满了两三公里。从南京出来以后，经过了句容市，丹阳市，常州市，接下来的应该是，无锡市，苏州市，昆山市，最后到达上海。我们一天的行走距离只能是四十公里左右，频繁的遭遇城市意味着生产力开始密集化。我们开始进入了长江三角洲，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逐渐注意到路上植物的叶子正在变宽。记得刚出发的时候，几乎身旁所有的植物都是针叶植物。这里已经不再是北方了，行走了一千多公里以后，植物开始冒出绿芽，交替着新一轮的生命。

这不曾停下的脚步从冬天踏入了春天。

4.22 无锡

当冬天过去，风不在大路上刮起了。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一样东西，就是凝视。这我半生里没觉得有趣的事情，现在让我兴趣黯然。我喜欢长时间的蹲在路上观察那些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渺小生命。就像有一只小虫子，它在那里很缓慢很缓慢的爬行，你要是盯着它，它也不理你，它那十分缓慢的动作慢的足以让你有一种错觉，时间就要停下来了。一只蝴蝶，停在一朵花瓣上，你一起身，惊动的它就不知道飞哪去了。还有一只田螺，它缩着，毫无意义的缩着，一直缩着。于是我打算把它拿起，揣在兜里，然后当它再次伸出壳外的时候，我就要让外面陌生的景象吓它一大跳。当然了，我只是想象这样做而已。这世界真的让我觉得太有趣了，目不暇接。田埂里栖息的农人，戴着和我一样的草帽，却站在和我不同的地方。抬头树里歌唱的鸟儿，马路上游走的牛羊，小狗小鸡小鸭，身旁的小花小草。我看着他们在我眼前来来往往却没有能找到任何他们来往的原因，他们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我凝视着他们，像孩子一样的呆呆看着，直到他们离开或者我自己离开。偶尔还在路上翻翻自己相机，看着这些小动物和自己被定格成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然后突然长时间的发笑，发呆，仰望蓝天，直到感觉颈部酸痛为止。

我告诉自己，生命有趣极了，一生是一场大梦。

4.23 无锡

“不存在的世界”

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巨大到容纳了整个人类。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法庭中央，远处看去，整个法庭显得肃目庄严。

“现在请辩证人陈述，请你陈述世界是存在的证词”

“我看见！每天早上我拉开窗帘，晨曦照亮世界的时候，我看见都市的繁忙。我听见！在音乐里那些美丽的旋律，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真实。我还有一份让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些都让我感到充实无比。难道你认为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吗？”辩证人太过于迫切证明的心情，因为激动，使得声音颤抖。

“请问辩诉人，除了你自己的意识以外，你还有别的方式证明世界的存在吗？”

“有！你就是一个证明。你和我的交流证明了世界的存在，我听见了你对我的回答”

“请辩证人再次听清楚法官的陈述，除了你自己的感知以外，还有没有别的途径证明世界的存在？”

辩证人陷入了沉默，因为他明白了审判者的言语。整个人类都在安静的等待着他的答案，这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僵局。这种僵局一直僵持着，在路上僵持着。

似乎，无论怎样，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通过自己来感知。

“请陈诉人回答!!”

“请陈诉人回答!!”

“请陈诉人回答!!”

.....

4.24 无锡

因为同伴发起了高烧，而且下起了暴雨，所以在无锡停留的两天，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写下更多荒谬的东西。当一个人突然怀疑起世界的真实的时候，是要受到审判的，社会的生存已经花去了很多虚伪来延续。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当一个人不去怀疑世界的真实的时候，反倒是要受到审判的，至少这里没有虚伪。

认为这个世界是因为有了我才会有这个世界的观点，叫做唯我论，或者唯心主义。

唯我论在现代社会似乎不应该再被提起，毕竟商品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最贴近现实的计算公式。等利润曲线让一个工厂的生产效率最大化。资源整合战略让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外部市场需求联系更加紧密。零库存目标让现金流滚动剧烈。生产链的上下游一望无边，价值被优化成一个一个最标准，把我们的行为格式化到细微的手肘角度。工厂在这些事实前源源不断的生产着可以改变着生活和世界的产品，面对这巨大的物质，人类不需要怀疑世界的存在。

可是唯我论没有错，因为摧毁世界最快的方法就是摧毁自己。唯物论也没有错，因为你的存在已经证明了那些死去的人并没有摧毁世界。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一种论调为主的国家里，已经习惯了被冠以对错的观念。人就是这样，越是与经验相符的就会觉得越是合理的。现代社会太过于容易获得信息，各种各样来源不明的价值观正在取缔我们的思考力和判断力，我掂量着他们全部都是毫无无重量的枷锁。我抬起我的右手，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手不应该受到我的控制，我始终不能明白，我如何控制了我的每一个指尖。

沉思者都是被审判的抑郁症患者，但实际上，一个沉思者的状态，却有着无比积极的生命。虽然他没有调动他的肉体，但他却无时无刻的调动着他的意识。生命应该是意识的活动，才能被称为生命，无法调动意识的只如同植物人，再强壮的体魄也不能被赋予积极的词语形容。到底放弃身后已经获得的一切去走一段未知的路是不是一个好主意？现不现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没有梦想来对抗生命，那我将避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抑郁症患者，走到悲观的尽头。当理性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无论是从物质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意识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生命解析世界，都需要有一种坚定信仰。哲学家布里当有头驴饿死了，因为它不能在左右两边等距离的两堆草之间做出选择。它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一边而选择另一边。所以它最后饿死了，这就是理智的困惑。到底这路上有没有我需要的自由？这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命题，我必须坚定的相信，左边就是幸福。

理性可以认识世界，但是感性才是选择美丽的动力。很多人说智慧的终点是沉默，我想如果一个人放弃了情感选择了沉默，选择寂灭，那他还是智慧的吗？我能明白一个物理学家对着一条物理公式抱头痛哭的感觉，一个发现引力最终会坍塌整个世界的基督徒，信仰被剥夺时泪水是止不住的。我不喜欢被纯粹的情感控制，也不喜欢被纯粹的理智控制，美丽的生命应该由理智和感情绞结在一起，才能迸发出的巨大光芒，它温暖如同阳光。

有梦想的人都是偏执狂，而沉思者都是悲观者，当梦想与悲观撞击的时候会怎么样？

在路上。

4.25 苏州 跨塘镇

在路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今天我们整整走了十六个小时，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因为地图上的一条国道消失了，所以我们迷路了。我真不敢相信地图上这么大一条国道，突然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为什么原先一直行走的路突然就变成了施工场地，直到后来我们翻越了一个正在改建的废墟，才找到一个小镇住了下来。下来的时候两只脚发抖的基本已经无法再直立了，闷头就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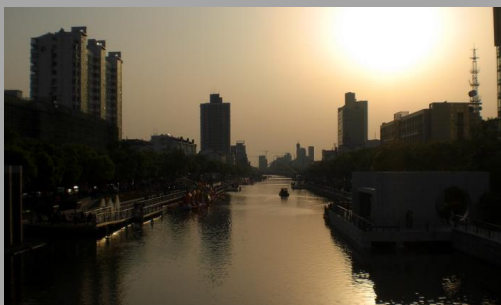
当我们前进的时候，需要路，当路消失的时候，最常做的事就是问路了。而问路的时候，不同的人会给你指不同的路。甚且有时候有些路，因为那个路人无法通过，他会拼命的告诉你此路不通，以便证明他是对的，实际上他只是想给你证明他并不缺乏通过此路的勇气和智慧而已。所以每次失去路，我就会想起那个神，只要你愿意走，他总给路。果不然，路就在废墟的后面。

在一生里，我们应该始终怀着斯巴达式的勇敢和苏格拉底式的发问。

4.25 昆山市

在灵魂的追逐中最常见的路人莫过于自己了，而且形影相随，随叫随到。当你向自己问路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怪异的现象，就是情感会给你指出一条路，而理智也会给你指出一条路，这种需要统一的斗争，很快就会滋生出一种东西，信仰。

在灵魂的追逐中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己了，而且形影相随，随叫随到。当把自己做为生命中的敌人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怪异的现象，就是当你愈强，敌人也愈强，这种永不能停止的斗争，很快就会滋生出一种东西，灵魂。



昆山市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大概黄昏的时候走到了城市的中心，看到一条很大的河躺在城市中央，夕阳把整个城市都染的金黄。我靠在正阳桥上，面对着眼前即将要消失的景象，微风时而拂在脸上，突然感到一些莫名的触动，再有一天，我就会行走到了上海市了。整整一千六百公里，那个半途折返的少年，已经足足等了我两年。

4.26 上海市 一千六百公里的起点



两年前，在一次我认为应该是个终点的远行中，它最后变成了现在的起点。在那次前往世界最高公路和最高庙宇的西藏骑行中，我肩负了许多东西，有伟大精神，有激昂口号，有内心虚荣，有顽强意志。这些怪异的东西组成了一个硕大的透明梦想，笼罩着我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这梦想鞭策着脚下的钢筋链条，拖动陀螺卷起车轮发疯旋转。后来那个在高原上狂飙的少年彻彻底底的迷失了在兴奋里。当我骑行了一千六百公里以后，遭遇的两个更高速更疯狂的摩托劫匪让我停下了旅程。我知道我错了，于是我折返了，我一面向后退着一边面嘲笑自己的无知，我把这一千六百公里的距离换成了一个起点，心灵的起点。

放弃已经完成一半的梦想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更可怕的是发现我所谓的梦想只是被荣耀操控的物理运动，与生命无关，这真让人痛苦。是不是所有的灵魂都是不能和年少并肩同行的？是不是所有年少都要注定轻狂的，除了容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来智慧？两年以后，我倔强的放弃了更多的东西，重新拾回了这个负数的梦想。现在我缓慢的追上了这两年前的少年，这是一千六百公里的距离。此刻我看见他在这个深夜大城等待的样子，百无聊赖的像个痞子。他蹲在街头左右张望，摸摸豪车，窥窥女孩。我走到他的面前，拍拍他的肩膀，“嗨，久等了，再出发吧”，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嘴角刚要微微抬起，消失了。我习惯性的抬头，繁星已经被这个巨大城市的瘴气隐没了。下意识的抚摸一下自己的脸，仿佛这个少年就和我在一起了。

梦还是相同的梦，路却是不一样的路了。

真正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它应该凌驾于愉悦和痛苦之上。再远

的路，再空阔无边的世界，都无法包容一颗狭隘的心灵。我应该退到心灵里，而不是继续迷失在这个有限无边的世界。



4.27 上海市

人活着就是要用容颜和世界交换东西的，但是这个世界又太多东西可以交换了，于是我们把所有的灵魂都拿去交换了。当我们占有的越多，我们被占有的就越多，最后当我们占有了所有想要的时候，却悲哀的发现身体里再也没有空隙可以容纳自己的灵魂了。

上海是一个巨大繁荣的城市，欲望的暗流托起拥攘行人的匆忙脚步，他们随波逐流着，许多人被淹没，但没有人呼喊。大马路上的汽车奔流如洪，交织成一个汪洋，我站在岸边，感觉这是一个宁静的午后，有阳光，但是似乎没有人在意，毕竟头顶的天空已经被高楼切的七零八落。我凝视着这巨大都市的人来人往，无数一闪而过的生命。突然间，这早已熟悉的世界扭曲成一个巨大的漩涡疯狂的向我涌来，颠的我一屁股踉跄的坐在地上。那些熟读的事物开始变得不可理喻。银行，商场，医院，饭馆，报刊亭，庙宇，高架桥，汽车，行人，植物，杂乱的广告牌，黑暗交替的混杂在一起，让我的存在变得不真实。行人突然都变成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一个阿婆突然“嘭”的一声变成了一部正在播放肥皂剧的大电视，电视机底下露出两只滑稽小脚。我一下子惊呆了，我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嘭”的一声变成了一个大冰箱，一个估摸着四十的女人“嘭”的一声变成一套样板房，“嘭”，这是半截牛肉，“嘭”这是一把蔬菜，这时候，远处一个肥裘富人从豪车里钻出来，“嘭”的一下居然变成了一个纤腰翘臀的粉红女子，扭动着小蛮腰走进对面的酒店内，顺带把我的灵魂勾去，可是门卫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跟随，在那堆肥肉进去以后“嘭”的一声变成一道木实大门，把我隔离在门外惊醒回这个世界。我眼前突然白茫茫一片，耳边又响起嘭嘭嘭的声音，刚刚那个混乱的卡通世

界又纷纷恢复成了有序的现实，重新开始车水马龙。我拍拍清醒脑子，想起一个哲人曾经自信满满的说，统计学就可以描述这个混沌的世界，但是现在在我眼里看来，统计学也无法统计这个嘭嘭嘭的世界吧。

面对着这个纷乱绕目的世界，我现在仍然希望自己能名利双收，腰缠万贯，香车美女相伴，享受富足奢华的生活。佛法里面说道，如果你觉得你愚蠢，你不必刻意去改变你的愚蠢，只要你一直注视着它，观察它，那愚蠢就会离你而去，那些让我迷失的欲望大抵也如此。身在迷途本来就不是什么悲哀，悲哀的是身在迷途，却仍然执迷不悟。面对着欲望，我需要一种彻底的坦白精神，直视我的所有。我知道逃是三十六计里最好的一计，但是在面对心灵的路上，我无处可逃，如果逃避本身就是一种苦难，我怎么能通过一种苦难去脱离另一种已存在的苦难呢？

越大的城市，就要面对越多的人，面对越多的人就需要越多的面具，只有在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那个随时携带的面具才会一个个卸下。我不知道我脸上还有多少个这样的面具，但是我知道我要奔跑的原因，我不愿意在还没有看见自己灵魂前就死去，这个世界在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就给我带上了各种面具，这是我所有愤怒的根源。你看吧，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你们的。

上帝本来只给了每个人一张脸，可是你们又给自己制造了另外一张。

4.28 上海市

如果用实现我心里所有的欲望，来换取我现在脸上的微笑，那我不愿意的，因为这种微笑太过于珍贵了，它甚至不存在于我的欲望里，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求这种微笑，它就是这样在路上出现了。我听说这种微笑仅仅只出现在童年，而童年是无法记忆太多东西的，这种不能被记忆的绝对幸福让我怀疑它的存在。只有每每看见小孩脸上的笑脸才会相信自己也许也曾有过。可是现在这种微笑又回来了，切切实实的回到我脸上来了，我不知道这种微笑是怎么出现的，它就这样把我心里的怀疑和阴霾一扫而光，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这种

微笑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给予，不需要获得，不需要分享，不需要拥有任何，我就这样一直开心极了。如果说还有什么物质能带给我这种回归式的幸福，请你告诉我吧。

通往幸福的门其实一直都在向我们开放着，只是那个地方的人太少了，以至于我们还在怀疑那个冷清的地方是否存在幸福。

4.29 上海市

我去过北方和南方最繁荣的城市，但是似乎上海显得还要巨大。整整走了一天，高楼还在。今天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饭，都是网络上认识了几年的朋友。IT行业的新兴使得行业者年轻化，几个素未谋面，却又经常谈话的人，现在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场面很是热闹，成了旅途里的一剂另类清新剂。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只是比起述说来，我更喜欢倾听，这造成了一种我内向和沉默的假象。

我喜欢经历了不同生活的生命发出的各种声音，这让我感到有趣和充满好奇心。当他们述说的时侯，我会很容易进入他们述说的事情里，跟他们同喜同悲，仿佛是我失去的过去一般，同时自己想问别人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巴不得把别人经历的事情让自己也经历一次，只有事后才会慢慢让自己的理智介入。当时一个朋友说的笑话让我乐了老半天，他说他有一个蒙古的同事，每年春节都要提前七天请假回家，有一次他按耐不住了就问那位同事，为什么你每次回家都要提前好几天呢？那位同事就说了，我要回家得先坐两天的火车，然后再坐一天的汽车，最后骑两天的马，幸运的话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因为我家里是游牧民族，每年都会搬一次家。这着实让我乐的菜都顾不上吃了。可后来我回头一想，自己不也是在在追寻的路上吗？他的同事每次都能找到他的家，可是这次我能真正寻到自己的灵魂吗？

有时候我真希望和一些朋友永远生活在一起，拥有一些简单的生活。只是我内心感觉到的生命太过于美丽了，我实在无法忍受生活里各种琐碎的事情，让我感觉像行走在布满荆棘的道路，虽然无碍，却遭受着漫长的折磨。我更愿意想象自己的双手是双翅膀，然后在一望不到头的阴冷队伍里往边上的悬崖奋力一跃，享受短暂的飞翔，然后

疾速的坠入死亡。

4.29 上海市 松江区 游乐园

疾速的坠入会充满苦楚，但总能遇到一些惊喜，也许是一根延缓你下坠的细小的藤蔓，又或许是一个庞大的摩天轮。顶着烈日路过上海松江区时，远远眺望到一个小圈，不解，再走一段，就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游乐园。现在我努力的把头仰成九十度，才能把这个巨大摩天轮的全部纳入我的视线，我就像童年版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声惊叹“哇～”。往常我是几乎不去娱乐场所的，只是它今天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太突然了，我感觉是游乐园遇上了我，而不是我遇上了它。



我的计划里似乎并没有游乐园这个项目，其实整个旅途里我压根就没有什么计划。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手里的中国地图，然后按照可控范围一直往南。我怎么可能会有计划？从小到大的教科书里都没有学习过应该如何追逐灵魂这个课程，又或许那些埋有阴谋的教科书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任何人心灵自由。我只好不停的翻阅坟墓里那些反抗者留下的只言片语，寻找一些类似于孤独，沉思，仰望之类的模糊字眼，然后亲自去默默实践。或许我应该珍惜这个突然出现的游乐场，把它当成旅途中的一个礼物。如果有时候有些美丽的不需要思考，那我就把理智抛得远远的。现在，旋转木马，摩天轮，恐怖屋，

电子游戏，飞天大笨象，让我们回到童年里玩个痛快吧。



一个不停行走和思考的旅行者，骑在一个傻傻的旋转木马上，耳朵里面听着暴躁的摇滚乐，主唱的死腔唱法和密集的双地鼓，还有他映着暖阳的青涩脸庞，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趋向于疯狂和

不可理喻。在一场神学课堂上，一个年轻人问神父：“神父，我在抽烟的时候能学习神学吗？”神父说，当然可以，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能聆听神的教诲，只要你愿意诚心接纳神的恩赐。“那也就是说上神学课的时候，我也能抽烟了？”于是年轻人拿出一只香烟不紧不慢的抽了起来。

神父，那我能怀着愤怒的心情去向心灵里最安宁之处吗？

疯狂？我疯狂吗？不，至少我没有失败在理智里。至少我还追寻美好。恩培多克勒为了证明自己是神跳进了火山口。让亚历山大不要挡住他阳光的第欧根尼，常年住在一个桶里。而让上帝死去的尼采，宁愿在一头驴身上哭泣，也不愿意与他的爱人交换灵魂。他们世界里的精神问题最后都变成了神经问题。

5.1 新农镇

足足两天的旅程，让我转身离开了城市，重新回到了面对自然的路上。脚下的这个古老的类地行星已经被人类称为现代社会，仿佛这个星球的历史就不需要再思考了一样。尽管我能源源不断的接受新事物，可是我骨子里还是向往那些千百年来不曾改变的古老价值观，脑子里的直觉告诉我，有许多真理就在那些不能说话的地方，在蓝天里，在大河里，在山脉里。我回头看着我远离的高楼，轻声说，再见了。

自从上海出来以后，我脸上就总带着一种莫名微笑。也许是我再次遇见了两年前那个追梦的灵魂，也许是我心里卸下了一些沉重的东西，又或许是那个游乐场，又或许是……。反正没有确切原因，却总能有一种微笑。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说三个死去的生命如何向神哭诉。婴儿对神说：“我还没有活过你便剥夺了我的生命，这太不公平了。”老人说：“你让我失去了我一生所拥有的所有东西，你太残忍了。”年轻人说：“你没有让我获得全部，便让我失去了所有”。这里的婴儿不能放弃可能会拥有的东西，老人不能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年轻人则遭受着两种失去，所以他们都哭丧着脸。

我调转相机，把自己的微笑拍下来，想了解自己在画面上的样子。我记得在《悲惨世界》里曾经读过这样的一段对微笑的描述，“有一

种微笑是不属于你的，他属于上帝”。是不是一个人没有东西可以再放弃的时候，仍然可以活着。那这种微笑便会出现。

5.2 枫泾古镇

下午我躺在床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挂念起那本已经丢失了的日记本，我很好奇那半本日记本上到底写了什么，一个人在全身上下充满勇气的时候会写下什么？还有这本日记本最终去到了哪里？有没有清洁工人从床底发现了它的存在。



他有没有看到上面的文字？会不会想像脑海里那个旅人的样子？记得本子的第一页有一句重复写了好几次的话“如果我已经死去，请不要为我哭泣，因为我去美丽的地方。”

走这么远的一段路，当然会有生命危险，两年前也有和朋友在路上遭遇强盗的经验，那可不是什么好玩的经历，鲜血会在暴力下涌出体内，一瞬间就可以把你所谓的超脱打的七零八落。你再也不用在电脑屏幕前证明你有多么勇敢，你需要尽快寻找一种止血的办法，否则你看着血液在体外蒸旋的蒸汽，就像看着自己灵魂的离去。所以这次更加遥远的步行已经做好了一万次再遭遇强盗的心里准备，承载这一万次准备的是“没有被狗追过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你是否知道有一种勇气不是面对战胜或战败，而是把自己置于一未知路上。这种勇气有很多时候要比你想像的要大得多。如同恐惧的感觉一样，等待灾难即将来临的路上，远远比灾难本身更加恐惧。历史上的那次在鼠疫中等待的人们能让千年的宗教信仰分崩离析，伟大的教义瞬间沦丧。

未知的道路上也许会遭遇苦难，但是我坚信，那里拥有的更多的只会是幸福。在早上行走了五个小时以后，意外的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古镇，枫泾古镇。这个如同宣纸水墨的小镇，让我们停下了脚步。我喜欢这种伴随着河流的小镇，我希望自己老去的时候能拥有一种简单如同古人的生活，房子前有一条可供生息的清水就不再苛求了。可我

现在还像个少年一样背着大大的旅行包呢，以后是什么样子？谁可以预知呢？熙熙攘攘人群的脚步声把我思绪打断，今天是五一节假日，许多人都来游玩，我夹在游人堆里继续往小镇深处走去，游人不停推挤着我身后的行李，带我去到最热闹的地方。小镇中心搭建起了舞台，台上艺者在演唱民歌，载歌载舞一派热闹景象。粽子是这里比较知名的小吃，想起肚子饿了，一块五一个，买起两个在河边角落吧嗒吧嗒的吃着，也忘记了什么味道。

过去的时间已经永远不复存在，未来也永远没有来，所以时间从来没有存在过。活着的时候无法感知死，死了以后也无法感知死，所以死亡与我们无关。沉思者都在寻找着向神接近的解析。其中“熵判决”是关于这个世界最悲哀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的热量都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桶热水放在室外，最后温度就会等于室外的温度。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审判，不再掌握在宗教和上帝手里，而是如同生命一样在一条永恒的物理公式中隐隐逝去。这条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人类眼里井井有序的世界最终会变的越来越无序。石头会被风碎，山川会被磨平，宇宙最终将归于死气沉沉的终极平静，最后只存在一种永恒温度的寂静。而我眼前的小镇也会终究湮灭，除了这一瞬间，除了我身上的行李，我手里的粽子，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可是我庆幸熵判决了宇宙的末日，却没有判决生命的卑微，生命仍然有它的伟大之处。你可以在千万光年外的星球上找到相同的雨滴，相同的雪。但你却找不到相同的灵魂。不同的躯体承载着不同的灵魂，就算是完全相同的躯体，却仍然会因为经历不同的情感，然后会被赋予不同的灵魂。可是这种灵魂的唯一性也充满了无奈。因为灵魂都各自孤独着，我不能和你分享现在古镇里的我有多忧伤，我不能和你分享我大路上面对朝阳时我的感情有多炙热，我不能和你分享当我独自行走在暴雨中，行走在风雪里，行走在烈日下，行走在黑夜里，行走在心灵里，感觉世界在纷乱中摇晃的感觉。如果上帝赋予了我们感情，让我们珍惜彼此和分享温暖，为什么又要让我们各自孤独着。为什么你创造了真善美还要创造可以违反它的可能性？为什么你让这世界万象繁生的背后又是不断的离去？你不是代表了所有的美好么？如果上帝在我面前，我就要用手里的粽子狠狠砸到他的脸上。

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挣扎，就是灵魂永远无法离开躯体奔向爱人。无论多有力量的灵魂都只能被困在这个脆弱的牢笼里，随时准备着死亡。我望着眼前朦胧在细雨里的小镇，人群已经被雨水驱逐散去，安静的只剩下雨声。我起身找到了一个小旅馆，安放好了行李，在窗台上享受着滴答的清明和远处的逸静。

伏尔泰说：“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渴望的就是成就之上的安宁。”实际上是指灵魂挣扎过后的状态。可在我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就之前就开始向往这种安宁，那我有可能追寻的到这种安宁吗？这世界上但凡已经看破虚名浮利，能有凌驾于一切成败豁达胸怀的智者，都是经历过名利和成败的。没有人可以在没爱过之前就谈论爱情的模样，也没有人可以在没拥有成败之前就可以看破成败。如果有，那多半是也是虚伪的。谁可以通过书籍来超脱？谁可以通过思考来涅槃？谁可以在精神世界里虚构出一个不曾有的空间，然后躲避在那里。也许修习佛法的人会这样说，你心怀成败，当然无法向往到安宁。当年六祖以一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流传成经典，也正是因为心怀无物。可是如果让我用停止追寻去交换那种安宁，那我不愿意的，因为我感觉到那里的安宁太过于黑暗。

对我来说，那根本就不是安宁，更像一种提前死亡。

5.3 浙江省 嘉兴市 南湖

“灵魂的挣扎”

每一个人都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等待灵魂的挣扎。无知，贪婪，懦弱，嫉妒，猜疑，自私……有些人在征服无知的过程中成为了学者，有些人在征服贪婪的过程中成了布道者，有些人在征服懦弱和自私中成了一名社会改革家。在这些挣扎里，诞生了各种各样让人尊敬的灵魂。但是有更多的人不知道自己需要挣扎，于是就带着所有死去了。我需要征服的是我太过于



向往自由的欲望，那我会变成什么？谁来告诉我？

年少总是迷茫的，迷茫当然是需要寻找方向的。我曾不止一次的问过许多人，将来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希望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的启示。有的他们回答说商人，因为能挣钱，有的他们回答说教师，因为人际关系简单，有的他们回答说政府工作者，因为工作稳定，他们许许多多的回答，许许多多的方向。虽然这些方向有各种各样理由说服我，我也深受信服，但是不知道为何总觉的还要有继续追问下去的企图心。直到一年前，一个远方而来的朋友，给出了他的答案以后，我就再也不询问这个问题了。他毫无思索的就说了：“我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这不停追问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力量，原来我一直都想询问的是生命的价值何在，而不是一种职业。

眼前的一方平软之湖名为南湖，与即将到来的杭州西湖齐名，我呆坐着，望着远处湖面上飘荡的几个小舟，感觉它们就像离开了母体的树叶，零落的撒在镜上。

5.4 浙江省 崇福镇



再有一天就要到达西湖了，中途停留的小镇叫崇福镇，这里是国内销售皮草很知名的一个小镇，据说占据了全世界20%的销量。经过这个小镇时，常常可以看到路旁一排排铺满的大量动物尸体。有貂的，狐狸的，兔子的，还有许多不认识的。

这种场景让我在心里升起一种莫名悲悯。在自然界的食物链里，任何一种生物的生存都构建在另外一种较低级的生物上，这能量流动的规律不应该让我升起这种虚伪的怜悯，那我此时此刻的悲哀来自哪里？

自然界有许多神秘的规律，有些可以认识，有些不可以，而我们

身处其中。我想如果上帝没有赋予人类意识，那他也会赋予其他生物意识，然后等待被晒干的就是人类了。人类因为具有情感所以和动物区别开来，特别是中国文化素来提倡仁爱之心，誉为中国的优良传统。儒家倡导以仁为指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以平治天下，智是为了仁，礼也是为了仁，一切都是为了仁，以此来教化人民安居乐业。而佛家以空来规劝世人遁入空门脱离苦海。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都以救人救己为己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在道悉儒这三大国学的道家里，庄子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天道一书里发问：“我们问问自己，这个世界真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吗？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去拯救吗？天地恒在，日月仍旧生辉，我们真的改变了一些东西吗？”在我看来，这种发问是中国所有思想家里最趋向于神的。我们以自己的痛苦化为悲痛的情感，以自己的愉悦化为幸福的情感，然后在世间上出演着人间的悲喜剧，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我们能感觉到肉体疼痛的共鸣，所以对具有肉体的动物升起怜心，我们感觉不到对植物枝节疼痛的共鸣，所以就把素食奉为积德？于是修道的人都隐居了起来，不问世事，只是活着，也不想着与佛祖一样普渡众生。道家的无为思想选择了一种不与世争的结果。我不会批判一种没有梦想和没有情感的选择，因为这至少是一种选择。但是我痛恨随波逐流，让生活推攘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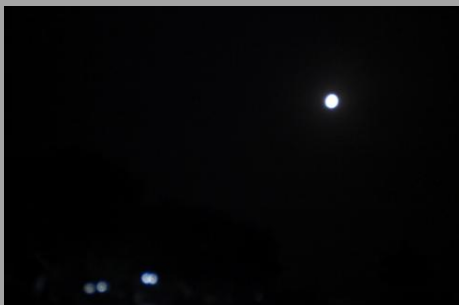
无论一个人选择争还是不争，都应该受到尊重。只是选择再如何不争的人们，至少也要争取一个可以隐居和安心生活的地方。鲁迅在我们危难的时候曾批判过这种无为道家的思想，痛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同样作出的也是这种选择。无论是现实社会压迫的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又或者是欲望使我们迷失，我们都要奋起反抗，或为肉体，或为灵魂。我看见摆满的动物的皮毛，一份又一份不必须的欲望，我看见了赤裸的自己心里怀有一个同样的怪癌，我心底渴望大量财富的到来，我的悲哀不来自怜悯，而是来自于对自己的抵抗。

5.5 杭州市 西湖旁

在半夜两点的时候，顶着高昂的斗志，倔强的走到了西湖边。夜色笼罩了所有的远去，静静的坐在堤边聆听着湖水摆动的声音，高挂的月牙在湖水上泛起了粼光，装点周围的寂静。我习惯的脱下鞋子，轻轻的拍去边上的尘土。我把鞋子整齐的摆放在身旁，下意识的揉揉

脚趾，似乎已经不再感觉到疼痛了，那我就不扔你了。

荷叶浮在水上，我用脚趾数着它们，已经不停的行走了五十多天。一些肉体上的痛苦已经离去转而变成了一种技能，实习成了武林小说里传说中的凌波微步。现在的行走已经无法再感知到双脚了，犹如乘坐浮云一般。如果肚子不会饿的话，就可以坚持着一直往前，用行驶来形容这种感觉最合适不过了。如果想左转的话，那就身体稍微向左倾斜一点，如果想右转的话，同样，向右倾斜身体就是了。



我热爱我的祖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能让一个人在一个方向上不停的行走两个月仍然无法遭遇边界，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小的国度里，那我可能早已掉到了大海里面，要不就要遭受国家机器的阻拦了。但地土辽阔不是我赞扬这个国家的主要原因，我热爱它是因为这个国家留下的文化足够让你用一生的时间去参透。在几年前，我实习过坐禅，时而可以入定，时而不可以。在一次读到南怀瑾关于修习禅定的教诲，一个人坐禅的时候把腿抬起来，也就是盘腿的瞬间状态是最好的，在那个瞬间就是空，一旦腿盘好了，身板坐直了，开始想着空的时候，那妄念就来了。现在好了，拼命想静的时候静不下来，想空的时候空不下来，倒是现在每天掠过的花花世界，让我彻底的安宁了。我低头看着脚下的湖水，我已经彻底的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盘腿的瞬间，此刻我的双脚悬空。

一个人能有多少的时间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一种境界或者选择一种自然的梦想。除去吃饭睡觉，还有不懂人事的童年，成长以后还要抗争自己的无知和懦弱，逼迫自己停下忙碌不止的躯体，我们怎能不珍惜生命？因为我们遇到灵魂的时间太短了。

5.6 杭州市 西湖

凌晨三点，在湖边的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一个廉价旅馆，美美的睡了一觉，决定今天不再行走了，好好在西湖游览一番。

早上十点，搭载了湖边的小渡轮，开往三潭印月。人坐在船内，望着窗外，清风不时携着湖面的清新轻抚在脸上，偶尔不自觉的深呼吸了一口，想完全霸占这瞬间的无忧无虑。远处的雷峰塔，屹立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缓缓移动。



湖面上洋洋洒洒的游船，点缀着欢声笑语。我叹气，这世间的沉浮和美丽都只是过眼云烟，我多么希望此刻脸庞上的阳光能永恒的停留，我多么希望此刻的年少能永铭于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都能一遍又一遍的经历。可是谁又能留住美丽呢？所以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多年以后，面对苍老的时候，能多一份坦然。

夹杂在游人中登上了西湖的中央岛，岛内鸟鸣不绝，游人兴致盎然，可我却提不起精神来，因为实在不喜欢跟随队伍。四周搜寻找到一个有树荫的岸边安静的坐了下来，看见身旁有几朵拇指大的彩色花瓣，却开心的笑了起来。我诧异为什么此时的微笑和幸福会凝聚在如此微小的地方，抬头远望，又可以恢宏到无边的晴空。我顺着视线，极目远处的雷峰塔，那是一个寄托着人们向往美丽爱情的地方。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早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千古佳话。我心里明白，有许多东西是容不得思考的，有些东西只需要知道它的美丽就好了，特别是人类的情感。一旦深究下去，那真相带来的就不一定是幸福了。白蛇传的出处《警世通言》，在那里，白蛇只不过是害人的妖孽而已，在几次祸害许仙后，被许仙亲手封印，并筹善修筑了七层宝塔埋葬了自己的爱人。如果一个人坚信爱情，那么当爱人离去的时候，他仍然能获得一份爱，但是一个人如果怀疑了一份爱情，当爱人离去的时候，那就往往连爱的能力都失去了，原著里的许仙便是如此。无法停止的求知欲让我去追寻一切事物背后的东西，那里有美丽，可也有狰狞。

树的根注定是要扎在黑暗里的，如果一定要刨坑问底，抽出所有的细枝末节，那生命就要摇摇欲坠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忘记许许多多，让那座尖塔重新怀着爱情的绚丽回到我的心里。

5.7 杭州市 青山镇

愿意沉思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美，所以才愿意沉思。这种美直接来自于理性，跟肉体无关。一旦你领悟到其中的一种美丽，那这种美丽就会终身伴随，不再离去，这就是理性幸福和肉体幸福的最大区别。肉体的快感，麻醉剂转瞬即逝之后只会带来愈加的空虚，那你只好逼迫着理性去寻求纯度更高的麻醉剂，陷入永无宁日的泥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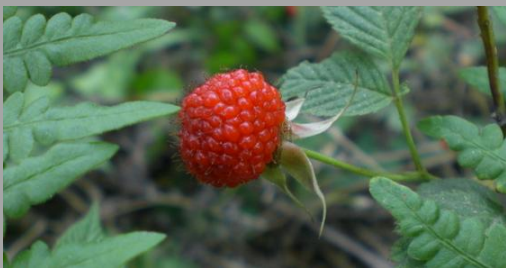
沉思者不需要麻醉剂，所以沉思总是从清醒的痛苦开始的。沉思者需要逃离所有的人，逃离那些无时无刻都在欺骗自己的人，沉思者只愿意选择面对上帝。在这种逐渐面对神的过程中，你还要努力剥离许多你曾认为很重要的事。因为沉思者明白，如果你从来没有试图过离开自己生活，那你心里的那些沉思只不过都是计算题而已，这样的心灵是看不到神的，所以许多沉思者为了更加真实，只好不停的忍受离别选择孤独和离群索居。



我知道，沉思迟早会陷入苦痛的牢笼的。为了迎向神，那些沉思者告诉我们，沉思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些永恒的真理，而实际上，真理从来没有存在过。在爱因斯坦前，牛顿是真理，在牛顿前，亚里士多德是真理。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个世界永远都朝着真理的方向发展，却永远以常理存在，你们寻求什么呢？一样东西一旦存在了，那就是合理的，而事实也在告诉我们，存在的始终是要灭亡的，这意味着合理的都是要灭亡的。只有愈趋向于不合理的才会永恒。所以那些永恒的不合理，也会让沉思者们永远没有答案和终点。如果有一天，沉思者追寻到了一个终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也会因为处于思维链条的最终端而无法寻找到支撑

其的支点。证据需要证据去证明，最末端的证据已经无法再提供证据去证明了，那你们怎么办？那就只能用神来处理了。沉思者们始终明白这点，但是无法逃离，所以他们一直悲哀着。沉思者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使得这沉思的灵魂在通往神的道路上饱受折磨，沉思者看不见涅槃，只能轮回。

人活在世上，精神总需要有所依托，这依托是不愿自我出现的麻醉剂。家庭，事业，爱情，或者朋友。但凡把自己作为自己依托的，都是沉思者。在那些沉思者的不停索求里，灵魂缓慢凝聚，如同一条阳光大路隐隐出现，缓缓无边。



5.8 临安市

这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互联网时代使获取话题的成本急速降低。每个人都在讨论着琐碎的事情，谁有空去关注自己的心灵？谁有空再去发问类似于“我是谁”的问题。现在你只需要一个鼠标，一条网线，全世界都为你开放。反正不去思考头顶的苍穹，不去思考灵魂和肉体，一样能冷静的过日常生活，为工作奋斗，然后娶妻生子老去。可是我怀疑如果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就决定去要什么，是否真的能奋斗到自己想要的？

现在，我这个躯体已经很绝望了，它被我逼迫着行走在烈日下好几个小时了，我看见背包上的温度计显示温度接近了四十度。想喝水吗？对不起，没有了，饿吗？对不起，没存货了。想生存么？再往前走两个小时吧。脚发烫吗？恩，当然，柏油路都晒软了。汗流浹背？想上车？想结束？没门！你没有退路了，没城市没繁华没吃没喝没娱乐没消遣没网络没乐器没女人。你什么都没有，向前吧，直到下一个日落。

你看到有露水？恩，喝吧，比饮料好喝，有野果？恩，摘吧，不

要怕脏，吃不死的，还可以填饱肚子。你累了？对了，如果你消失了，那我也消失了，那我们随便在一个什么地方休息一下吧。你不是自以为是的现代人么？怎么坐在这个污浊的地方？旁边都是泥垢呢。你怎么会甘愿风餐露宿呢？你不是有知识的人么？你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怎么不要了？你怎么连什么都不要了？你现在蓬头垢面呢，你是愚蠢的人吧？呵呵，我就知道你个愚蠢的人。走的再远又能怎么样？你能获得什么？你仰望的那方蔚蓝能带你去见到你的神么？你挣扎什么呢？朋友还在，爱情还在，家庭还在，你挣扎什么呢？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幸福，你什么都有，但是你还是不觉得幸福。你有什么资格谴责我这个躯体？我承载了你许多，我告诉你哪种食物是好吃的，对吧？就凭你自己，你能分得清许许多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还告诉你为什么女人是好东西对吧？你的爱情是我给的吧？我还鼓励你去奋斗，告诉你勤勉，否则你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获得更多的东西，还包括人们的尊敬，对吧？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退一万步来说，童年的时候你不在吧？还不是我坚守岗位？否则怎么会有现在的你。你怎么就让我这样呢？这肩包压的我生疼，鞋子都变形了，你脱掉鞋子看看！你看到那些脚甲了吗？你看见了吗？全部都泛白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都他妈的与肉体分离了。你为什么折磨我呢？不如老老实实的生活下去吧，好吗？你怎么哭了？

行，让我们回头吧。回到那个动物乐园。

5.9 於潜镇

人在需要坚定的时候，总是需要怀有一种愤怒的，以维持自己所前进的方向。尼采有一句话很伤人的话，“如果你寻求了一种解脱，为什么还要窥视那些无顾虑者的好处？”是啊，真是一针见血，把一个人最后的虚伪都画出来了。可是我想，谁可以迎着光不却不制造暗影呢？正好是因为了解我们处于黑暗，所以才向往光明的吧？对于我们心里面永恒的黑暗，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倔强的转身迎着光，也只能这样了。

天气越来越热，我和伙伴开始走进了大山，随着物种的开始茂盛，那是每一个万籁俱响的清晨。从早上六点到九点左右是最舒适的温度，一旦到了 11 点以后，太阳就能把人给烤焦。大量的汗水



使得体力消耗很快，刚出发时的那种疲惫又回来了。更多的时候只能强迫自己往前行走。理性和肉体的冲突总是在灵魂想要呼之欲出的时候发生的。理性找不到需要休眠，需要排泄，需要贪婪的理由。甚至我们不需要吃下食物。谁会在饭饱的时候还对粮食存有欲望？理智所拥有的欲望全部由肉体给予，否则原来深爱的人怎么后来又感到了厌倦？是理性厌倦了？还是肉体厌倦了？久而久之理性就会怀疑自己的真实，到底是肉体驱使了理性，还是理性驱使了肉体？后来才惊觉原来一直驱使这个生命的不是什么大脑，而是肉体。肉体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意志，所以才衍生的理性。肉体没有办法选择优秀交配对象的能力，所以衍生理性。肉体没有办法判断食物是否可食用，所以衍生理性。肉体没有能力判断周围的一切危险，所以衍生理性，所以欺善怕恶。一旦理性明白了自己并不是这生命的主宰时，那就要反抗了。

怀着理性对肉体反抗的愤怒，柏拉图把这个世界分为了两个世界，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他把理性世界称为真实的世界，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却是虚假的。理性世界里确实有些永恒东西。如数学，一个小学生来执行 $1+1$ 和一个成人来执行 $1+1$ 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可以绝对重复的永恒真理，不损耗，不增益。理性世界里有绝对的圆，而现实世界里的圆只能靠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 π 来维持。理性世界里有太多永恒的东西。柏拉图为了表达对那些只让肉体驱动生命的人的愤怒，在他所建立的学院门外挂上了一块牌子，“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

在黑暗的时代不反抗等于同谋，还有多少人的理性与肉体同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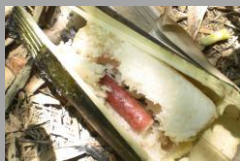
5.10 龙岗镇

童年只有肉体驱使，没有理性，所以不存在肉与灵的斗争，仅有肉体存在或仅有灵魂存在的生命都是幸福的。童年的幸福不仅仅在于不用担忧迫切

的生存问题，还在于他们几乎拥有一切问题的答案。天空为什么是蓝的？鸟儿为什么会飞翔？只要他们想知道，大人们总会准备着足够多答案。

神是个怀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阴谋家。在成人的世界里，我们不断追寻幸福，学习各种知识，我们花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世界，可到头来幸福却不尽如人意。于是神说，不要再追寻世界了，返回你的内心吧，你的内心才是幸福的所在，于是沉思者纷纷回归心灵。可是我看到在童年，在我们不仅仅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且对自己的内心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仍获得了幸福，你看，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

这几天路过满山遍野的野竹子，让我想起了童年在海边做竹筒饭的光景，同伴拗不过我的唠叨，于是在一个小镇里买了一块多钱的米和几根腊肠，钻进了林子里烧起了竹筒饭。



我摆开阵势，用石块围起灶炉，点燃柴火。几根竹筒，一块钱的大米，换来了一整天无忧无虑的欢笑。我切开一根竹子，里面是白晃晃的米饭，腊肠的香味扑鼻而来，我细细品尝着童年的样子，也许要狂奔到黑夜才能到达下一个终点，也许黑夜会使我们再次迷失路途，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比沉醉在童年里还要重要的事了，让灵魂追逐了许久的地平线从记忆里消失吧。

从龙岗镇出走才一个小时，就七拐八拐的走入了一些小路，突然间我昨天渴望消失的地平线现在就如愿消失了，再也找不回天际间那条锋利的细线，偶尔遇到的牌子，上面揭示着这个巨大宁静山谷的名字-浙西大峡谷。这个旅途每天总是给我变着花样控制我的心情。我真的很感激这次奋力的选择，让我每天都能活在崭新里。

我们沿着这个山谷边上的小路整整走了一天，早晨时，阳光从山谷的另一侧照射过来，像在头顶覆盖上了一层透明的屋檐，我们走在这个屋檐的底下，时而抬头看着头顶的光层，鸟儿隐没其中，像梦里一般。路旁随时可见的清泉从岩石里涌出来，契而不舍的开始一次奔向大海的旅程，像极了 我迎向灵魂的每一步，我拿什么来描述此时此刻的情绪呢？



记得当时在谷底的小溪里静静的坐了一个小时，可是翻开这天的日记，上面却只有寥寥的几句话。“这个山谷如同迟暮老人般的安宁，我却像如同蹒跚的婴儿”。也许那一天的那一刻，那个少年是彻底的安宁了，不愿再写上任何的文字。一个人如果向往善良，那必然是因为怀有对虚伪的愤怒，如果一个人向往自由，那必然是因为怀有对尘世的憎恨。他真的要放弃所有的愤怒么？静静的坐在谷底的大石上，听着这已经流淌了几万年的溪水声，他似乎已经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自由的尽头是什么。在这里我还是先不要揭示这个少年的所有思绪吧，因为他都写在了最后面。至于那天他在心灵之路上走了多远，恐怕只有那个瞬间的他才会知道了。

我轻轻的走进了溪水里，在清澈中捧起一些小鱼，端详着它们在掌心里轻轻的游动，端详着它们此时在未知的世界里四处碰壁，然后我放开双手，它们就全部自由了。

人的一生中至少要对整个世界作出一次沉思，他才能领悟到一些生命以外的幸福。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这里做什么？这个让我悲伤，让我快乐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的父母不给予我们生命，那他们会不会给予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个人还会不会是我？如果一定是我，那是什么选择了我来到这个世界？



人类的大智慧都隐匿在了宗法和哲学里，而宗法和哲学尽多是没有答案的，又或者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能从那里获得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答案。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喜欢和同事去到一个素菜馆吃饭，特别喜欢那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关于佛学的书。在一天照常翻阅书籍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们存在之前的状态是什么？”现在想起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遭遇了同样的感觉，它使我在以后几周的时间里，脑子都是空空的，在一天我幡然醒悟时，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照耀着生命。

自然数是一个无限群，从里面挑选出奇数，1, 3, 5, 7, 9, 11.....然后给每一个奇数都顺序标识上编号，1 标识 1, 2 标识 3, 3 标识 5。如此下去，你会发现每一个奇数都能标识上一个自然数，而奇数作为一个概念，它应该只等于自然数的一半。为什么一半会等于全部？因为这里的自然数是一个无限群。在现实里，有没有无限群？当然有，时间就是一个无限群，你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永恒，你的每一个行为就是一个类似于奇数的概念，你爱的人可能离去了，可是你爱过的那个事实将永远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人能抹去你曾爱过这个事实的曾经发生。

我们一生的时间实际上就是这个宇宙的全部时间，而全部是多少？全部就是一瞬间。一瞬间便是永恒。亿万光年前到现在是一瞬间，从童年到现在也是一瞬间，从昨天到此时此刻也是一瞬间。如果你曾

经无比的相信你的感官给你带来的快感，那现在也请相信你感官感知时间的能力，不要因为它不给你带来痛苦也不给你带来愉悦，你就放弃了这种感知时间的能力。时间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过程，只是我们诧异这一瞬间竟然赋予了我们如此多的情感。也许你会用科学来反驳我，当然了，我们可以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可以用来改造世界，认识世界。但是如果用科学来追寻心中的光明和幸福那就太愚蠢了。如果愈发达的社会代表愈幸福，那“幸福”这个词语就应该发明在现代，而不是几千年前。

就算是一瞬间的光明，也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寻。

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哲人对这个世界做出同样一个判断，这个生命毫无用处。而还在路上的我，坚信我的脚步是永恒的。



5.13 旌德县

每个人的身上都藏有一个谜题，只是有些人发现了，有些人没有。在每个人的心灵里都有一条很小很小的路，去到一座很大很大的山，那条小路就藏在孤独里。

在孤独里。

也许是生活为我们竖起了太多的高墙，家庭，爱情，工作。我们不得不奔走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道路上。我们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精力去思考这些诡异的本源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麻木，然后等死，但是生活是不是真的把我们逼迫到了无法思考的地方？还是惰性把我们逼迫到了无法思考的地方。在我还有钱包的光鲜日子，我的钱包里总藏着一张小纸条，那是一个关于一条驴子的故事。那条驴跟我去了好多地方，但在那个故事里，这条驴并没有我此刻眼里如此自由，因为它掉到枯井里面了。那天，当人们发现了枯井里面的驴子，就想把驴子弄出来，可是无论人们想了什么办法，最后都无法如愿。于是人们想，这枯井迟早也要填上的，不如现在就填了吧。商量完后就开始

一把一把的往井里铲泥，泥巴打在驴子的背上，驴子的哀嚎显得很恐怖，因为它知道所有人都要埋葬它的意图。可突然间它就安静了，因为它明白了一些事情。它努力的把打在背上的每一把泥都抖落在脚下，用脚踏实。就这样，它在人们惊奇的眼里走出了枯井。

任何一种想埋葬我们的苦痛，如果你不把它压在背上，那它就带给我们自由。



5.14 谭家桥镇

连续四天的翻山越岭，以前那些只曾在山水油墨画里才能见到的浩渺河山，现在纷纷从宣纸上跃起，成为现实。

我没有太多的语言去描绘那些景色，只是感觉太接近仙境了。我的内心里充满了激昂的情感，不愿去相信这个世界的虚无。

山路很难走，上坡下坡很费力气，如果不是伴随着如此美丽的画面，那是很折磨人的。今天行走的路面几乎都在断断续续的修整。还有许多地方裸露着尖尖的石子，几个小时的步行戳的脚板生疼，最糟糕的是还下起了大雨。有勇敢者说，如果路途太过于艰难，那上帝就会给予勇敢者无法想象的帮助。可是，除了帮助以外，我想有时候上帝也会给予勇敢者无法想象的启示。在行走了整整六十一天以后，这个启示来了。

在通往谭家桥镇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人，当然我们一路上会遇到很多人，只是这个人比较特别，因为他确实的改变了我们的方向。他知道了我们的行程后，指给了我们一条捷径。我们原本计划是想打算围绕黄山山脉一圈，然后去到 218 省道再继续往南的。那个路人在了解所有后告诉我们有一个神秘的山谷可以横穿黄山山脉，怀着高傲和热情，无所畏惧的我们欣然前往了。我们还不知道那天是一个恶梦。

如果上帝真的要给予愤怒者一些教训，那就让他来吧。仓仓惶惶，

期期艾艾的平凡生活，并不在我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能真正明白平凡是一种幸福的人都是有伟大心灵的，他们智慧而且雍容，他们能处世



不惊，他们能明白虚无和存在，也能明白勇气和信仰。一个自私心灵所坚持的平凡很快就会变成平淡最后沦落为平庸，这些平凡只不过是让生活磨平了

棱角剩下的平滑，他们最后始终只会拥有懦弱的抱怨和争吵。伟大的平凡是因为渗透了人生而沉入的一种安宁，没有洗涤过的灵魂怎能归于一种安宁？这种甘于平凡的境界太难以获得，大部分的人没有，我也没有，所以我只好把自己愤怒的投掷到各种边缘中，或者暴躁不安，或者孤独无言。可是神呐，你是否知道我愤怒是为了寻找到让我愤怒的原因，我孤独是为了寻找不再孤独的力量。

5.15 耿城镇

在四百年前，中国有个旅行者叫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里，他记录了他行走于各大川的感觉。迎风踏月，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吟诗唱和，这所有的真切现在是让我都感受到了，我每天都在无忧无虑的流离，山林间，古树下，敲敲打打，说说唱唱。这种情绪是任何一种现代旅游都无法赋予的，你钻到那些围在围墙里的自然，本来就是束缚心灵的地方，你被安排在那些人们排好序号的座位上，怎么能感觉的到自然呢？一个人只有愿意放弃了再扮演任何角色时，那种天地与我并生的解脱感才会心里油然而生。

自然的安宁总是能给人一种超脱心灵的感觉，一草一木都那么安详。它不会在意你此时此刻在做着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也不会在意你此时此刻感觉自己有多么悲伤，它不理解灵魂，也不理解意义，他不赞美伟大，也不批判渺小。它只是在那里默默的生长



着，一年又一年，按照着一股你永远无法理解的自然力量生长着，要是你领悟到了，它就告诉你这就是生命，春去秋来，一万年就过去了。人是应该常常回到自然里来的，哪怕只是一个孤独的小山岗，那里也会有明月清风，如果偶尔还遇到了飘落的枯叶，那轻轻带起的轮回思绪，将会听到自然给我们无声演奏一曲又一曲的生命赞歌。



5.16 神秘大峡谷 最真实的恶梦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会跑在最前面，一种是梦想家，一种是逃亡者。逃亡者是为了本能，而梦想家是为了超越。今天，我是逃亡者。

09年5月16号。
逃亡日。

5.17 耿城

现在是早晨了，我醒了，我在一个小旅馆里，我还活着，昨天应该是一个梦吧？可是我身体怎么这么疼。手上火辣辣的，张开看了一下手掌，全部都是割裂的伤口。脚上还在流血，似乎有点止不住。看着丢在地上的袜子和裤子，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这个床真舒适啊，外面的阳光直接从窗口里照进来，暖暖的，我一动都不想动。拿起身旁的相机，想看看昨天最后发生了什么，却一点资料都没有，是啊，如果一个人在极度的恐惧里，怎么还能有心情掏出相机呢？朋友还在隔壁床熟睡着，看来他的伤势比我还糟糕，旁边都是染满血的创可贴。

只记得当时疯狂的向山下寻找着逃脱的道路，暴雨哗啦啦的从头顶上砸下来，黑暗在四周不断的聚拢。这里根本就没有下山的路，每一根树枝都拉扯着我的身体，感觉身后有真实的妖怪，想把我的灵魂留在这阴山里。乌云爬满的每一块石头，都想成为我的墓碑。雨水使

峡谷里的溪水不断暴涨着，重新定义我们来时的路。我们在阴湿的峡谷里不顾一切的狂奔，不停的摔倒，不停的寻路。我们没有时间考虑疼痛，我们必须向山下狂奔，否则我们迟早会被淹没或者迷失在这个密林里。怎么早上还如同仙境般的峡谷到了下午瞬间就变成了但丁神曲里的炼狱，那些湿滑长满苔藓的石块随时都会把我们的脚嵌断在缝里，后仰的瞬间就可以摔碎你的后脑勺。那些密密麻麻的植物把所有都遮挡住，山里的蚂蟥顺着它们在黑暗里悄悄的爬上身体，有痛苦的血和没痛苦的血都在涌出身体外面。七点的时候，天完全黑了下来，雨越下越大，饥饿和劳累开始蔓延。离峡谷的出口至少还有四小时，在我们以为这里就是旅程终点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身旁的竹子断口是锯过的，于是终于在大山的漆黑里寻到了一条农人砍竹的山路，摸黑走出了大山。在重新回到路上的时候，暴雨哗啦啦的砸在头上，我却感觉到重获生命的无比的安心。这亲临死亡的感觉让我不愿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现在只想安静的躺着。

死亡啊，这就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死亡。

5.18 黄山区

我真的是一点都走不动了，早上挣扎着起来，穿上袜子，以为我们可以继续行走到下一个地方。最后还是拗不过身体的溃败，停止在了一小时以内的路程。拖着疲惫的精神寻找到一个离身体最近的旅馆，老老实实的躺了下来，并且打算安静躺上两天，一个不懂得停止的人，是走不远的。

习惯性的在脑海里寻找需要停下的理由，于是晃头晃脑的背了起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重复直至安然入睡。

5.19 黄山区

我躺在床上看出窗外，窗外乌云密布，准备迎接一场更大的暴雨，我用力的用被子把自己卷起来，保持住这清晨初醒的体温。那个雾谷密林过去了，“一切都是幻觉了”，这句口头禅，是多年以前从佛学里

面拾来的，一句可以让我疯狂又可以让我安宁的口头禅。出去外面蹒跚了一下，远远的看着那座大山，一些云雾仍然缭绕着。我很诧异为什么昨天还想治我于死地的大山今天又恢复成了如此美丽。

明天你又要再出发了，再出发意味着你首先要再放弃，放弃一些你思念的人，又或者一些阻碍你前进的记忆。生命本身就只是一些记忆的集合体，除了这个以外，是一样都不会多了。



所以放弃记忆和放弃生命几乎是没什么区别的，如果需要放弃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那你就更加难以坚持了。一个人如果一直沉迷在原来的世界里无法逃离，不是事情的本身造成了这种结果，而是脑海里一直无法抹去的记忆，让我们悲伤了。伤口还是很疼，还好血已经止住了。人一生里总会遭受两种痛苦，心灵上的和肉体上的，在我看来，心灵上的痛苦远远比肉体上的痛苦要难以忍受的多，心灵太悲伤的时候会选择结束生命，悲伤的心灵是永远遇不上坚强的肉体的，而肉体残疾的痛苦偶尔遇上了一个坚强的心灵，反倒可以使心灵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寻到灵魂。实际上，除了爱情以外的伤口，任何一种伤口都只会给勇敢者增加新的勇气而已，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前进的步伐。

我是有罪的，而且是原罪。我之所以不停的离别和追逐是因为我的贪婪。每次看见身边那些停止不前的生命，我就感到一股比死亡更加可怕的毛骨悚然，所以我不愿意让自己停下追寻的欲望。我实在忍受不了苍白的生命，我不愿意考虑梦想的实用性，我无法忍受平凡的生活。我必须要通过不停地思考和行动来延续自己。只要我一不愿意挣扎，沉迷在一种情感或者生活里，那我就觉得生命离我远远的，然后我就会莫名哭泣。

5.20 焦村

暴雨还在延续着，停留了太久的时日，我们不得不继续出发了。我真庆幸我还能继续延续着我的梦想，而不是把尸体留在那个峡谷里。如果一个人还能有机会从零开始，就应该感恩了。我始终念叨着

一个病人的灵魂，如果他的双脚能行走，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选择用躯体迎向灵魂的道路，还是像普通人一样瞬间沉沦在社会的大潮里。如果他现在躺在病床上，那他是否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远行者在替他行走。

我现在一点都不会怀疑终有一天我始终能看见家乡那片蔚蓝的大海，然后坐在金黄的海滩上和自己侃侃对话的样子。如果一个人的梦想已经融入了生命，融入了信仰，那到达彼岸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出发的时候，我放弃了所有我能放弃的东西，说要寻找一种能感动自己一生的力量，那现在不停涌出眼眶的泪水就是那种力量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当我们慢慢长大，会发现梦想正逐渐地被现实缓缓吞没，这生活让我们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生命也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可是一番挣扎



后，泪水总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活着。记得初次远行在广州打工，在公车上阅读时突然看到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思考里面呢？”当时读完后猛然抬头泪如泉涌，也顾不上别人异样的眼光了。我把头扭向窗外，看着向后倒退的城市，思索了许多。也许这个就是佛学里的顿悟吧，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沉迷于书本里面了。这句话现在再看起来已经没有了当时的那种感觉，毕竟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获得一种在路上的生命。我放弃一些，走一段路，然后在路上拣起一些，然后再走一段路去放弃一些。那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不曾抹去，是因为它当时确实给予了我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一直延续到现在。

时隔多年以后，这种陌生的泪水又再次落入了眼眶，给予了我一个新的方向，在那死亡的瞬间，我终于知道了一个人临死的时候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感谢那位路人给我的启示，无论是什么安排了我们相遇，我们都应该转身心怀诚意。



5.21 宏村

我想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也许人类会失去很多东西。至少会失去许多超脱的心灵。超脱的心境有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死亡上的，当你面对那道最终将无法逾越的障碍时，你必须树立起一种只属于你自己的信仰，或者坚信永恒，或者坚信瞬间，才能跨越那道最终的命题，一道该死的命题。

反正苏格拉底死了，卢梭死了，叔本华死了，黑格尔死了，乐观主义者死了，悲观主义者死了，虚无主义者死了，实证主义者死了，所有伟大的人都死了，所有渺小的人也死了。死神踏平了贫民窟窑，死神捣毁了皇宫府邸，死神抹去了所有炙热的情感，它既不同情也不珍惜。死神安抚苦痛的心灵说没有什么苦难是可以带进坟墓的，死神威胁那些幸福的人说没有什么幸福是可以带进坟墓的。既然无法逃离，那为什么在死神那覆盖一切的斗篷下我们还藏有勇敢，追寻幸福。蒙田说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如果一个人能亲临死亡，那此刻的我就是实实在在的在实践哲理了。实践所寻找到的答案，它如此真实，那些眼前不停后退的枯枝烂叶时所思考的得失，几乎全部都构筑在了生命的级别上，尽管我在雨里不停奔跑摔倒，思考却从未停止。肉体为了逃生不停判断回路，我就这样看着它疾驰，我看到了更加真实的自己。我看着这湿淋淋的躯体，第一次和它有了短暂的对话“逃吧，逃吧，这就是你，我是不需要逃的，你逃吧，逃吧”。

既然死神也是神，你凝视着它，它肯定也会融为你灵魂的一部分。每一个看到神的人，神都给路。死神有一个永恒的问题，“你还能活多久？”当你把死神的这个问题纳入灵魂，向自己发问，你就会感受到梦想被燃烧的感觉。“我还能活多久？”，“我还能活多久？”我在小房间里辗转不安，久久思索这燃烧我生命的问题，我一个个的点燃自己的欲望，随后一个个的实现它们，却总逃离不了死神的沉重。“我到底还能活多久？”，那个曾在一千六百公里处折返的少年让我明白

了，这死神的态度藏有不为人知的阴谋，不顾一切的寻找外物来刺激自己的精神活动，来求得自己存在的真实感的仍是虚假的。在我缓过气来后，我擅自主张的把“你还能活多久”改成了“你死了以后准备想干点什么？”这发问的转变突然间就让梦想升华得更加灼热，估计死神也要莫名其妙的离去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中学知识。如果一个人学会了用死亡来劝导自己不要悲伤，那这个人在幸福的时候也自然会用死亡来劝导自己不要过于幸福。可是我现在倔强的要把幸福留下来，让悲伤离去，我已经再也没有问题了。

“继续前行”

宏村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被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确实很美。中国地域辽阔，到处都是风景如画的地方，行走了几乎一半的路程，每次路过美丽的地方，心里都会充满一种民族自豪感。晚上和伙伴有说有笑的在河边悠哉烤起了玉米，那些面临死亡时的恐惧与危机四伏的画面统统都消失远去了。一种生命重新降临的感觉让我觉的此刻的靈魂已经扎实了很多。一边在炉子上摇晃着玉米，一边漫无目的观察着拥攘街上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实习画画的学生。小吃馆里和街道上摆满了与中国文化渊源有关的商品，雕刻、油画、诗词、对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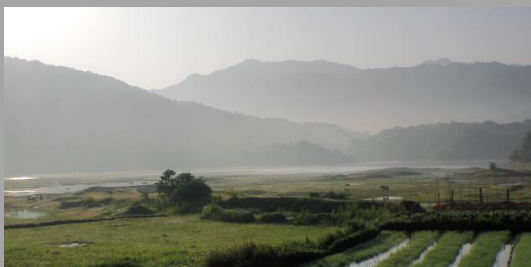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难免有一种狭义的民族情感，这种狭义来自于这个国家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拥有了可以轻易欣赏这些风景的便利，轻易学习本国文化的便利，而外人没有资格享有，这便是占有欲的作祟。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让我时常得以自豪，但总感觉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暗源始终太过于沉重，这使得我有时候又对这种民族情感产生敌意。记得早些读书时时常喜欢读中国史书，喜欢沉迷于尔欺我诈的厚黑纵横里，那种人心刀光剑影，通鉴横行的驭民之术让我乐此不疲，工作后内心有意识无意识的要弄着卑微的伎俩，为夺取到的一点点利益开心不已。现在就算行走如此远的路程，行经过如此多开阔的地方，我仍感到那种阴霾隐匿于心底，等待随时爆发，知识确确实实是一把双刃剑。

书籍有时候能启道明心，但是它仅仅只能为你展开一些路，至于走哪一条，还是要自己选的。我明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能力去

分辨一种道路时，就发现了自己已经走在了一条错误的路上，放弃那些已经走过的路难免觉得有些可惜。不过只要方向还在，那还是可以坚持着走回来的。在心灵之路里，阻力最小的路，往往是一条需要走很久的错路。

5.22 渔亭

早上离开宏村的时候那个山川下的晨曦实在是太美了，凝视着眼前的几笔泼墨，久久不愿离



去。可这脚步明白，幸福不存在于心灵以外的任何地方。一个自由的心灵，是任何美丽都无法完全占据的。

幸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磕求，最幸福的人不一定会拥有最多的美丽，但是一定会拥有最多的感恩。感恩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感恩这个古老的世界带给我们的生命，只有也仅有感恩的人才能看到幸福的模样。面对着幸福，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地狱和天堂。

一个能时刻感恩的人，更能获得比一般人更多的感悟。无论是书里智者的谏言还是路上行人的微言，你都能得到你的启示。灵魂和身体一样也需要生长，但是灵魂不能像身体一样自然生长，只要喂以食物，剩下的就能交给神来处理。灵魂需要强烈意识的呼唤，感恩就是其中最有力的一种。当然，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灵魂，狗肚鸡肠的人没有，狐脸狡诈的人也没有。灵魂是神性的一部分，是神无法处理的一部分。

感恩的人是能明白这个世界是藏有一种神秘的，你看，此刻草场上奔驰的马儿，远处明亮的朝阳，还有这山峦下奔流不息的璀璨大河，也许都是为了完成让我看见这一瞬间的美丽，才准备了许久的时间。那匹小马儿，曾在一个我不得知的马圈里诞生了。在它刚诞生的时候，它还满浴着湿淋的母液，它还无法用四肢站起，可是它一出生就告诉了它的妈妈，它要去欢迎一个远行者。于是在它母亲的精心养育下，茁壮成长。它努力的锻炼着它的体魄，直到这一天，它就

奔驰着来到我的眼前展示它的俊美。有一颗种子，它原来沉睡在远处的山里，可有一天，它知道会有个远行者经过这里，于是它呼喊着一个鸟儿把它衔来这里，任凭风雨把它埋在了土里，它等待过一个寒冷的冬天，现在它为了给我倾诉它的美丽，开放在了一个让我触手可及的地方。那片绿油油的草场，远处林立的树木，还有林里那些歌唱着的鸟儿，都在我还没来到这里之前默默的准备着这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而太阳，它已经整整准备了 46 亿年，它知道所有人的愿望，那匹马儿的，那朵小花的，还有那个远行者的，于是它今天把大地铺满金色的阳光，实现所有人的愿望。你说，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自己而已，没有人曾经在乎过你，也没有人为你准备过什么，全部都只是巧合。是啊，谁说不是呢？可也许一个能感恩生命的人能看得见呢？

我想把眼前这朵小花带走，突然又想到它可能还在等待着什么，于是我拍拍身上的尘土，念叨着，离去了。感恩是一种让人变得温柔的力量。

5.23 鹤城

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一生中经历更多的事情，穷极各种可能性。这是一种希望拥有丰富生命的愿望。试问一下谁不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闪耀着熠熠光芒的梦想，去到各种美丽的地方，经历不同的人和事，历尽这世间三千繁华。在这种渴望完满的人生里，如果不能学会带着感恩的心灵，那愈是渴望完满，就愈会痛苦。想起了那三个与神对话的生命，婴儿，青年人，和老年人，哪怕他们能在一瞬间感恩过生命的曾经来历，那他们都会心满意足的离去了。



这个世界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他就对你哭，你感恩这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还以你感恩。感恩的人是会受到祝福的，如果你感恩痛苦，痛苦感就会降低，如果你感恩幸福，那幸福感就会强烈。感恩还能把你的心灵和别

人连接在一起，你感恩朋友，朋友就会和你亲密，你感恩爱人，爱人就会给予你爱情，如果你感恩生命，那生命就会紧紧的和你的灵魂连接在一起，感觉无到比真实的存在。

感恩使得幸福成为了一种可持续性的感受，而不是达成了某种目的后所带来的快感。

5.24 江西省 瑶里古镇

今天已经从安徽省进入到了江西省，到此为止已经行经了四个省。这些轻描淡写下的文字隐藏着一座又一座的大山，需要用毅力不停的翻越。有时候这些山高的你无法想象，好像巨人一般，又生怕它会压下来。你站在山脚下看着它们，上面云雾缭绕的，你总会问自己，这山能跨越么？就在这种不停怀疑自己的同时，却又不曾想停下脚步，于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被安放在了心里。一步一步的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爬行，累的气喘吁吁。

其实在路上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而选择路上的那个瞬间则需要最多的勇气。虽然每个人都明白勇气的价值，但是潜意识里仍然希望被安全的迷惑，只要变化不太大，那生命还是可以凑合过的。他们在现实里无比现实，但是对必然死去这个现实却可以视而不见。他们的生命躁动不安，却能对时间的流逝冷静无比。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现象，如果真的有我无法理解的谎言，那就让谎言延续吧。不要告诉我那些可以让人懦弱的真相。我在追寻一种真正的生命幸福，我的生活可以在忙碌里进步，但是我的幸福感是不会在忙碌里获得的。那些零落的词语，勇气，信仰，自由，那些可以获得生命幸福的词语，只有我的脚步能让它们来到真实世界的彼岸。

在中午最炎热的时候登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在拐过最后的拐角后，惊讶的发现高处有一抹瀑布从山间倾泻而下。我惊讶的是这水是否是从天上而来，为什么已经如此接近山顶的地方仍然有不息的水源。山与山之间拱立着一座过山的石桥，岩石激起的水沫又在旁画上了



一道彩虹。如同发现奇迹般的心情用文字描写不了，只知道一路飞奔过那座石桥，想伸手触摸那道栩栩生辉的彩虹。水雾扑面而来，带走了我满身疲倦。我站在彩虹和石块组成的两座拱桥上往山下眺望，看见顺着瀑布的方向隐藏着一个村落，那里有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半个月来路过的美丽实在太多了，目不暇接，已经是整个旅途里面最美丽的一段了。晚上仍然住在了一个美丽无法想象的地方-瑶里古镇，一个溪水流过每一家门口的古镇。

5.25 鹅湖镇

因为下起了大雨，于是半途在一个叫鹅湖镇的地方停下了脚步。早上顶着雨水，淋的我神智不清，于是我干了一件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我挑了一个最大的牛粪，足足有半个篮球这么大，然后踏踏实实的踩了过去。面对着尿团里的脚印，得意洋洋的宣称这种踩屎行为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

哲学是一种让人过于冷静的思考，我不应该在这个年龄去接触和实践它的，不过既然冥冥中安排它来了，那我就不得不像接受愤怒的摇滚乐一样，包容它的到来。哲学和摇滚是常识最大的敌人，哲学让你怀疑所有你认为是常识的事情，而摇滚让你拥有超脱习以为常的愤怒。哲学让人理智，摇滚让人激昂。这两样东西交织着构成了我的性格。有人说如果用摇滚和哲学来追女孩子的话，那就是等于使用旧石器时代的武器，这真是个有意思的话。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用它们来获得女人，我只知道摇滚和哲学是摧毁束缚自己枷锁的核武器。能让我去尝试一些看起来美丽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被称为极端。我想如果我脑子里没有哲学，也没有摇滚，那也许我现在还在办公室里办着我所谓的美丽人生，一页纸就可以写完的人生。我可以想象的出这些文字一个个后退离去的样子，失去这次旅程就如同脱线的毛衣轻扯一根细线就会拆解整件衣服。在我用生命写成的那本生命之书里，我老去的如此之快。

窗外哗啦哗啦的下着大雨，我独自呆在小房子里，朋友出去了接入了互联网。我靠在窗台，看着远处的一片雨墙，那些雨景总是让我

莫名忧伤。我的内心有两种迷茫，一种是什么都看不清，于是痛苦着。一种是什么都看清楚了，但是放不开，结果还是痛苦着。我明白这趟燃烧我所有热情的旅途在透支着我的生命，我也心甘情愿的透支着我所有的喜怒哀乐。以后也许我不再会轻易笑，轻易哭，也没有什么能再像这次旅途一样激荡我的心灵，这是我能看得见却放不开的情感。或许本来我应该用一生去写这些文字的。

我能容忍自己的愤怒或者悲伤，但是我绝对容忍不了自己的虚伪，一种宣称自己不在乎的虚伪。如果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不能拥有真诚的喜怒哀乐，那可能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童年的懵懂情感大多类似于摔倒和玩具被抢夺，而成年以后的情感则来自于已选择好的生活塑造。年少恰好是发现自己心灵是个空白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不能装进自己想要的情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伟大的心灵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在发现自己心灵后就一直呵护自己的心灵世界，有意识的和外界保持着隔绝。他们宁愿承受不理解和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给自己带上面具，这份寂寞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承受的。我喜欢卢梭写给伏尔泰的信，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恨你”。这种简单的语言让我觉得生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在一生里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去追寻真挚的情感，不要再畏畏缩缩的做人。

5.26 景德镇

这次远行是我一生里最真实的一个梦，你可以伸手去触摸梦里的每一样东西，也可以呼喊出自己可以听到的声音。身旁的阳光雨露，还有此刻被洗刷过的大地，都如此真实，我真不愿意再次睡去。

如果人们所说的生命是一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那我不得不说出一个事实，其实生命是不太重要的，至少这个肉体是觉得我们不太重要的。每天晚上的睡眠都会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失去感知的能力。在睡去后，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



意愿计算 1+1 的结果，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呼吸的频率。如果意识对于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在几万年的生物进化史里最应该优化的部分就是缩短我们的睡眠时间，而不是依然让它占据着我们三分之一的一生。

每天早上醒来，我意识到我醒了，这个我并不是指这个躯体，而是指我的意识，毕竟这个人的身体从来没有一刻的离开过这个世界，他根本不需要醒来。接着我开始控制着这个躯体，我叫他先去例行洗漱，然后穿好戴好，就可以再次出门了。别人如果看见我，就会跟我打招呼，叫我的名字，然后我控制着这个身体点点头以做回应。表示我的存在。有时候我会留下一张纸条，告诉别人我的意愿，别人会认为这张纸条是我，于是也做出回应，表示承认我的存在。我和别人通电话，电话那边的人仅仅只是听见了我的声音，就承认了我的存在。于是我开始写文字，开始画画，开始演奏音乐。一个人一旦意识到了自己还能有如此多的存在方式，谁还会去关注这具破烂不堪的肉体。梵高面对他的画说道，“为了它，我拿了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如此看来，作为躯体不重视意识的报复，每个从意识里升华出灵魂的人也做出了同样报复。

可肉体对灵魂的报复更甚，几乎所有身体的细胞破损都可以再生长，唯独装载灵魂的脑细胞不可以。

5.27 乐平市

今天又是一个漫长的一天，从景德镇到乐平市整整走了十五个小时，晚上在一个小旅店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十点了，慢慢的习惯了在黑夜里行走，也就不再像刚出发的时候这么害怕黑夜了。今天晚上野外的路上偶尔还会有萤火虫，让我想起了在云南大山里的那个黑夜。在那个黑夜里我第一次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对着白晃晃的白炽灯渴望光明，而是对那些隐隐褪色的萤火虫。

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如果你想要获得一样东西，那你就必须从

它的反面开始，如果你想获得光明，就必须先学会拥抱黑暗，如果你想要获得幸福，那就必须先经历痛苦，如果你想挣脱无聊，空虚的生命，那就必须先要学会孤独。在这个反向获取的过程中，那条反方向的路你固执的走的越远，等你回头的时候结果就愈加完满。

身旁的大山开始逐渐隐去了，久违的地平线开始显现，我走出了山区。

5.28 老人桥

如果我的身旁有已经自由的心灵，那我愿意和他做朋友而放弃书籍，可惜我始终没有找到。他们要么已被所拥有的东西支配，要么就被渴望拥有的东西支配，一刻不得安闲。所以我只能独自沉寂在书海里默默去寻找那些已经告别了世界的心灵，感觉每次翻开一本书籍就像展开一次孤独的探险。我实在喜欢读书，喜欢读任何一本我能拿到手的书，读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增值生命，特别是一本诚恳的书。当作者真诚的把它的灵魂摆给你看的时候，无论是卑劣的，还是高尚的，或者是两者都有，你都能感觉到他已经把他一生的心灵都奉献给你的那种伟大。



我是一个很逻辑的人，我的工作程序员，我能运用各种各样的思维武器驳倒许许多多所谓的经典和教义。我脑子里旋转着类似于逆向思维，证伪原则，概率论，博弈论等之类的思维方式。但我不得不承认我驳倒不了一个诚恳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内心痛痛快快的写出来，然后跟你说，“瞧，这里有个这样的人”。仿佛自己不是他一样，已经没有比这更摇滚的事情了。在所有的写作里，写自己是最困难的。小说家可以创作各种各样的角色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作为一层最起码的遮羞布，而社会上所谓的道德家也从来只是谈论别人的道德，而从不谈论自己的道德。如果社会上的那些道德家们真的想扮演神的角色，就应该还给予我们去怀疑它们本身的智慧，而不是一味的灌输。

一个人如果准备要记录自己真实的生命，那就要首先要做好随时告别这个世界的决心。出卖别人只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出卖自己，就等着全世界的审判吧。我们所崇尚的低调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吧？是啊，谁可以面对着所有人而不脸红呢？谁的内心没有污垢呢？我改不了我躲起来还不行么？实际上一个愿意把灵魂摆出来的人都是想拥有真实生命的人，就凭这一点，就应该赢得许多掌声了。他们说：“为了让我的生命真实，就让所有的人都来审判我吧，让全世界的人都来都证明我的存在吧”。我看着那些忏悔的灵魂，我多么想把真实的自己留在这一瞬间。

可是你的二十八岁不是一个适合忏悔的年龄，因为你还有足够多的时间不去善待亲人和朋友，还有足够多的时间让你放弃梦想与爱情，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拒绝给予同情和感恩。你还有半生的时间犯下半生的错误，你现在的忏悔，多少显得无力。

5.29 黄金埠

我已经明白了旅途的结束是什么，在终点那里我将会面对最初的苍老。我没有在吞噬一切的生活中丧失自己，但是我仍然会在呼唤灵魂的过程中失去了年少。勇敢者说先驱往往都是绊脚石，可是我怎么觉得年少的我是如此温暖和可爱，终有一天我不会再觉得在牛屎堆上留下脚印是好玩的行为，我不愿意抹去那些属于自己的幼稚和不安。

我和许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内心总有一股对自己生命的憎恨，这股愤怒能让我东奔西跑和不停的思考，可是你看看这每天澄蓝澄蓝的天空，这无忧无虑的旅途，都在安抚着我的心灵，我怎么能愤怒的起来？我选择了一种破碎的生活，我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我怀疑生活，怀疑知识，怀疑这社会强加给我的各种美德，怀疑生命的真实。这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那份不愿安宁的愤怒，可是现在，它在慢慢的熄灭了，我不痛不痒了。

这脚步，请别带走我所有的不安。

生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前，向前需要告别。

明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朋友要向我挥手告别了。我很感谢这位朋友，一直以来因为担心我的安危而久久不愿离去。从最初得知我的计划后承诺陪我行走十天到现在整整的一半路程，和我一前一后走了两千多公里。经历了太多，我想他大概已经寻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了。

很少有文字提起这位和我一起行走的朋友，因为我实在不喜欢揣测别人的心灵，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我大概也是不能了解别人的。在这不停成长的几年里，我在友谊处理方面是一个无情的人，如果身边的朋友不能一起觉醒，那我宁愿孤独着。我愿意惊醒麻木的灵魂，但我不愿意打扰已经幸福的朋友。我不能和任何一个人述说我心里的那份悲戚，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在寻找神，他们会说我是疯子，或者随便找个寺庙指给我看，说，“喏，这个就是神仙”。更多的时候我只能用沉默维持在他们眼里我的正常，维系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

一生里如果能获得一个有智慧的朋友，那是多少财富都换不来的。有智慧的朋友只会愿意与你分享他的快乐，而把痛苦藏在心里，他们跟自己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们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会感恩和祝福朋友，因为这是让他们唯一能感到温暖方式。一个朋友能给予另外一个朋友最好的礼物是让朋友获得对生命的感悟，获得一种思想。想想还记得谁给你送的玩具车吗？童年那巨大的喜悦已经过去了吧，可是那些能让你明白什么是生命的朋友呢？仍然在心里吧？因为生命还在，怎么能忘记呢？有智慧的朋友里最好的朋友是诤友，他们不怕和你翻脸，不怕和你吵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过从你这里获得什么，他们能看见你的缺点，看见你的弱点，然后毫不留情的指给你看。有弱点的不是弱者，不敢直视弱点的才是弱者，而正是这些正直的朋友充当了直视自己所需要的勇气，才让你变成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上的强者。他们是自己灵魂一面镜子，一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就已经知足了。

况且了，生存着，一个人是证明不了什么的，每一个人的存在都需要别人来证明。我们应该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曾带来了

你生活的样子。也感谢这位朋友离去前为我留下了的大量影像和图像。

“生命的时间”

让我逃离一下这本日记，穿越一下时间吧。在离去的半年后，朋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自己的事业，那几乎是让所有人都羡慕的收入，可生命的样子谁可以真的看得清楚？谁想过这躯体可以毫无预兆的倒在地上，尽管这一场几乎与生命告别的病楚没有放置在我的身上，但仍让我觉的生命的虚无。当我去远方的医院探望他时，他指着被切开过的头顶，那是通向脑体手术后留下的疤痕，他笑嘻嘻的说，“哈哈，你看，除了多一条疤痕，什么都一样”

那午后，我和病床上的他，笑语着我们还在路上无忧时光，回忆路上的每一包方便面，手里的每一个馒头，还有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怪人。可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静静的看着楼外不息的大河。

“恩，自由者不惧怕死亡。”

5.30 抚州市 离别

早上离别的时候，朋友跟我说“我要走了”。我说“好”。如果行为太过于相似了，那种坚定感就要省略很多告别的话语了，况且了，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而已。

我想，既然朋友不在了，那我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了。那些帐篷，炉子，药品，额外的衣服，大旅行包，统统让好友拿走了。我还要它们做什么呢？我穿越了长江，穿越了黄河，我拜访过孔子的故乡，栖息在孟子的故里。我行走在泰山的脚下，蹒跚在黄山的谷里，我穿越巨大的城市，拥挤过夜色疾速交割的霓虹，我爬上童年的摩天轮，然后又一头栽入到乡间的小路，久久凝视着那些缓慢的细小生命。我在叮咚的溪水旁入睡，在晴朗的大山里醒来，我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和那些伟大的心灵促膝默谈，双脚却去到任何一个可以高声呼喊的地方。我还害怕什么呢？那些奔腾不息的大河吗？那些峰峦不绝的山脉

吗？还是那方高远的蓝天？如果还有苦难让我离去，那就让它们来吧。

数数我还留下了什么东西，纸和笔，相机和手机，一件雨衣，两个数码配件和一个能装下这所有的小袋子。裤子里揣着一张银行卡，里面是我几年来东奔西跑挣来的盘缠。我拎了一下我留住的东西，哇，真轻啊，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么？我拿着这个小布袋高举双手，轻盈的转了几圈，像极了木偶皮诺曹等待变成人前的表演，纷纷扯断那些系在身上的木偶线。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可是生活就像灵与肉的问题一样，就算你能去到神的位置，肉体也只能永远留在凡间。这个是所有平庸的救命稻草和事实，可以让梦继续的法宝。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还有什么可以扔掉的。纸，笔和相机是为了记录，手机的作用是为了阅读，雨衣则是为了掩盖前面的所有不被淋湿。也许真的没有可以再扔的东西了，好吧，就这样，我连换的衣服都没有，我上路了。

丢掉了那些东西以后，我走的实在太轻松了，就像一年级小学生回家似的连蹦带跳。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看着脚下的路。这果然又是一个在路上的一个启示那，一生里我们到底背负了多少不需要的东西啊，一件一件不知疲惫的往身上拿，是沉重的人生选择了我们还是我们选择了沉重的人生？我不知道这旅途还有多久，它还能给我什么？但是我知道，我需要放下更多的东西。

抚州市离东乡县
45 公里，这往常至少
需要一天时间的路
程，早早在下午三
点钟就到了。既然
时间还很充裕，那
我打算去拜访一场
已经演出



了四百年的大戏。汤显祖纪念馆坐落在城市的边缘，在我步入城市的时候也还算顺路。汤显祖是明朝的一个剧作家，我并不了解作者，但

对他写的牡丹亭则是非常熟悉，那本在红楼梦里被列为精神禁书的故事讲述了一段关于阴阳相隔的爱情故事。里面的女子丽娘死了以后为了仍然和爱人相爱，于是便让爱人掘墓而活，完成对方心中柔肠百转的思念。他们从开始的梦里相爱，到死去以后的人鬼之恋，再到最后双双复活去延续人间的爱情，无不能唤起每个人对心里那份爱情忠贞执着的渴望。我好奇小说家都是说谎者，却从来没有人去谴责他们，而是让他们的谎言继续。我想是因为文学能脱离现实去到纯粹精神世界的原因吧。盛开的桃花里说道：“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那死去的人总是还活着的”说的就是我以上这种默默记录的行为了。人类的心灵都是互通的，喜欢留下让人感动的事情。尽管现代科技能留下更多的东西，拥有矩阵式的柜式硬盘，足以装下全人类知识的互联网，但是我实在不喜欢那种细微到极致的记录，我更像一个顽固的宗教主义者，喜欢倾听从人们嘴里亲口诉说出来的故事，亲眼看见他们诉说时脸上幸福的表情。在科学的面前，我感觉到的一切都是冷冰的，就连悲哀和幸福的本质都只是物理变化。我不知道未来科学能不能生产生命的意义，科学能不能唤醒睡去的灵魂，但我知道只有发自心灵的东西，才能唤醒另外一个心灵。

汤显祖生平和许多优秀的灵魂一样，反抗着所在的年代不公，最后触怒了皇帝被贬到广东湛江一带。我惊讶的发现，他被贬去的路程，几乎和我接下来将要走的路程一模一样。

他被贬只是躯体。

6.1 抚州市

一次孤独旅行的教育价值是多少本书籍才能完成的？一百本？一千本？还是永远不能？

很久没有仔细的观察过一座城市了，太过于专注内心世界，已经把所有的繁华都抛诸了脑后，路过的一座座无语大城仿佛都只成了一个一个路标。今天打算在抚州市停留一天，把一个多月来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寄回家，不能再次丢失了。办完了所有的事情后就盲目的在城市里瞎逛，直到遇到一条大河，看着远去直奔大海的江水，像极自己的脚步，就安静坐下了。

岸边几个小孩在跳着花绳，那是属于他们的永恒年代，欢声笑语手舞足蹈。我手里拿着邮寄后的单子，上面写着终点的地址，突然有点想念那仍然遥远的家了。我是一个幸运的生命，拥有一个让我无可挑剔的家庭出生。家徒四壁的家境会让人孤陋寡闻，过分的劳作往往生产着一无所知的心灵，而太过于富贵则让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又安于物质的支配。而我的家庭能让我接受最起码的教育，又不足以安排我的一生，这样我就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选择。



现在我浪迹天涯，去自己想去的的地方，我体会到了生命里的各种苦楚和幸福，这生活也教会我冷暖，让我在苦难中四处碰壁来坚实我的灵魂。有时候我能在大大的酒店里享受着丰盛的食物，有时候我要在小小的下水道旁啃着生硬的馒头，有时候我西装笔挺，身旁是一些大企业的客户，商讨着项目的可行性，有时候我则一身邋遢，身旁坐着劳作了一辈子的农人，讨论眼前一亩三分田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生命启程所能给予的。但这家庭还给予了我更多东西，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说，倘若有来生，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势，聪明，漂亮，和一付好的身体。如此看来他渴望的东西我也先天全占了。我可以读懂计算机语言的逻辑，明白由各种逻辑符号搭建起来的计算机算法，我也能看见旋律美丽的样子，不仅仅只是演奏乐器。而这疲惫不堪的肉体也被我逼迫行走了近两千多公里，没有垮于灵魂的压迫。这健康身体，这我拥有的这一切，我会一直感恩。

选择一些，那就是要放弃一些的。我并没有对家庭作出最大的感恩，除了工作时能给家里寄点钱，就没有给予更多了。家庭的爱都是自上而下的，这让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自私。母亲生出了我们，潜意识里把我们当成她身体的一部分去爱。而作为子女却很难把她们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去爱她们。在几年前，我决定开始远行，远离我的家庭，当时母亲极力想改变我的主意，可是我知道，父母给予了我们生命，但是他们绝不能给予我们灵魂。没有独自离开过家庭的孩子容

易狂妄自大，懦弱无知，他们怎么能知道外面的社会如此多的虚假和狰狞。在家里任意支配着父母，这襁褓转眼就成了锁链，他吃惊的看着身旁来来往往涌动的人潮，一脸茫然，怎么完全没有人在乎我的生活。在投入社会大潮的短短几年里，每一个孩子都会很快的得到下半生的答案，要么被吞噬在欲望里，要么就在潮里寻回自己的灵魂。在几年以后的一次归家，妈妈看着已脱稚气的儿子，她突然说了一句，人生如梦啊。我呆滞了很久，是母亲领悟了什么还是我领悟了什么？

起身去到了市中心，买了一件最便宜的衬衣，品尝了这个城市好吃的饺子。在旅店换掉了身上那件短袖的时候，发现那毒辣的太阳已经把我裸露的双手都烤脱皮了，怪不得洗澡时如此疼痛。

6.2 上顿渡镇

早上没走多久，天下起了大雨，于是停留在抚州市旁一个叫上顿渡的小镇上，找了几个旅馆，都因为太贵不愿住下，最后在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地方才寻到了一个较便宜的小旅店，因为房子状况实在不好，没人愿意住吧，房主领进去后赶忙热情推销着，生怕我跑了。我说，这么便宜，就这里吧。

房子大概只有四五平米这么大，连个窗子都没有，房间里的燥热和南方的潮湿天气让墙壁发黑，生出一股熟悉的石灰味让我想起了在北京地下室的日子。当时有人问我，你怎么住地下室，

我告诉他们，我想玩真正的地下音乐，这样我就能找到一个掩饰我当时经济窘迫的正当理由了，让人发笑永远要比自嘲的自我保护效果还要好一些。我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的白炽灯发呆，为什么每到雨天，过去的事情就会霸占我的脑子，让逻辑能力离的远远的。从湿淋淋的裤子里拿出所有的东西，铺开晾干，习惯性的比划着地图，突然注意到了裤子尾袋那张已经被磨的褪色的银行卡，那是能支持我继续行走的东西，我喜欢称它为盘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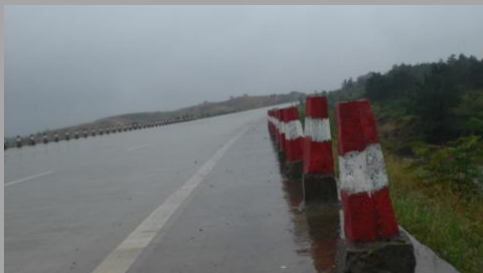


钱真是个好法宝，上可使鬼下可通神，凡是阻挡肉体前进的东西一律可以用钱购买。钱买不到真爱，但是得到真爱的概率仍然比窘迫的人概率要大，钱买不到美丽心灵，但是富裕的能自由思想的概率仍然比贫穷的要高，钱支配不了美德，但能控制善良自私的概率仍然比掂量着过日子的要好。不管你刻不刻意追求物质生活，书需要钱，乐器需要，画笔需要钱。钱在一生里，是一个让人深刻的东西。“你还有多少钱？”这是一个永远晦涩的问题，之所以人们不愿意发问，是因为自己也不愿意让别人得知自己还有多少钱，似乎钱是面子的根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很好回答的。一个人如何判断自己多少钱才算够，我觉得只要一个人的钱足够多的维持自己的尊严就算够了。剩下来的就是你如何掂量你自己的尊严了，如果别人吃一百块钱的饭，你吃十块钱的饭，你就会觉得尊严受损或者感觉自卑的话，那你是多少钱都不够的。钱的本质只是用来做等价交换物来使用，尊严是人格的一部分，为什么要拿来流通呢？当然了，这个社会为钱卖命的人大有人在，何况只是出卖人格，反正了，如果你需要用钱支付你的虚荣和攀比，那多少都是不够的。我很喜欢一本叫小王子的书里这样对钱的形容。周游世界的小王子对大人说，如果我种了一朵花，我给它浇水，我去护理它，那我对这朵花就是有用的人，你有这么多金币，可是你数啊数，你对金币一点用都没有。这就是对拼命追逐财富的人生启示了，购买了全部自己想拥有的东西，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无用的人。很多人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等我有了钱以后”，话是这样没错，可这真是一条漫长的起点。试试假如我有一个方向吧。钱是争取自由的工具，是人胆不是人心，生命是不可以攒够再过的。一个把方向作为起点的人，最大的不一样，是他会立即发现，他已经在路上了。想想生命本来不就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而已吗？我相信一个坚定在路上的人，总会发现在路上能获得足够多的智慧，这些智慧能让他能获得足够多的钱，让生命继续，而不是仍然等待。（现注：在终点处我一共捡到了九块八毛钱，平均每 40 公里就能捡到一毛钱）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应该活在巨大的希望里，否则他什么地方都不能活。或许他能生存，但一定会被淹没。既然生命已是扑火的飞蛾，那就应该死在光明里而不是苟蝇在黑暗中。

6.3 宜黄县

今天是雨天里的六十公里，还好雨不是很大。中午的走着走着，突然我习惯性回头问，吃饭不？结果瞬间才想起来，朋友已经不在。我想，现在好了，世界离我远远的，我没必要扮演什么角色了，我不用压制愤怒，也不用显露悲哀，不用当然同意，也不用委婉拒绝，一个纯粹的人，最大限度与现实隔绝着，一条不到边的路，承载着一个无用的生命。



有时候我真希望朋友不要离去，可是所有的人都只能陪你一程，父母不能，爱人不能，朋友也不能，就算是灵魂，也只能陪你一程，要么先别人离开，要么你先离开，怎能不告别呢？在这孤独的雨里踱步，我不停的怀念记忆里曾过往的生命，我努力的回想起脑海的每一个细节，他们话语，他们的样子，都让我感到温暖。童年的玩伴，一起赤脚踩踏海浪吹响海螺，少年的同学，在同一个教室里朗朗读书，工作后的同事，互相帮忙的温情，都在驱散不停靠拢的孤独。此时我已经不愿再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本源，比起那些荒诞的未知，人的情感才是我所需要的。这雨里我一个人看不到，我在视觉里获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我唯一的财富就是脑海里的回忆。我不停的翻动它们，有些回忆让我超脱和骄傲，有些回忆让我难受和哭泣，唯一能让我感到温暖的，全部都是和别人分享的。我一步一步的踏入水坑，水花四处溅起，我感叹这世界的纷扰又让每个人的命运不尽一样，尽管依依不舍，我仍要学会放弃，学会放弃记忆里的一些自己，让此刻雨里的生命走的更稳健一些。

我喜欢感情炙热但语言简洁的朋友，一个唠唠叨叨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充满了爱就是因为生命中失去了方向，意识在脑子里散开的人多半在行为上也是杂乱无章的，我厌烦他们之间的无聊谈话。生活里我实在不太喜欢开始一个话题，所以为了寻找到和别人的共同方向，我经常喜欢第一个提出要吃饭，这后来成了一个习惯，我想这样我总能

不脱离大伙了吧。一个人要在社会里生存，这是要遵守的最起码联系。可是有时候我看见身旁麻木的朋友处于的懦弱和迷茫，我以为眼前是一个无措的灵魂，想按耐不住的唤醒他们，跟他们说“嘿，醒来吧，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是多么的美丽，离开那条荒芜的心路吧”接下来的短短一秒钟后我又开始怀疑可能真正睡去的是我吧，于是到嘴的话语又落了回去。尽管人的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可我现在觉得幸福并不一定就在于觉醒的这一边。我在一本描写关于纳粹集中营的书里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唤醒，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集中营里后来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在那些被残酷压迫的日日夜夜，作者已经习惯了冷漠的看着同胞被折磨致死。有一天，他睁开双眼醒来，发现身旁的伙伴正在恶梦里呻吟，辗转挣扎的淋漓大汗，他想唤醒他，可是突然意识到还有什么恶梦比这泯灭人性的集中营更加恐怖的呢？于是他伸出去的手就收了回来。那这样的话，我就只能怀不安的心情朝着那条孤独的觉醒之路前进着，有时候我很累，因为我孤立无依，我独自哭泣，于是我想回到人群里，只是每一次我一回到那个枯燥乏味的生活里，这生命又把我惊醒了，有一股莫名的力量驱赶着我回到孤独里去，告诉我那里才有真实。那怎样？我只好又一个人了。是的，人本来就是空虚的，需要寻找东西来填补心灵的空白和虚无的时间。沉迷于研究宇宙，沉迷于演奏旋律，沉迷于色彩，沉迷于女色，赌博，网络，毒品，无论是选择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应该具有选择的自由，只在选择权这一点上，去寻求感官刺激和寻求精神家园的人是没有什麼高贵低贱雅俗之分，大家都只是一样的无聊而已。只是人之所以和动物区别开来，是因为人始终都是精神动物，只寻求感官刺激的人如果能成一番大事固然好，万一大事不成，连个精神归宿都没有，那未免太凄凉了。年老再祈求一种救赎的来临是和地狱没有什么区别的。人终极需要的是一种心灵充实感，而不是让躯体忙碌起来。翻翻文字，在人类历史上的，留下的大多是优秀的灵魂，而不是拥有大量财富的欲望。翻翻已经过去生命，感动自己的仍然是自己心灵开放的一瞬间。

风声带着雨点唤醒我回到这个世界，现在举目遥望过去，这生命又再次让我远离了所有的人。好吧，这个就是我存放这躯体许久的世界。我离开它后又回来清醒的梦游着。现在我迎着风走一步，迎着雨走一步，感受光，感受热，感受此刻的雨空。

6.4 东陂镇



雨一直落，落了三天，南方的雨季就是这样，一开始落就会落个不停，只要雨不是很大，我就会一直坚持着前进，躲避着地上的雨水坑，高一脚低一脚的，速度缓慢。

我坐在一个巨大的坟墓旁，陈旧的墓体显示着这个古墓至少有好几百年了，直到一个多月后我回到家中在网上搜寻，才知道这个墓叫谭纶墓。我无意打扰这个陵墓主人的清静，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天空还飘着细雨，四周毫无生命迹象的空旷，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看着那血红敞开的大门，像是在向我缓慢招手，我以为这里是一个古迹，可是我往里走到一半以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坟墓，我想逃，但是又觉得这肉体无处可逃，于是就一直往里面行走着，直到安静的坐在坟墓旁，轻抚着坟旁的青草，千里遇孤坟，无处话凄凉。

我看着身旁这道冰冷的墓墙和不失排场的墓园，想象着主人生前的丰功伟绩。现在这已经斑驳遗迹的墓碑已经使那位墓主陷入了真正的虚无了。如果说墓碑是一道迷墙，隔离着现实和虚无，怎么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说服自己



所处于的就是现实呢？死亡是黑暗，孤独是灵魂，如果一个人同时忍受着孤独和黑暗时，那生命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灵魂坐在死亡的边缘，低头凝视着眼前这毫无生气的无底暗渊，双脚悬空浸入黑暗中，它又不能离去，就只好等待着跃入的那一瞬间了。有人说，这时候的创造力来源于生命本能对灵魂的反抗，那源源不断的思维清泉是在抵消灵魂的孤独感，让它充实，让它重新回到这个现实世界，别带走生命。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悲哀的事实，让我苦笑。我不停的学习，奋斗，不停的改变自己的处境，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是多么积极的事啊，总是充满着激昂的斗志和情感，面对崭新的生命。可是谁又

知道我的灿烂梦想的底下一一直都埋藏着一个极其丑陋而又潮湿的坟墓呢？一个人一旦已经从意识里接受了死亡，那就极有可能演变成这两种性格中的其中一种，要么歇斯底里的积极，穷极一切生命的可能性，要么毫不在乎，醉生梦死。

“年少的墓碑”

我很早以前就为自己在心里立了一个墓碑，这是我比许多人都悲哀的原因。我在上面凿好了碑文，在碑牌后面挖了一个大小合适的泥坑，我躺了进去，双手合十，念念有道的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我躺了一会，咦？怎么我还没死吗？或许我应该去做点别的事吧，于是我急急忙忙的跑去完成了心愿，最后觉得还应该再修改一下碑文，就把碑文又重新凿了一次。好，现在这里看起来像是埋着一个新的人了。我满意极了又重新趟下了那个泥坑。又有一天，我觉得在没死之前应该再完成一件事，于是我重复着重凿写碑文的工作。

“公元 2009 年，徒步行走四千三百二十一公里”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从漆黑里跃起，默默的感受着每一次改写墓碑的诡异。我一凿子下去，墓碑上激起的石沫飞溅到我的脸上，那刺疼提醒我这生命的继续存在。这具迟早要趟进碑后泥坑的躯体，就这样不厌其烦的悲哀着，这是我唯一能抓紧的幸福。

今天在这个叫东陂的小镇，我注意到房东的儿子是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我静坐在他的身后。

6.5 洛口镇

有时候我一感到悲伤我就会开始觉得幸福，就如《悲观论卷集》里描述的一样，“只有极度恐惧把我们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候，世界的暗影才会散去”。我之所以在悲伤的时候会觉得幸福，是因为我知道痛苦只不过是為了迎接幸福的到来。可是真正去到幸福的那边时，我又不愿想象幸福是为了等待悲伤，这种渴望保留永恒幸福的欲望一下子又把我带回了悲伤，就这样，我的心灵在痛苦和幸福之间不停的摇

摆，使我在愤怒的摇滚乐和理性哲学两边不停的徘徊，时而毫无理性可言，时而冷静如械。

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和存在的关系，那觉醒是与其无关的。一个无法觉醒的人通常是不会拥有勇气和信仰，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甚至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不明白那是一种空虚。旅途里我最喜欢看的是地图的第一页，因为那里是整个中国的地图，可以看到我从哪里来，将会走到哪里去。生命远远要比那张可以拿捏在手掌上的地图要巨大的多，一个人应该远离生命，才能看到生命的样子，孤独是生命里最远的距离，让我们带着灵魂去到最高最远的地方吧，看清楚我们起点和终点，那里有最恢宏的美丽。

我逐渐认识到绝对的幸福是争取不到的，但是我仍然坚信它始终都在那里等待着我。一个人如果期待过大的自由最后就会变成自由的障碍，成为自由的殉道者，期待过大的幸福也



一样。可是生命除了向前还能怎么样呢？难道明白了虚无就要停下脚步吗？我觉得我现在仍然充满了斗志和力量，我不愿意虚度自己的青春。如果气候一定要变化，那我就是一只奋飞的候鸟，像一个初醒的灵魂张开绚丽的翅膀，每一次都要去到最温暖的地方，为我短暂的生命带来一种永恒的喜悦。

下了三天的大雨，今天突然停了。早上我看见太阳又从大路的尽头升起，晨光染红了峰顶，我爬到山岗的最高处，看见前面的山路上开满了夏花，夏天来了。

6.6 宁都县

夏天来了，我从冬天走到了夏天，从北方走到南方。我感觉到了时光从我身体汹涌流过的真实，植物的叶枝在变宽，白昼在变长，山

峦在远处如同波浪起伏，河流在身旁旋转穿梭离去，天空在不停的交替着黑白，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逝去了，我已经记不得那天路上的轻软细雪，现在的太阳正午，让我大汗淋漓。

我脱下鞋，把手指穿过鞋底

底的洞，问自己，这就是时间吗？怎么逝去的如此之快。如果我真的和神在最后一天签订了用所有记忆交换生命的协议，那我想知道上一次的生命，是否也同样选择了这个代表时间的鞋洞。世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可是谁来决定性格，让我选择这旅途，归根结底还不是各种偶然性吗？偶然性恰好就是那不可逆转的命运吧，看来神依然被需要着。我把鞋子举起，视线透过这个鞋洞。现在，这个世界仿佛只有这个鞋洞这么大了。我从鞋洞里看着远处高远的山脉，似乎并没有听见灵魂在高远处呼喊拍打的声音。



生命是一架拥有美妙音色的钢琴，但是如果没有灵魂的演奏，那再华丽也只是摆设而已。我们一直以来认为自己生有灵魂，其实没有，我们有的只是意识。意识是肉体欲望的产物，寻找食物，寻找女人，养育下一代，这是世界的意识。但灵魂和意识不一样，灵魂是从怀疑意识的作用里生长的。灵魂是思考为何思考的本身。意识生于肉体，所以意识服从肉体，疯狂掠夺。灵魂生于智慧，所以灵魂服从精神，随时准备着放弃。当我们迫切想获得财富和征服一个女子的时候。肉体是不会管用什么手段的，他会指使意识里所有能挖到的知识和手段去实现目的，而灵魂会问，这里有分享吗？这里有爱吗？如果没有，灵魂则持续反抗。

灵魂是智慧的产物，智慧是由大量的知识组成的，但不仅仅只包含知识，智慧有一半，甚至还要多，是发源于内心的情感。智慧是动词不是名词，它是一种包容矛盾的能力，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过程。包容力不仅需要理性，还需要耐心，卑谦，和爱，这些许许多多精细微妙的情感和理性结合才能产生智慧。知识在生命里本来就不是什么伟

大的东西，那只是一种解题能力而已，没有信仰的知识，没有一种知识是正确的，这个世界的谜题，不可能拥有尽头。我想起物理学里曾有个可笑的官方预测，“物理学会在六个月内结束”。我只能说，有些时候，知识会演变成智慧的敌人，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获得了一些绝对正确的知识，那他就会抵制一些与自己知识架构相反的知识。我不知道如果爱因斯坦没有一种包容矛盾的能力，他是否还能结束一场争吵了三百年的大架，发现光同时存在着波动性和粒子性。智慧者在面对着认知的时候永远感觉面对的是一种矛盾。有法制的社会是因为人类有永远无法克服的攻击性，有视死如归的忠臣是因为背后埋有昏庸不事的庸君，有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因为有内心有无法卸下的占有欲。智慧者只是把所学的知识做成了心灵器皿的透明容壁，以便承载更多的未知而已，而不是让一种知识堆积占据自己的心灵。智慧的最终目的是包容那些仍然无法解析的事物。

灵魂除了智慧还需要信仰，仅仅拥有智慧的包容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去选择。懂得拥有后放弃是大智慧，能够完全不听和用心倾听也是一种大智慧。智慧不能被全部罗列，智慧是明白了黑暗选择了光明，智慧是明白了虚无选择了存在，智慧是明白了优胜劣汰而选择生而平等的善良。灵魂同时需要信仰和智慧，来与肉体夺取意识的使用权。当一个人能让自己的智力不仅仅再服务于肉体时，那灵魂便清晰了。

灵魂此刻有没有和我同在？我不是很确定，但这肉体受到的照顾实在太少了，我已经七八天没有照过镜子，为了避免像昨天那样，投宿时被店家拒绝，我出去把头发理了，然后又买了一块小刀片把胡子刮掉，我摸着光滑的下巴，恩，这样子我看起来应该勉强像个好人了，住个小店应该没有问题。

6.7 赖村

宁都县有一座古寺，叫永宁古寺，我很喜欢这个古寺的名字，昭示永远安宁。早上我去拜访了这个古寺，我站在古寺的塔上眺望着整个寺庙沐浴在金黄的晨光里，觉得此刻能更让我安详的是那些温暖的阳光。

喜欢拜访寺庙是一个习惯了，每到一处，如果不是很麻烦，我总是希望能去庙里走一趟，并不是说我要去参拜庙里面的佛陀，而是喜欢那种古老建筑的优美和寺庙里那种暂时与世隔绝的安逸。一个人活着总是



要承受苦楚的，没有什么庙宇能给一个人的心灵带来绝对的太平。我不相信在寺庙里能找到超脱之道，也不相信在书本里可以找到超脱之道，但我已经相信一个坚定在路上的人一定能找到。站在这么高的地方看着古老建筑，不知道为何，突然有种人在江湖的感觉，一想到江湖这个词语，又想起武侠小说里任我行对令狐冲说的一句话“有人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出？”是啊，这世间只有医院里的太平间里才有绝对的太平。

佛学是一种不能刨坑问底的智慧，就像物理学里的经典力学，牛顿只打算把引力当作一种现象而不去解析它为什么存在，这是我最后越来越远离佛学的原因。佛说只渡有缘人，但是问及什么是缘时，佛便说缘不可求，就置于永恒沉默了，更有一些高僧以沉默不语来渡法。也许是我太年少轻狂，比起这种沉默，我更愿意选择像丘吉尔那样的渡法，整场只高喊四个字的演讲，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像极一场盛大的摇滚演唱会。我喜欢看见人们怀有高昂的争取自由情绪，沉默那种太高深的中国智慧我无法理解。每个灵魂都在剥离身上的桎梏，无神论者萨特在放弃原来坚信的宗教信仰时说过一句话，“本来我想要一个造物主，但是他们却给了我一个大老板”。的确宗教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而且宗教总是喜欢用一种精神名义去压制另外一种精神名义，比如说放弃性欲，放弃爱情，四大皆空。就算是面对理性哲学，我仍然迫切的感觉到需要保留一些绝对不思考，绝对不妥协的净土，那些净土里是顽固的自我，而不是交出所有的东西。虚无归于理智，美丽属于情感。

佛法博大精深，庙宇是佛法的象征，现在每次去到庙宇，感觉庙

字更多只承载了虔诚和欲望，而不是佛法。很多人没有把佛法和佛教区分开来，他们愿意去念一天的经或者遵守一些来源不明的清规也不愿意去沉思一分钟。其实一个人学佛法，从开始的虔诚到最后的不信佛，而改相信自己，就算学成了。神之所以是神，因为神是自存和自造的，神代表着原始因和原始力。而在我眼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神，没有必要去跪拜庙里的佛陀。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灵魂就是神性的，我们思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思考，至于我们思考什么，更加不需要神的加冕和预兆。只要我们愿意思考，神就同在，每一个人都是自我思考的原始力和原始因，你如果追溯为何我能思考的原因，你就会发现我是我的原因。但人还是神性和物性的统一，我们逃离不了肉体的囚困，需要依赖物质生存，所以人只能是半神半人。那些愿意放弃自身神性然后去选择身外一种信仰的，是因为并不了解自己与生俱来所拥有的自由，伏尔泰说过祭司的力量只不过是建立在我们的愚昧和无知上而已。我当然明白伏尔泰所说的祭司不仅仅只是指教堂里的那些大老板，而是指那些让我们盲从的事物。这些宗教主义倡导者无处不在，也许是你的老师，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朋友。

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区别在于哲学信仰包含有否定自身的能力。而宗教不行，你不能否定佛祖，否定耶稣。宗教是从神到世界，所以在那里神比人大。哲学是从世界到神，所以哲思的人，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不会低下头颅的，反倒是因为相信了自己的仰望才决定了神的存在。精神禁锢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到自己处于被精神禁锢的那一瞬间，既然有各种各样的眼睛，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世界。我不想打扰任何一个虔诚的信仰者，甚至我相信一个虔诚的宗教主义者是有可能幸福的，而且内心的幸福感会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充足。但是一个人一旦甘心选择了一种精神牢笼，或者是一种愚昧，那他是什么资格抱怨生活的苦难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有许多种方法去看到光明。爱迪生在一本技术说明书里写道“抽空灯泡里的空气，灯泡密封好，接上电流，就能看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光明。赫胥黎在《知觉之门》里描述，“它产生了一种明亮逼真而又清晰无比的色彩”，这是因为作者服下一种致幻剂药物后所看到的光明。而柏拉图在洞穴囚徒的比喻里面说，只有那些囚徒挣脱了枷锁出走以后才能看见真正的光明。如果每个灵魂都只有和仅有一条光明的朝圣之路，那至少应该给自己一个选择如何寻找光明的机会吧。你怎么可以放弃你选择生命样

子的权利。

在我离开古寺的时候，天又开始光亮起来，一些参佛者陆陆续续的来烧香许愿，有些带着小孩，有些拿着长香。有些无神论者说，神是人造的，人有多大价值，神就有多大价值。于是这些无神论者参拜后就转身离去了。可这些无神论者的话语也给了那些虔诚者一些暗示，至少庙里的神是人性的，而这个社会，我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是没有人性的，仅凭这一点，庙里的神就应该稳坐了。

今天我停下来的赖村离宁都县并不远，不时的发现国道两旁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字样的石柱。后来几天里都没有停止过，这个类似路标的佛语至少延续了一百多公里。

“南无阿弥陀佛”

6.8 仙下镇

几年前，我是个宗教主义者，实习打坐，思空。再几年前，我是个热血的摇滚青年，操着强力的五



七和弦，酒吧里卖唱半夜踢倒学校的垃圾桶。现在我又带上了哲学，因为哲学有着简单的描述和不停追溯本原的态度，用一种回归的态度寻求前进。这种坚定在路上的精神解脱感，不必寻求皈依，不必寻求停留跪拜。人总是会随着年龄的变化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如果说我曾经一直想了解这个世界的模样，那我可以确定我的世界是后知后觉的世界。

这个后知后觉的世界，仿佛只有我永远不停的嘲笑自己的无知才能前进似的。我打开这个小村落里的电视，我有多久没看主动去看电视了？一年？还是两年？电视机里传来沙沙沙无信号的声音，画面上闪烁着不规则的颗粒图像，据说这种电信号有 1%是由一种古老的大爆炸造成的，如果你抱怨看不到电视，你总能看到宇宙大爆炸。贝克莱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东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你的观察力”，我饶有兴趣的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实在没有发现什么所以然来。这种“物质

存是因为观察力的存在”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在心灵世界里是很对的，就算是在物理世界，它也有它的一定作用，毕竟你不能向一个色盲病患者解析颜色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向一个瘫痪病患者，一个失去触觉的人解析世界物质的实在性，如果是精神世界，那就更加困难了，思考力也是观察力的一种，你永远不能向一个愚昧闭塞的心灵解析灵魂的存在，让他们去感知生命虚无所带来的美丽。这个世界的模样是会改变的，只要你把终年粘在物欲上的思维触手向四周的未知扩展，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存在。

真实的生命会在沉思里不断的醒来，对于一次生命来说，一生里最伟大的阶段是认识自己的过程，不会有什么比觉醒更加恢宏的事情的，但是醒来的结果是可悲的，因为你将会发现自己的渺小。一个伟大的过程，却只能获得了一个渺小收场的悲剧结局，这是神的安排。有时候我怀着一个虔诚倾听者的所需要的所有素养，企图把这世界缩减到我能理解的范围，可是我一抬头，那需要亿万光年旅程才会传到我的眼里的恒星也许也早已湮灭。人总有一种天生的剔除能力，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的，听到自己想听的，所以也当然能把这个最终将带来渺小感的精神世界剔除在外。我现在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之所以孤独者感觉到的自己如此真实，是因为他们用人类社会存在感的弱化交换了自己存在感的增加。我在孤独行走的时候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大声的向天边呼喊自己的名字，让声音稀过山脉，消失在高远的蓝天。开始时我觉得这样做自己是不是挺无聊的，可是有一次，我没喊，我只是轻声的嘟囔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自己就回答了，这让我大吃一惊。我是不信神不信鬼的路人，如果回答的不是我，那还是谁呢？或许这还是一种属于社会的本能反应？就像高中生物课本里的那条狗一样，每次喂食前拉动一次响铃，就能引诱出那条大狗流出大量的哈喇子。于是我紧接着问了自己一些更加敏感的问题，他也统统认真真的回答了，在那一刻，是我在提问他在回答，还是他在回答我在提问？我有点迷糊了。不过不管怎样，至少我和他正在逐渐的达成一种能相互妥协的共识，一起并肩行走。

思考总是孤独的，但是思考不会让人寂寞，反而会带来一种巨大的充实感。就像这些文字一样，当断断续续的回忆化成文字爬上了纸上，自己仿佛又成了另外一位热心的旁观者。

早上，我离开小镇的时候没有找到吃的，我肚子很饿，一路上去于都县的两旁都摆放了许多卖水果的摊子，于是我找了一摊摆有额外板凳的坐了下来。我的动作很拘谨，因为我的裤裆被长时间的行走磨烂了。我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补衣服的地方，所以为了避免尴尬，我坐板凳的动作有点怪异，我要避免不要太张开双腿，毕竟让人看到这么大一个人穿开裆裤是不好的。



“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恩，没有，我不做什么，我只是路过这里。”

老板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那我只好假装知道了。“小伙子，说出来，别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的人不会看不起你的。我去过广州，深圳，东莞，还开过公司。我在外面十几年了，最近想回来休息一下，所以在这里帮亲戚卖些水果。”

“嗯...我平常主要是做一些电脑程序方面的工作，类似互动设计，就是多媒体人机交互方面的”

“很辛苦吧，晒的这么黑...”

“啊？.....恩...是啊...挺辛苦的。”

佛洛伊德说只有人的潜意识才是真实的，我一边和老板唠叨着，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香瓜刻成了一个人脸的样子，我本来应该是刻个笑脸的，但是看起来不太像。我把小刀插在它的脑门上，为它留下了这张仿佛死于非命的照片。如果说我这段旅程里放下了什么最沉重的东西，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知道老板并没有什么坏的意图，他下意识的交代一些自己的过去，无论真假都好，他只不过是想建立起一种谈话对象能信任的环境，以便能继续获得一个好信息交换过程。

我回想起童年，为什么没有人用压抑来形容童年，即使童年悲苦或者不幸，却仍然不会觉得压抑。压抑是成人专属的东西，精神压抑，性压抑，工作压抑，生活压抑，理智的和不理智，肉体的和非肉体的都一起来了。一个成年人对社会关系维持的轻车熟路，必然无可避免的背负上各种精神负担，失去自然的爱。人与人之间到底有多少种关系？如果你的好友告诉了你一个秘密，那你就得时时刻刻的保持警惕。如果你答应了别人的约定，那你就得为别人坚持到底。你要保护隐私，坚守承诺，维护人格，尊重习俗，数之不尽。你还要懂得示弱，遇到长辈说乖僻话，遇到领导说称职话，遇到陌生人说防心话。遇到愚昧无知的，你要显示你的包容和耐心，遇到博学多才的，你要显示你的恭谦和好学。如果你太过于聪明，那你就比下了平庸，如果你太过于勤奋，你就得罪了懒惰，如果你打算勇往直前和善良爱心，那你就激怒了冷漠无情和肮脏卑劣，于是你就得举起一些类似于增广贤文和办公室哲学之类的大旗。只要你面前还站着一个人，那你就永远无法松懈下来。往往是离我们愈亲近的人，我们对他们所建立起的面孔就愈加不真实，因为我们实在不愿意失去这些离我们生命最近的人，又或者他们是解决我们生命空虚的救命稻草，所以我们只好宣称这是一种美好友谊并长期保持着一种最能与其相处的态度。老师在学生面前伪装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仿佛自己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家长开始望子成龙，要让自己的小孩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欲望，并且冠以爱的名义。面对着爱人，纵使会对其他异性离不了兴趣却还要激昂的宣称自己忠贞不二直到对其失去激情。其实只要稍微观察一下自己是怎么面对陌生人的，就会明白自己真实的样子是怎么样的，观察久了你就会发现，怎么自己如此丑陋，有时候甚至连一个微笑都不愿意给予别人。

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生里最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一点都不过份。什么是嫉妒？嫉妒就是自己拥有什么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不能拥有比我好的，否则我就会感觉全身不舒服生活不能自理。什么是贪婪？贪婪就是自己能使用多少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有多少是未得到的，只要我还能拿，那我就轻易不放弃。什么是猜疑？猜疑就是总认为别人跟自己一样，都是从能得到最大利益为起点出发，以此来穷尽机关声声花招。我们从不追寻自由，我们追寻的是比别人自由，所以自由从未降临。几页纸能写完这些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

带来情感么？当然不能。我亲眼见过一个刚学步的小孩子“啪”的一声在我面前摔倒了，他是不哭的，他要坚持的走到家门口，然后在大人可以听到的范围内嗷嗷发泄，在没有得到好处前，他是不哭的。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的微笑，撅嘴，耸肩，呲牙，不屑，嗤鼻，皱眉，从童年到衰老，到底这些喜怒哀乐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抽动着自己的肌肉，给别人显示自己表情，不知不觉的承受着生命不应有的虚假和沉重，把虚容丢落到人与人里还不算，还要任凭别人雕刻我们脸孔的样子，忘记生命只是一次伟大的长旅。可是朋友啊，你偶尔也起来喊一声吧，向那无休止的道路，向头顶的蓝天，向生命索要我们真实的样子，哪怕只是一天，路上晴空下凝视那些细小短暂的生命，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勇气，归还原来一直就应该属于你的暖暖笑意。

6.10 赣县

“远行者”

远行者出生在一个很小的村落里，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母很疼爱他。他像很多婴儿一样，用哭泣和吵闹来要求自己想要的。父母有时候严厉的拒绝，有时候慈爱的同意，于是他很快的学会了服从和不服从的奴役观念。当他可以开始行走了，能够分辨你我他这三个字的含义时，他又学会了占有和自私。他感觉世界开始变的明亮了，身旁一下子聚集了很多和他一样的远行者，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学习世界的知识。一种叫老师的布道者给每一个远行者打分，他又很快的学会了盲从和攀比。再过几年，远行者散去了，他们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最后学会了冷漠和麻木不仁。于是他们的名字都改了，他们都不再叫远行者了。世界给每一个远行者都安排了另外一些响亮的名字。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村落里来的远行者觉醒了，他在睡梦里记起了自己最初的名字。他愤怒的跃起，他觉得世界在欺骗他，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阴谋，他收拾好所有自己能背



上身的行李，指着最远处世界给他呈现出的黑暗和恐惧，远行者说：

“我要去那里”

接下来长达几年的远涉，远行者翻越了无数的山脉，淌过了无数的河流，他远离了原来世界所给予的光明，陷入了世界边缘的黑暗处。路途使他的衣衫开始变得褴褛，容颜变得枯老，皱纹爬上了本不应该属于这个年龄的脸庞，可越远的地方就越黑暗，这边缘的黑暗使得远行者即使面对河水也无法映出他的容貌，他感觉不到这黑暗中脸庞的老逝。此刻他的躯体显得有点疲惫无力，他坚持着，坚持着每一步的前行。他看着远处仍然遥遥无期隐入黑暗的道路，“难道这个世界的边缘真的全部都是这样子吗？”这天，他穿过一片阴暗的丛林，拐入一条小道上，突然，他发现路旁围坐了一群人，他们都是远行者。

他兴奋的奔跑过去，他很久没有见过远行者了“嗨，你们都是远行者吗？你们也要朝那边永恒的黑暗追寻光明吗？”

“是的，我们都是”

“那你们怎么都停下来了？你们怎么都把行李里的东西拿出来？这样全部用光的话，就不能再前进了”

“我们已经打算不再前行了，这路途如此遥远和荆棘，你看，看到远处那座高山了吗？上面电闪雷鸣，你连路都找不到，除了偶尔划过的闪电能照亮前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此未知的旅程，我们实在不愿意再经历了。再说了，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远行者，我们都在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行李，分享友谊和快乐，这种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难道这样就应该停下来吗？如果我们一起前行的话，我们仍然可以一起做朋友和分享快乐，难道不是吗？”

“嗨，你很烦人啊，要么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过快乐的生活，要么你就自己前进吧”

“恩”

远行者看着眼前这座只有偶尔闪电才能照亮道路的大山，头也不回的就跃进去了，他知道，远行者如果不能去到最光明的地方就应该

死在路上。他朝着大山孤独前进，也许是远行者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他奋力的爬上了这座阻挡了许多远行者的大山，当他攀越最后一块巨石时，发现一缕细小的光线从石缝中渗出，他爬到顶了，他看见山的那边竟然是一个璀璨而光明的地方，山脚下孕育着一个青绿的牧场，自由奔跑着许多动物。一条大河如同镜子般闪耀着栩栩的银光。他站在山顶，回头看着阴暗的来路，又是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兴奋的挥舞着手臂向山下的远行者大喊着“你们都上来吧，就是这座大山挡住了许多光明啊”。可是山这么高，还有这边阴暗轰隆不停的雷鸣，谁又能看的见或者听得到峰顶上远行者的呼喊呢？那远行者就只好放弃了，他独自的往山下光明处走，下山的道路平坦而温暖，洗去了远行者在黑暗那边经历的所有苦痛。鸟儿在身旁树林歌唱，蝴蝶在花丛间舞动翅膀，暖阳带来的暖意让远行者回想起以往的苦痛，带来了远行者的泪水。

“这就是光明处吗？”

以后的路途就好走多了，远处不再是黑暗了，取而代之的是璀璨的光明。远行者孩童般的跳跃着脚步，享受着温暖阳光陪伴的前行，这里的光明孕育着美味的果实，清新的空气，身旁伴随着可爱的动物和美丽的自然。他就在这光明下痛痛快快的奔跑着，前进着。

几年后的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开满紫色花朵的草场，这种紫色的花一望无垠，绚丽的如同天堂一般，风扶起一些花瓣，旋在远行者身旁，把远行者沉入紫色的深海。他深呼吸着空气，远眺过去，几个稻草人站里在花丛中，张开双手，光明从他们背后透过来，像极了发出光芒的天国十字架。“天啊，这个地方真美丽”远行者唠叨着，他很想在这个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的地方停留下来。突然间，稻草人移动了一下，远行者以为自己看走眼了，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想看的清楚一些。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身后的光明太过于明亮，那你在别人的眼里就是如此黑暗和难以看清了。那稻草人隐约又动了一下，仿佛在进行什么工作。他突然明白了，这不是稻草人，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奔跑着过去，啊！这几个都是远行者。

“嗨，你们是远行者吗？”远行者激动的问道，“你也要朝那边

永恒的光明去追寻吗？”

“是的，我们是”

“那你们怎么停下来了？你们就这几个人吗？你们的行李呢？”

“是的，就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不再前进了，我们把行李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用来种植这片美丽的紫色花场。你看这里，是不是很漂亮？你也要去追寻那边极远处的永恒光明吗？还是要留下来一起孕育这片花场，等待下一个能来到这里的远行者呢？把你的行李拿出来吧，这里种下的花都是不会枯萎的。你知道吗？再过去就是那道明墙了，那边是永恒的光明，虽然我们都没有去过，但是我们可以猜测的出来，那后面就是永恒的光明。我们都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用光明来照亮的，我们用光得到了世界，可是光这个东西，我们看不到摸不着，仅仅只拥有光明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能拥有了。

“那.....难道我们舍弃了过去世界，放弃那片虚假的光明，如此艰难才翻越了真实的黑暗，现在就应该忘记我们最初的名字吗？我们都是远行者，不是吗？”

“是啊，你说的很对，那你就是选择了继续前行是吗？我们都真心的祝福你，那请在走之前请再欣赏一下我们为你孕育的花园吧，再过去就没有了”

远行者用力的深呼吸一口这里的空气，花香渗入心灵，这些停留的远行者是天使。

远行者又继续出发了，告别那片让他无法割舍的花场，去追寻更加远的地方。现在，那道明墙越来越近了，他只花去了三个月，就能看清了那道明墙，远处的那道墙辉煌无比，左右延伸至无边，抬头仰望，它又高耸入云，这明墙发出的光明连远行者的影子都无法出现，远行者看向身后，这只要有光就会跟随的黑影不见了，远行者不习惯没有影子的躯体，于是走两步就回头确认一下。远行者犹犹豫豫的步入一个杂草丛生的小路。

“你是谁？”

“啊？谁在说话？”远行者赶忙四周搜寻着，这是人的语言的声音吗？他看到远处的一棵大树下，独自坐了一个人，他注目看着，“啊！

又一个远行者！”

“你是谁？”那个人又问了。

“我是谁？我是远行者啊”，远行者急步跑过去“你自己一个人吗？你的行李呢？”

“我的行李？我的行李在很久以前拿去孕育一个开满紫色鲜花的花场了，我把行李都留在了那里”

“啊？你用你所有的行李孕育了如此美丽的花园，然后你又放弃了？放弃行李也放弃花园，然后再继续前行？你疯了吗？可是你现在怎么又停了下来了？”

“是的，我停下来了，喂！你还没回答我你是谁呢？”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叫远行者啊”远行者回答，心里还同时念到“看来这个人不是远行者，应该改名叫疯语者，他不仅行为怪异，而且也听不懂人话。”

“可我也是远行者，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追寻光明，你到底是谁？你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那里？一定非去不可吗？你能告诉我吗？”

“看来这个疯语者是不可理喻了，我还是早点离开吧。”远行者耸了一下肩膀，轻跳一下背紧行李“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能来到这里，疯子了吧”远行者没有告别话语，便直径的往前快步离开了，有比和疯子谈话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前进，去到各种美丽的地方，去经历各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让梦想和希望充盈满整个短暂的生命，让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他渴望完满的生命。当远行者走远了几百米后，突然听见身后传来那个疯子的喊话。

“喂！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就是你站的地方吗？”

远行者猛然的心头一怔，停下来了。



觉醒如同选择从伤口上急速撕下绷带，承受巨大而疾速的痛苦，代替那无法忍受的缓慢揭绷，我的小脚趾已经积累了足够厚的茧，不需要再像开始那样贴上创可贴来阻挡血泡和鞋子的磨擦。我沿着红军

大道向宋城赣州走去，早上的天空布满了乌云，昭示着将有一场大雨，这场景像极了故事里山那边的黑暗面。我还不知道昨天晚上幻想的情节今天这么快就跑到了现实里，又或许我自己就在自己幻想的故事里。

宁都县是长征的起源，我是在城市的出口发现的，一块巨石摆在一个广场里，上面写着三个鲜红的大字“长征源”。我想我这不算长征吧，我只不过是安静的走走路而已。至少我不用像长征里面的战士一样，在雨天睡觉的时候，还要把自己绑在树上去避免睡在水里。更加不用吃野草煮皮带啃树皮，翻雪山涉泥沼渡大江，人可以不怕死，但是不可以不怕疼痛和饥饿的。我回想起长征里那些战士所经历的，似乎我在那个山谷里遭受的就不算什么了，或许那天我和伙伴可以把营扎在一块大石头下，然后躲到里面去，把火生起来，这样就不怕野兽了，然后最多饿一个晚上，让山蚂蝗吸一个晚上的血好了，那些依附在身上的蚂蝗，只要不扯掉，它们吸饱了血以后就不会再继续吸的。如果没有差错的话，第二天一早能看见路以后，我们仍然可以幸运的找到那条砍竹子的路回去。痛苦感往往只是一种比较，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忍受一种痛苦去完成一件事，是因为有另外一种更加难以忍受的痛苦在驱使。我们一生只能不停的逃避痛苦，权衡各种痛苦大小的利弊，然后挑选一种可以忍受的去面对它。对于被压迫到无法生存的痛苦，革命选择了长征。对于那一生漫长虚无的折磨，那就放弃虚假去真实的生活吧。长征是被迫的，远行是自愿的，长征是为了战胜，而觉醒的远行没有目的。

生命是一次远行，只能在路上度过。如果存在是一种目的，那那

些还没有来到世界上的人，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还有余下的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灵魂都知道，生命是没有方向的，但是灵魂有，就是坚定在路上用心灵行走。我看过一本国内知名旅行者所著的书，他徒步行走了许多地方，经历了许多苦难，也像一个真正的远行者一样死在了路上。我相信他确实感受到了这世界藏有的那种神秘美丽。可惜他书里征服字眼却无处不在，征服这里征服那里，还卯足力气争取在报纸上的一个小方块，随后还为得到的几百块生活费感叹不已。这一些远行者几乎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现实世界无法独立生存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成为一个灵魂独立的人，毕竟忍受孤独和不理解，远远要比承受肉体上的磨难要困难的多，他们本能的选择了一种不太让自己难受的。如果一个远行者在独自面对世界时不写下自己，还有什么可写的？如果在路上时不感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感受的？感受别人听见你走了如此远的路而发出的惊叹么？逍遥自在的“逍”字一定是写错了。应该写成“消”的，消去自己，遥远的路，自然而然就能感觉到真实自我的存在，这才是逍遥自在的本意。那些远行者是想证明自己是孤胆英雄吗？很简单啊，那就证明自己的无知吧。我看向身旁的一朵花，花有花心，花心有花蕊，花蕊里有花粉，花粉是有机的细胞组成，一颗细胞又是上亿数量级别的原子序列，进去其中一个原子核，电子，质子，中子，夸克，微细到无以穷尽，一抬头我又被缩进了一个漂浮在大洋上的陆地板块，再上去这便是蓝色的星球，地球旋进太阳系里，硕大的太阳系瞬间又化为了银河系里的一颗细尘，围旋在一个需要两亿光年才会轮回一次的轨道上。这银河系触须轻轻的一摆，到底让多少生命凝视了眼前这朵小花。

一个远行者如果不能对这个由无限小的物质组成的无限大的世界怀有一种敬畏，那他的心灵是没有被理性之光沐浴过的，明白不了世界所具有的开放性，那么再远也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尽管这生命伟大，但仍然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成为自己，要么成为他们。成为他们最容易不过了，照猫画狗而已，只要遵守他们所遵守的，信仰他们所信仰的，追逐他们所追逐的，停留他们所停留的，就能彻底的成为一个他们了，何况这是一个不用长征的年代。

但是要成为自己，就要忍受不停的自我怀疑了。

“远行者”

远行者停了下来，他听清楚了身后那个疯子所说的话，他脑子开始眩晕。

6.11 赣州

昨天一场磅礴的大雨为今天准备了一整个阴凉的天气。赣州就在赣县的旁边，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来到了进入城市的入口-东河大桥，在桥上远远眺望到那座江南宋城，我知道这又是崭新的一天。一个人如果想闭紧双眼回忆过去，沉醉在记忆里，那他就会失去现在的生活，可是如果不去回忆那些以往，让那些记忆永远封存在最黑暗的深处，那又跟没有经历过有什么区别呢？你选择活在今天还是留住昨天？谁知道自己五岁？六岁？十岁？童年时的某一天在一个地方做着什么样的事情？那一天是快乐的吗？还是哭泣的？是被关在家里还是关在幼儿园？是被带去游乐场还是大海边？我不记得了。可能那天我吵闹了许多天，认为如果我不去游乐场，那我就活不下去了。现在我努力想着，我连我自己那天存不存在都证明不了了。那天，我张开双眼，眼前是一个游乐场，现在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城市，我闭上眼睛再张开，又是另外一个地方了，我站着的，我占着的，始终都只能是我自己。于是人想吧，人应该活在当下，可惜当下又瞬间的转逝成为了过去，我沿着城墙撞进了一座古寺，大桥上的所有又纷纷的恢复成了过去。



寿量古寺贴着江边，沿着宋城墙走就可以遇上了。古寺有几句香客和游人，我跨进庙门，发现门口右边的大殿里正在建造一个四五米高的观音神像，我习惯性的举起相机开始录像，我恨不得记录这世界的一切。这段遥远的旅途里我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照片，因为我热爱这个世界，却憎恨自己，我潜意识里不想留下任何自己憎恨的东西。

殿里的这佛刚刚做出了形状，还没涂上颜色，但在香气的渲染里仍让我觉得它显得凝重。我仰头看着比我高出许多的大神，神应该是金碧辉煌的，可现在这神的样子是乌黑黑的水泥色。

“嗨，小伙子，你不要拍哦”

我停下了手里相机，我才拍了十几秒，身旁就走来一位阿姨。

“小伙子，你现在不能拍哦，外面的可以拍，但是这个观音还没有做好，现在拍是不好的，观音是保佑大家的。”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我现在不拍了”

“呵呵，小伙子，你来拜佛的吗？还是来旅游的？你还很年轻，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阿姨很慈祥。

“是啊，很远的路”。我苦笑了一下。

人在飞黄腾达之后，总是想抹去自己的过去，仿佛自己一出生便高高在上，可是我不知道神也有这个规矩。这位阿姨和我说了些许时间的话，只是对话内容大多不记得了，记忆里总觉得她有一种母亲似的慈祥，至少她没有上下的打量我的外表，我喜欢一视同仁的心灵。她也许是一位寺里的布道者，又或许是一位信徒，可惜东方的极乐和西方的天国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神明是忍受不了孤独的虔诚者才需要的明灯。我看着这即将成为神像的水泥石块，想起让·梅叶在遗书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太过于愚蠢了，他们连一个跳蚤都造不出来，却大把大把的造神。”其实中国的文字有时候同样也有出人意料的含义，“仿佛”或许是暗示了仿的佛都是不真实的。那神脚下的工人还在不停的修修整整，发出凌乱的沙沙声，我不知道被允许造神的人是否明白自己建造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是一份水泥差事。身旁的阿姨放弃了和我的谈话，不时仰头合手告诫，嘴里念念有词。只够信仰神的知识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只有那些虔诚的人们才知道了，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忘了，在他们感恩神赐予他们食物的时候，神还先赐予了他们饥饿。我记在北京时，去过两次雍和宫，一次是自己去拜访，一次是因为同事聚会。北京的雍和宫是个香火很旺盛的地方，帝王都来参拜的庙宇香火怎么会不旺呢？大殿门前有三个大大的香炉，升起的烟火让我看不清里面的神。我那时候很怀疑庙里神仙的泪水都是被香火熏的，你们怎么这么多欲望。还好宗教的信任感是建立在无情上的，神是无情的，只有无情才能收纳人情，你哭你笑你跪你拜，

这佛都一脸肃穆。如果佛偶尔发了善心，他允许了一个愿望，然后再允许另外一个，那总有拒绝的一天，那天就是人们愤恨的离去的一天，所以佛归然不动的遁入空门，留住一些虔诚的跪拜。可是与其停留跪拜耗费生命，我宁愿选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宗教的支撑在别处，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它确切在哪里，但是理性的支撑却可以踏实的安放在心里的。慈云塔，海会禅寺，民国浮桥，宋城墙上，八境台，蒋经国故居，郁孤台，赣州公园，我支撑着自己疯狂旋转。

“远行者”

远行者开始逐渐明白梦想的虚无，无论去到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世界都会在双眼不停的张合间收回一切，虽然眨眼只会产生一瞬间的黑暗，但已经足够失去了。他看向左边，这是左边的世界，他看向右边，这是右边的世界，他意识到左边的世界就这样不可避免的离去了，他伸出双手想留住它，却导致了两边的世界都同时消失了。他原来以为世界很大，现在他明白了，即使世界再大，他拥有的也只是眼前的世界而已。他突然惊觉那让他疲于奔命的梦想才是最大的暗处。每个人都在心里都幻想出一个光明的地方，以为那便是生命的归宿，那里非去不可，可是每每到达那里才知道，那里却没有任何可以停留的地方，像极了热恋后的枯萎。是不是人们幸福到极点和痛苦到极点的时候都会像个孩子，在爱里幸福的像个孩子，没想到在痛苦里，也会像个孩子。远行者蹲了下来，把头埋在膝盖里，双手掩住脸颊，紧闭双眼怎么也抑制不住泪水，他缩着身体，这次更彻底了，看上去像极了蜷在胎盘里的婴儿，那是每一个极度痛苦的人都会摆出的蜷曲形态，痛苦的想回到幸福却没有光明的母体。身后那另一个早已停下的远行者在远远的冷漠观察，他习惯了去了解一切，为什么我们为别人准备的如此多表情中，只有哭泣是想躲起来的？是不是只有悲伤才是真正的属于生命的。远处的明墙缓慢的暗了下来，世界又归于了黑暗，瞬间又万籁寂静。他打算思考多少年？生命给予感悟，却收回青春，他打算思考多少年？那个蹲坐的行人颤抖的身体，突然奋力站起。

“我操！我的名字是远行者！”

霎那间，那道明墙又光芒万丈，远行者用力的一跃，越过那道让

人窒息的永恒光屏，那道光屏的后面是什么？

“年少的墓碑”

我已经习惯了铁锤一次次敲打在铁凿上，在耳边发出“当当当”的巨响，这力量震得我双手发麻，声音也像极了敲响的丧钟，突然我再一锤下去，墓碑轰然断成了两节。我做了太多的事，刻了太多的字，那一次一次的抹去重写，让石板变得越来越薄，这墓碑薄的已经承受不了过多的敲凿了。“断了吗？”我看着那倒在地上的半截墓碑，上面已经千疮百孔。我喃喃着，“那接下来的生命怎么办？”我凝视着墓碑后那个熟悉的泥坑，思索着。突然，我明白了一件事，于是我又开始快速的敲凿起来，我把余下那没断的半截墓碑从土里挖了起来，小心翼翼的和倒掉的另一半拼凑在一起，推到了原来应该掩埋我尸体的泥坑里。墓碑掉到坑里发出“嘭”的一声沉闷声音。“恩，现在这生命像点样子了”。我不停的把土堆积到那个泥坑里，把墓碑填好，在拱起的土堆上又结实的拍了几下，让它更加平整。我高兴的站起来想转身离去，但是我起身的速度太快了，这奋力的站起霎那间又使得脑子一下子显得缺血，没几步，我眼前开始布满凌乱的黑白颗粒，这世界开始暗起来，我想努力的睁开双眼看清，可是眼前还是无法阻挡的黑暗下来。我想，这就是濒临死亡的体验吧，必须迎接那不可阻挡的视觉离去。我踉踉跄跄的再走几步，现在好点了，世界又出现了，我回头看了一下，这墓被我整理的太平了，现在我一点都辨认不出是哪里埋葬了那个墓碑，“嗯”我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这个幸福处。

6.12 南康市

早上离开赣州，老天哗啦啦的下起了大雨，我只好走一下，又躲在屋檐一下，抬头看老天如何大显神威，惩罚我这个虚构的行人。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想象宇宙的边缘，又想象量子的大小，我想象生命的虚无，又去积极的行走，有时候哭有时笑更多的时候是沉默无言，我看着这个人痴痴癫癫，一路上下意识的寻找可以踢的石子，感觉很荒谬。据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就让我为上帝制造些乐子吧，上帝喜欢可以为他带来微笑的人。只不过今天这微笑有点过了，雨停了以后老天又拿出一个大大的太阳，把路面和空气烤的无比炎

热，这天气折磨的我实在太累了，我只好闭着眼睛走一段路，然后时不时的睁开眼睛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走离了方向，然后又闭上双眼继续行走。

今天打算停留的南康市似乎是个卖家具的地方，入口处整整半个小时的步行都是家具市场，人声鼎沸的在身旁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里抬头又满是广告招牌。我进到城市中心找到一个小旅馆，打听到一个可以修补裤子的地方，拎着裤子就跑去了。我要告别开裆裤生涯了，我感觉我回到了童年，但是我的裤子是没有必要回到童年的。我实在不喜欢穿开裆裤行走的感觉，仿佛下面漏风的一样，更别提坐下的时候了。路边这个摆摊修补衣服的阿姨，



“哒哒哒”的熟练的操控着车衣机，修复这个陪伴了我半个月的破洞。实际上得到一样东西就会失去另外一样东西，这个开裆裤也不是全无好处，一个人如果穿着牛仔裤每天步行十个小时以上，大腿内侧就会被磨烂，开裆的好处就是裤子不会再磨擦伤口，也不会让汗水盐的辣痛。我修补完裤子回来，爱发笑的老天又下起了更大的暴雨，衬托我修补裤子的心情。这暴雨会一直延续到明天，于是我打算停留一天。

南方了，台风要来的。

6.13 南康市 停留

我躺在床上，睁开双眼，这又是新的一天了。实际上生命有新旧之分么？时间有新旧之分吗？只不过是人们在麻木里挣扎着寻找了希望，才分得出新旧吧。窗外小雨，我没有在路上，也没有在办公室里，我没有特别要做的事，这是生命里很平常的一天，却感觉这陌生的床特别舒服。我张开双手双脚，心里没有一点流浪的感觉。走了这么久，我开始有点想离开这个荒谬的世界了，耳朵里一遍一遍的听着以往熟悉的音乐。如果我明天不再醒来，这世界会怎么样？外面繁华

的还会繁华吗？也许夜晚的华灯还会初上，这世界旋律依然如故。可是我床边的这双破烂的旅行鞋就要静止了吧？这本日记也要写到头了吧？至少我心里萦绕的音符我都要带走了。

呆呆看着窗外阴冷的小雨，想起佛说一个生命的出生就是一个世界的出生，那如果我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呢，那这个世界又会怎样，同样也会不顾我而诞生吗？那些我曾在他们生命里出现过的亲朋好友，他们是否会感觉到自己身旁莫名其妙的少了一样事物。这世界的战争，灾难，饥饿，疾病，英雄，智者，造物主，是不是还要陆续涌来？那这旅行鞋呢？会在另外一个旅行者的床边吗？我心里的歌词是不是也会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突然很想拨动琴弦，带来一连串的旋律，短暂的离开自己的思绪。音乐是我忘记世界的力量，这次遥远的旅途里如果没有带着音乐，我想我是走不了这么远的路的，因为音乐总能让我在最孤独和痛苦的时候涌出泪水，寻回继续前进的脚步。如果一个人感受到了生命里太多的凄美却因为同时拥有了太多的勇气，迟早会选择痛痛快快的死去，而不是懦弱的哭泣。在音乐里，我找到了另外一种生命价值。

音乐是一种活物，它和我们生命的存活本质是一样的。你在任何一个时刻按下停止播放键，那音乐就要在暂停的那一瞬间死去了。音乐和我们一样需要依附时间线来存活，需要一种在路上的姿态。暂停的音乐就像睡去的意识，睡去一小时和睡去一万年的感知结果都是一样的，毫无意义。其实生命的暂停应该还要定义的再苛刻一些，我觉得即使一个人清醒着，但如果每天都重复着枯燥的单一生活，不能再创造新的回忆，那我也会认为这种生命是暂停的，活命而已，土地的负担。音乐除了需要依附时间存活如同生命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更加像生命，就是它能与你的心灵相互呼应，像极了人们之间互相分享喜怒哀乐的感觉。如果你开心，你可以告诉它，如果你痛苦，你也可以告诉它。有时候我不停的调侃文字，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太过于沉重，可是我又不愿意分享心里所有的悲伤，所以我只能把一部分的情绪与音乐交谈，把它们安放到指尖里，这样我就能把更多的梦想和坚定分享给别人了。其实并不一定要演奏乐器，倾听也同样能达到一种心灵游历，能让一个人的躯体困于四壁之内生命却去到四壁之外。当然这四壁之外不是指物理世界，而是指心灵世界，交响乐能带

你去到恢弘和孤寂，摇滚乐能带你去到温柔和暴躁，流行乐能带你去到甜蜜和温情，不同的音乐是不同的列车，去不同的地方所以怀有不同的情绪。一个能真正触摸到音乐的人，能在列车所到达的地方抓紧音符，获得一种与现实有关的力量，改变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内在修养。音乐之所以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是因为音乐可以带起麻木的心灵经历不同的情绪。但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看见这种音乐对性格的塑造里，竟然无法寻找到卑劣的东西，像自私，懦弱，小气，敏感，这种种的负面的情绪都是音乐不会让你经历的。我热爱音乐是因为我热爱坦诚的生命。

音乐是生命与神对话的语言，而不是在愚昧年代里宣称的“艺术的本质是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一个人感知音乐的能力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境界。柏拉图说一个灵魂中没有音乐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我当然不会同意这么极端的说法，我更愿意认为，不能欣赏音乐的人类似于色盲病患者，失去一种色彩却不会影响生活。我们身旁的XYZ三个轴向构成了三维空间，再加上另外一个维度时间，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四维时空，世界的样子。音乐这个以听觉感知而存在的艺术之所以和生命如此紧贴，是因为我们本身就紧紧的嵌在时间这一维里。无论是回忆过去的生命还是将要进行的生命，都需要按照时间来进行。未来太难以理解，那我们就思考已过去的生命吧。回忆是需要按时间顺序回忆的，而且回忆里的时间其实也是现在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如果你回忆起一句自己曾说过的话，那现在的时间也会流逝过去你所说那句话需要的时间。可脑海里的时间尺度并不是很精确的，早早就给一次次的睡去和琐碎的生活遗忘的七零八落。可音乐那种稳定的时间流逝就可以帮助你，当你过去某一段时间不停聆听的一段音乐，在封藏许多时间后，突然又响起，那记忆就可以重新醒来。大脑皮层里的神经触须会纷纷的按顺序结合，记忆攀附着音乐创造出来的时间线，从后意识来到前意识。如果说生命就是记忆，那这些曾经被你抛诸脑后的事情被重新点燃了，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一种新生？在这种通过不停回忆而获得的新生里，如果一个人还可以学会孤独和紧闭双眼，最大限度的隔离外在，那就能回到更清晰的过去。这神的语言不是什么迷幻剂，也不是什么精神鸦片，它确实可以让一个人获得更超脱的心境。生命的境界很大部分要从感受时间的流逝里来。感受到时间流逝的人一旦明白了生命在时间前的虚无，那他就不会再对生活

懦弱，不会再抱怨没有看到生命的美丽。那些纠结迟发一两天工资的情绪，心生嫉妒沉沦于琐碎俗事，计较无意义的得失，都不会再苟延残喘。那连续不断流动的音乐创造出时空洞，容纳由我们记忆和思念组成的生命，在音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样子。如果你知道看自己实际上就是在培养灵魂，那音乐就伟大到了可以唤醒灵魂。回忆需要时间，音乐需要时间，这语言就是明白生命的语言。闭紧双眼聆听音乐的回忆，然后张开双眼看世界现在的样子，它可以留住你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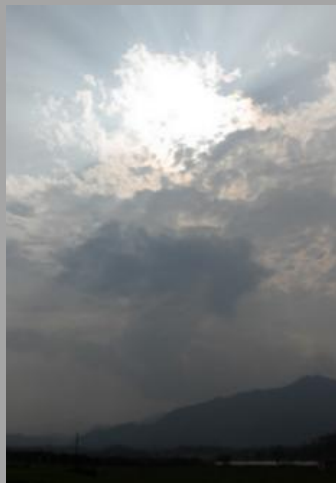
我热爱音乐甚于文字，因为音乐不需要阅读，不需要经验，不需要分析理解，它仿佛只用身躯就可以吸收似的，直接隶属于肉体的一部分。在聆听音乐和阅读书籍时，音乐和文字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音乐能直接唤醒自己的生命，而文字则多是别人的生命对自己的共鸣，这之间又相隔了一道墙。在这种对心灵塑造的功能中，我觉得音乐仍然要比文字更超脱一些，因为有时候你不免会对你写的文字没有观众而感到徒劳无益。而音乐，只需要轻轻的拨动琴弦，你的世界就能回来。能一遍一遍的聆听自己心灵发出的美妙旋律，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了，在这种满足感里是不会还在乎有没有观众，他们有没有赐予你名利的。获得生命的旋律抛弃了得失欲望，就会成为乐者，乐者是乐者，一个真正的乐者往往背后就能产生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音乐和文字毕竟都是心灵的产物，一个只注重锻炼手技巧的人，或者一个只懂得搜索词藻的人，他们也许能天花乱坠，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演奏者和抄书人而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何锻造自己的心灵，用心灵来演奏和写作。没有灵魂的人是无法明白文字和音乐的样子，演奏者重复着别人的旋律，抄书者堆砌着毫无意义的词语。演练完贝多芬所有的曲目，学习完柏拉图所有的知识，却仍然不会拥有和他们一样优秀的灵魂。

可惜能感动自己的音乐不能像处理事务一样，可以按部就班。做什么？谁去做？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那些实实在在提高事务效率的方式都失去了效果。你更加不能像平常工作那样，只要有物质的奖励，有别人的赞赏，就能像机械一样驱动不停的工作。你要经历过许许多多，你要告别过朋友，你要放开过爱人的手，你要去浪迹天涯，孤独到可以产生思念的地方，然后旋律才会在某个简单的清晨，或者

傍晚，又或许是任何一个静坐的时候，指尖的旋律突然就和心灵旋合在一起，然后那些过往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词语又唤醒生命，承载那一瞬间的灵魂状态。音乐在那一瞬间成为了灵魂的虚无触手。

6.14 大余县

闭上双眼音乐会带你回到过去，可是你知不知道睁开双眼，音乐又会把世界染上色彩，把身旁所有的东西都律动起来。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如此的接近我的心灵，就连爱情都不可以，音乐根本就不是自然物，它是完全搭建在心灵上的。你是否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去看过一朵花，那是多少种颜色啊？你是否在聆听音乐的时候自由的奔走过这世界，那生命又是多少斑斓啊？仿佛天上的云彩都不再是简单的白色，苦痛也是电影里为了最后凄美的结局做的刻意安排。听着音乐，一切都可以过去的。我想既然我描述不了这世界的许多美丽，那就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把它们都安放在音乐里吧。



告诉孩子不要害怕疼痛的唯一方法是告诉他，他正在游戏，这样无论他摔倒，还是磕碰，只要他一想到他正在玩耍，那他就会不再浪费时间去哭泣了，这是他们变勇敢的错觉。每个人都应该用游戏一场的笑声去安抚孩子，而不是责难。音乐是我的游戏。

6.15 南雄 广东省

南雄市是步行入广东省的第一个地方，很好，此刻我在梦里终于走到了广东省，只要直穿广东省，那么在广东省的出口几乎就是终点的结束了，我渴望那一瞬间的到来，但是我会更加珍惜这剩下的日子，我不愿意离开那些蓝天和白云，离开他们带给我的自由。我真希望此刻我所有的朋友都能看见我心里这份美丽，我愿意把已经获得的自由都分享给他们，让我重新开始追逐。

一旦梦想融入了生命，那到达彼岸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坚定不移的灵魂如果得不到梦想里想要的，那只会得更加美好的，如同奔向死亡一般必然。实际上做一件别人眼里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并不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不去理会如此多没有意义的事情。寻找让自己安宁的方法永远不比寻找自己为什么不安宁的原因要来的实在。生命本来就是应该用来实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不然为什么人类会具有灵魂。你看，猴子不也活得挺好的吗？我曾经二十四小时的面对互联网，上面有我所有感兴趣的一切，至少，在这四方屏前，我不会觉得无聊，总有看不完的花边新闻。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惊醒了，我想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我翻转电脑，顺着网线一直看过去，发现这根灰暗的塑料线诡异的从一道冰冷白墙里伸出来。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我越是盯着这个网线的出口和这道冰冷的白墙，我越是觉得匪夷所思，这生命到底怎么了？现在，人们用上了无线网络，也就再也遇不到那道让人恐惧的白墙了。

胆小也不是什么坏事，时间如梭流逝的恐惧感驱逐着我开始这次旅程，我不想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才突然觉醒，却发现肉体已经不能再提供去反抗肉体的力量，这是可悲和荒唐的悖论。我的追逐几乎全部来源于我的恐惧，每次我回到故乡，看到以往熟悉的朋友和玩伴，他们叫着我的名字，我点头答应着，我看见他们在老去了，那是年复一年的生活，时间分明在他们的脸上刻上了出对这个世界的疲倦，可是他们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出来，我恐惧自己的生命也像他们一样苍白，我看见他们转身离去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喊，你也要像他们那样生活吗？我开始责骂自己的懦弱，后来我明白了抱怨是没有用的，少一些抱怨的时间便会多一些时间去奔跑，如果说我身旁总是那些停止不前的生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一直没有在前进，如果说我身旁尽是一些麻木，其根本原因也是我生活在一个麻木的生活圈里。所以我要奔跑至筋疲力尽，与其说奔跑，不如说逃跑至筋疲力尽。因为我怕自己的言语会激怒他们，然后他们会打我。我还没有足够虚怀若谷的心灵去容纳愚昧，我憎恨慵懒的人和麻木的生活，我没有信心和他们平和的生活在一起，我一刻都忍受不了他们的清谈闲聊，所以我躲的远远的。现在我沉默思考，独自步行，我感觉到自己无比充实，那些啰啰嗦嗦的应酬让我一刻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让我觉得自己毫无意义。罗素说过追寻真理会疏远以前的朋友，也会使你不能结交

新的朋友，那就让所有的朋友都见鬼去吧。

丢弃真实生命的人才是真正不怕死的，我是怕死之徒。

6.16 始兴县

我看见路的尽头升起雄伟的白云，我想象他们是一座巨大圣洁的雪山，上面是从未融化的积雪，只要我一直走，我就能登上那座雪山，看到



我来时的路。从北京走到中国的最南部，这本来我以为需要半年的时间，但现在看起来，这梦想并没有如此遥远。这曾经疾速流逝的时间现在随着我蜗牛般的脚步，反倒显得缓慢了。这曾让我恐惧的流逝，现在在我眼里全都是一中美丽，我确信我真的找到了让世界变的美丽的方法。我时常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梦见蓝天白云，我知道那只是梦而已，所以不敢乞求太多，现在我分明醒了，怎么梦里的蓝天白云却还在。微笑突然成了我静止的样子，我一定是没有来得及醒来，我还在睡着，睡了整整三个月，我的梦想是现实。

我整整三个月都没有做梦了，让那些科学家们来解析我的心灵吧。他们不是说梦是日有所想，夜才有所思吗？难道这些文字没有证明我在思考吗？可我还不能对我现在的梦太过于幸福，绝对幸福的那种充实感，能让一个最优秀的作家无话可说，无字可写，让我无路可走。我要让此刻这空无一人的景象把我欺骗到悲伤里，如果生命只是一场梦，我为何还要醒来？人们觉得此刻生活的幸福往往是因为他们明白了生命本应属于苦难。一个能热爱和感恩生命的人，是因为内心对这生命这苦难有一份原始的悲哀。抛弃所有的知识长时间的面对没有尽头的路，自然就会升起一股虚无之心，去容纳一切。可是一个一旦包容了太多东西，就要必不可免的要失去生命力了。因为在那些不再挣扎的灵魂心里，一切都显得无所谓了。我看着眼前在路尽头愈

升逾高的大山。我点燃耳机里一首最为暴躁的音乐，抵挡着心里的幸福，泪水从那些嘶吼的死亡乐里涌流出来，我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理智和情感的绞结，那是唯一能让我哭泣的事情。理智会说，停下停下，情感会说，去吧去吧。此时此刻我需要极大极大的愤怒去抵抗我心灵里那股虚无的力量，一步一步狠狠的践踏在地表，继续向前，我感受到了这股暴躁力量给我带来的幸福，一种用停止思考去前进的幸福。

6.17 周田镇

人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漫无目的，却还要赋予一个孤独的靈魂，不能结伴同游。不是因为我们要完成一件特别的事情，或者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这种非做不可的愿力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时常在想是不是父母让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赋予我们一个灵魂？如果我们在婴儿的时候便死去，我们会不会知道我们曾经存在过？如果我们都有过曾经存在着，却不曾知道自己存在的时间，那每一个人都是是被自己选择来到这个世界的孤儿。

我越是仰望蓝天，我越是明白，意义只集中在细小的地方，毕竟生命的意义涵盖太大了。我曾经不停的责问这个世界，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婴儿在母体内夭折了，这种短暂的生算不算有意义？如果婴儿出生了，却在求学阶段，因为疾病或者意外离去了，这种相对于婴儿十倍时间的生命算不算有了意义？又或者能一直活下去，庸碌一生，算不算有意义？再设想极端一下，一生位高权重了，那中国七十几个帝王里，有哪个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拥有了伟大的人生意义？就算是大多数人向往那种帝王的权势，也是因为心里权欲的支配，与意义有干系吗？穷困潦倒的画家一生给了色彩，算不算有意义？忍受淡泊的哲学家，孤独的把对爱的理解注入了文字，算不算有意义？我不停的追问，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返给我一点声音。于是有一天，我痞子了，我在心里大声质问自己，你存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你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是什么意思？这种自我式的发问使我感觉到生命在此刻亲临了。我手里拿着一颗小石子，我仔细观察着上面的纹路，它是从建筑卡车上面掉下来的，也许原来他属于海涯的一部分，大地的颤动把

它撒在大海里磨平了棱角，有一天海水使他裸露上了沙滩，要被人们带到去另外一个地方，成为房子的一部分，可惜车的颠簸把他留在这里了。它有它的世界和历史，它身上每一条纹路都是它的意义。这石子告诉我，只有凝视自己的生命才能产生世界和意义，否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世界愈是趋向源头的东西就愈发复杂，但是用来描述源头的语言就会愈发简介，从一个鞋子出发，鞋可以是球鞋，然后是男子球鞋，再然后是男子篮球鞋，还可以是白色的男子篮球鞋。随着描述语言繁杂程度的增加，事物就越具体。生命的意义是一生里最源头的地方，是一切行为和人格的开始。也许能和爱人在一起就是生命的意义，也许为他人谋求幸福就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只能是一个人的狭义偏执过程。音乐是没有意义的，拨动琴弦才是意义的所在。终点是没有意义的，这一步才是。

这世界的深远处是没有意义的。

6.18 韶关市

我坐在一棵大树底下，它在这里生长了几百年吗？茂盛的足以遮挡住身旁这耕种老人的一生。这个老人一定是每天都会在这棵大树底下乘凉，因为



这棵大树已然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每个人都是生而不自由的，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生长的地方，成为体内无法分割的部分。生在西方信上帝，生在东方信佛陀，生在英国说英语，生在中国说中文。我抬头看着这茂盛的枝叶，太阳也无法穿透它们，北方是生长不出如此巨大的阔叶树的。我们都是属性动物，

如果说一个人打算追逐自由，是因为他开始认识到了自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当他积累了足够多判断事情真伪的知识和经历以后，他

明白了让他不自由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于是他的心灵开始陷入自我责难中。我们就像大树，生命如同树叶，宽度由环境决定。我们大部分的思考并不是从心灵出发的，这世界从一开始就向每个人都开放，但每一个灵魂起初却总是睡去的。我们思考的初始都来源于社会的共同信念，当然，如果社会信念都是真理就没有问题，可是群众雪亮的眼睛总是群体利益平均化的结果，每一个人都会像处死苏格拉底一样处死自己的灵魂，然后让肉体朝着最小阻力的地方前进，最后还要告诫你加入他们的队伍。这远古留下的物性欲望，是每个人心灵都不自由的原因。



韶关市是一个大城市，一条大河包围着一个大城，里面应该有许多年少的梦想和追寻，我却不想再往里面走了，在河边晃荡寻到一个小旅馆，安静靠在河

堤上看河。我想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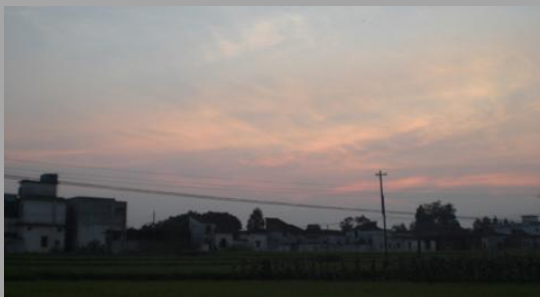
对半生已经获得的所有知识和经验做一次彻底的反思，实际上是一次彻底的自我毁灭。现在我孤独的只剩下了自己，我凝视着自己的生命，只愿意用存在的角度为自己搭建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我渴望重建另外一种不依附于得失的人生价值。好了，一切都无所谓了，这就是我的样子，一脸漆黑。我身上的枷锁太多，我知道如何揣摩别人，知道如何圆满人际关系。我明白什么是明势取道，明白什么是势以利驱，不停的观颜察色，实际上只不过是欲望支配的傀儡而已。虽然这些知识在处理事务时的效果确实很不错，但终有一天直视死亡的时候我会明白到，这个生命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这一脸漆黑很好，再也不用等待到我将死亡的那一天了，这孤独模拟出来的死亡感已经可以开始让我直视自己的脑子。中国这个文化大国，已经被我直走了半径的三分之二，我看见那几千年来足以自足的精神文化对我的

熏陶，似乎连生命的意义都为我准备好了。每个人都在这种国家统治模式下忙于向别人呈现自己的样子，社会认可钱，那我们就努力获得钱，社会认可权利，那我们就努力获得权利，直至灵魂被社会挤的面目全非也全然不觉。还有那些道德骄傲，让我们不断奔向被别人赞扬的快感。如果我不在孤独里审视自己，我恐怕永远没有办法理解自己身上这些隐晦的毛病。生命是不是真的仅仅只周旋在人伦，功名，礼教道德的忠义二字里面？生命是不是真的只为了完成完满人际关系和繁衍后代。大人们的一句成何体统，打落了多少孩子们的梦想？太阳又坠落在河边，我已经没有了时间去反驳这所有的自己，毕竟比起反驳，此刻能建立起一种属于自己的信仰更为重要。我还要继续审视自己还剩下什么。

灵魂都是忍受不了真理变成常理的漫长等待的，所以才失去对生活的耐心，所以才奋不顾身。

6.19 大坑口 叶屋村

早上路过巨大的火力发电站，冶炼厂，这些巨大的工业机器像心脏一样支撑着文明的存在，孕育着人们幸福的



家庭和生活。就在我身后的那个大城里，情侣在精美的食物前卿卿我我，白领在舒适的空调房里勤奋工作，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简单的实现幸福，因为有水，有电，有火，有冰，有拆了就可以吃的食物。我顶着烈日，想仰头看清楚这些工业机器的样子，却发现我现在一刻都停留不了，小时候的慢性支气管炎让我对空气的质量有种天生的敏感，我确信这一百天的行走让我的体能和耐苦程度达到了这一生的顶峰，但是现在我还是站不住，我突然惊觉身旁的绿树，他们的叶子没有一张是完整的，都被腐蚀的千疮百孔，看来任何幸福的源头都是难以忍受的。

现在的空气变得舒缓了，只有远处田里的知了声，昨天还在一个硕大的城市，现在就在一个小村庄里了，这不是梦是什么？我的房间

原本是一个农户人家儿子的房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听房子的主人说，他的儿子已经去外面读大学，所以才让出来给我投宿。床边的书柜里摆满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柜旁是床，床旁是书桌。床，柜子，书桌，这三件家具的组合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房间，也是如此简单。我坐在桌子前，有风直接从桌前的窗户直接透进来。我抬头看着窗外顶上的苍穹，又是一片闪耀的银光，这是大城市里失落的艺术。我抚摸着木桌上的细小刻痕，想象他每天如何在这旧灯管下写家庭作业的情形，想象他如何在这里度过了三分之一的生命，童年，少年。我坐在别个生命的同样位置，我不得不去想象这些，我太热爱生命了，我渴望了解所有生命的样子。只是这书桌前的生命，他有没有想过他的书桌会有一天迎来这样一位游人，和他透过同一个窗子一同仰望头顶的苍穹，想象他的样子。

下意识的翻阅着书架上的书籍，有颇多的科学杂志，饶有兴趣的抽出一本。这本杂志的其中一个章节是写关于人造思维模型的。他似乎很喜欢科学，我才记起来，从小到大老师都教育我们应该爱好科学，只比我小几岁的他应该也差不到哪去。文章里不停述说如何用计算机模拟出一个可以学习的简单大脑，那个大脑如何控制虚拟的人物。人类这两百年的科技发展比以前好几千年的发展总和加起来还要快。从臃肿的蒸汽机时代一直到现在巴掌大就可以容纳几十亿晶体的处理芯片。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一点都不会怀疑机械文明始终会有一天会代替炭基生命。可是生命总是经历啊，只要在思考，无论是人还是人工智能，它迟早也会有一天觉醒和和灵魂同样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21 世纪是科学的天下，人们开始打广告宣称科技改变生活，可始终没有厂商敢说科技改变了心灵，这是人类科技触及不到的地方-内心。哲学的伟大在于所有的思考都是为了寻求到改变心灵的力量。科学的伟大的在于所有的思考都是为了寻到改变世界的力量。我手里的音乐播放器只有拇指差不多大，里面却记录着如此多过去的声音，我的手机只有半个手掌大，却能存储如此多的文字，这是无法想象的便利。可是科学的胜利越来越多，反思就会越来越少。瞧，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样子，知识爆炸，智慧萎缩，世界胜利，灵魂溃败。无论科学多伟大，如何救死扶伤，科学的这种伟大终究与心灵无关，它可以替

换你的心脏，但它无法医治你的心灵。哲学说生命是记忆，灵魂是生命的所在，科学说生命是大脑皮层，实现生命的地方是脑器官里的海马和内侧荷叶体。诗人看见了爱情的美丽颜色，科学说爱情是荷尔蒙的作用。音乐家说音乐是生命的舞蹈，科学家怎么说音乐的？似乎我脑子里没有关于音乐的科学说法，那就让我稍微猜测一下吧，物理学里的弦理论描述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基本粒子，如原子，质子，电子，这些基本粒子都只是不停振动的弦，音乐是声波的振动，生命是基本粒子的振动，所以音乐自然而然​​是生命的共鸣。科学建立在这个冰冷的物理世界上，所以我的回答自然也无趣冰冷。了解一样东西的结果可以推理出存在着一种观察力，看是因为眼睛，听是因为耳朵，闻是因为鼻子，这个世界就是在人类的观察力上搭建起来的世界，我此刻捂住我一只眼睛，这具有三维深度的世界就立即变成了二维平面，我就再也不能感知到三维深度了。可在这个神秘的空隙里，谁敢说人类具有了宇宙里所有的观察力，从而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真实世界。那些望远镜之类的科学发明只不过是搭建在原有的观察力上而衍生出来的产品而已，人始终不能理解不存在体积，质量，形状的物体，科学始终不能了解世界的全部。我想科学在我心里是始终无法占据太多的地方的，但我仍然喜欢科学那种不停追寻真理的价值观。所以我始终保持着对科学既肃然起敬也敬而远之的态度。回想起早上看到的那些巨大工业文明，我根本就不在乎现在是用古老的笔来写作，还是以后的某一天用电脑这种高级产物来把文字敲上屏幕（我看着过去的我写下的这句话，仿佛那时候的他就已经预见了现在在电脑屏幕前的我，看着这个已经离去的自己，突然眼眶涌出泪水），我明白思考的始终是我，写作的始终是我的生命，而不是笔或者电脑。如果说我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这个冰冷的物理世界里寻找到美丽和智慧。至于智慧的心灵，远远没有科学里支配迷走神经那么容易，只要电击一只青蛙，获得其心脏周围的液体，注射给另外一个青蛙，便能​​使被注射的青蛙获得同样的心律。在我的追逐里，我不相信科学，也不相信那些已经离开世界的灵魂所写，我只相信此时此刻我在这个陌生小村落里感受到的和留下的。

6.20 望埠镇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里有一句这样的话“理性的困境在

于它使用经验性的原理去推导经验以外的结果，那就只能陷入黑暗和重重矛盾之中了”我想我的所有悲伤便是如此产生的了。我所有的痛苦几乎都来自于渴望对自己和对生命的了解，因为我始终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存在。既然我自己都已经承认生命是漫无目的的到来，那为什么我现在还如此渴望生命意义的降临？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如此渴望生命意义的降临？你们是想逃避琐碎的生活还是渴望伟大的责任？

文字和音乐都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只要你把它写下来，那它就不再属于你的了，仿佛所有的悲伤和苦痛都会离你而去似的。所以灵魂在蔫巴的时候总是渴望写一些什么，如果此刻有乐器那就更好了。我不仅在逃避琐碎的生活，也还在逃避许多苦痛。乌云聚集过来，大雨啪嗒啪嗒的击落在头顶，我连忙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落脚在一个路边的烂木棚。刚要翻开本子留下些许文字，山里一阵阴风扫来，我错觉以为已经走到了秋天，我开始怀疑自己步行的时间？到底是短短的一百天还是二十八年？抬头发现远处埋葬在云雾里的大山，我翻过了很多山，不过这是整个旅途里最后的一座了-雪云嶂，让我记录下这最后一座山吧，地图上标注着它的高度，海拔 1379。



不要说什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只要你眼前的总是辽阔，总是云卷云舒，无论这高耸入云端的是什么东西，这恢宏泰然的景像就足以让一个人产生智慧了。人只有在太大的东西面前，才能容易感觉自己的渺小，一个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渺小，摆脱了骄傲自大，生命才能开始真正的智慧和幸福。就算不喜欢所谓的什么智慧，单凭那些景象能舒缓一个人的心胸，我们也应该常常独自去寻找它们。大山大海巨大，所以凝视的时候总找不到焦点，那就只能往前看了。所谓的人生烦恼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无趣，一个人总是往死里盯着那点苦痛，那点挫折，能不怨恨吗？独自看大山大海就对了，盯哪哪都不清晰，身旁也没有人，于是整个人

就解脱了，凝视生命和凝视大海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有时候觉得那些用真正生命实践哲学的心灵是如此不可理喻，他们遍历了所有的人类知识，却回过头来宣称自己一无所知，他们有着比常人更完整的理性力量，即使他们已经了解那是遥不可及的虚无，却还要拼命的追逐永恒。他们还有着比常人更炙热的情绪感知力，却在凝视这些河山大脉时升起莫名的悲伤，而不是换来重启俗事的力量。这躯始终会腐烂入尘的身体，你们执着什么呢？我大概每天都会问自己许多许多问题，可是今天我问自己的问题太过于悲伤了，我感到无所适从。“为什么要我的生命一定要附上一个意义？你不要这样可以吗？”此时我感觉到身后走过的路都变得如此没有力量。

生命的意义往往在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便开始一发不可以收拾，无法避免，拼命追寻。凝视着滴落屋檐的雨水，我突然记起了一段已经丢失了三个月的话，它写在那本掉入床底的日记本里，我突然间又哈哈的大笑起来，这雨里的悲伤瞬间转成了喜悦，因为我终究找到了一些丢失的东西。

3月几日

“可是我又想让自己的梦想和欲望穿行过乱山碎石，让希望和迷茫在群山峻岭中艰难跋涉，筛细出我真实的样子。为了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我顾不上许多了，顾不上什么死不死，活不活的”

“ 通往望埠镇路上”

寻到以前的自己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连老天都把雨停了，放出微弱的光芒。我路过几处崩塌的泥石流，路过一个敢在大路中间摇摇摆摆的鸭子，路过两只幸福的蜗牛，还顺带捡到了一毛钱，最后停留在了望埠镇上。

我获得了一种坚毅的忍耐能力，就是忍耐缓慢，我之所以能忍受如此缓慢的步行，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如果说智慧有一个衡量标准的话，那就是一个人预见未来的能力和审视时间的能力，能看见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又知道时间无可避免的前进，人也就坦然了。

地图上显示身旁这条大江将伴随我行走整整三天，省道 253 道紧紧贴着大河，一直延续到清远市。大河是文字里生命流逝的象征，独自看着不停歇的离去，



不免会患上独沧然而落泪的古感。其实这次旅行并不是都是沉重的内容，只是我自己的内心太过于悲伤而已。旅行总是有趣和好玩的，比如被开警车的警察叔叔截停盘查，翻倒行李，我想是因为身上的衣服太脏了吧，不像好人。实施检查身体的不仅是警察，还有解放军叔叔，在一座深山里，后面传来一声严厉的喝制，“站住！”看到解放军叔叔手里的枪，我下意识的想举手投降，想象自己是土匪，后来明白只是路过了某个隐秘的军事基地。除了被正义拦截以外，时而还会被代表命运的恶狗威胁，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一个村里被五六条狗同时围剿，村里的狗是很厉害的，一旦一条盯上你了，它很快就可以侧头呼唤来其它的同伴实施包围。对了，在三月份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周易风水师，他从北京骑自行车一直到杭州，他宣称自己能灵魂出窍，曾经魂儿平躺漂浮去到半山悬崖，打败过一条蛇神，最后还用特异功能给我算出我的命运是 93%。这让我冒汗的言语方式却消耗了他许多法力，他最后提醒说平常他算命都是很贵的，今天免费是因为和我有缘。冬天时，大风还在刮的时候住过一个恐怖屋，是旧图书馆改造的，只有一个诡异的老爷爷在看守，住进去以后才发现整栋大楼只有一个可以住的房间，其他都是办公室，大楼里漆黑无水，如同荒弃的狐舍。还有一个在国道上的旅馆，电视里的每一个台都是欧美黄色录像，我要下楼冲凉，结果在男子洗澡间里发现很多女人，还问我要不要服务，让我卷

甲而逃。路上还遇到了许许多多远行者，有些从上海到北京，有些从北京到上海。这些和许许多多不同生命经历之间的谈话当然是有趣极了。有趣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遇到有趣的事，更有趣的是这个世界变得和我无关，正是这些无关让我回到了童年。什么金融风暴，国家政策，互联网新闻，流感疾病，上班下班同事之间，每天需要再学习的工作技能，许多我曾认为很重要的事情，都与我没有关系了。我只是走一段路，累了，然后停下来写一段文字，然后再走一段路。

我的执着让我走了这么远，让我开始觉得自己的陌生。一个人如果如果感受到了变化，一定是因为选择了离开，离开了童年玩耍的街道，离开了求学时的课堂，离开各种各样充满细小记忆的物体，铅笔，橡皮擦，藏放玩具的旧木桌。当再次返回生命一直安放的地方，一种超脱感便能自然降临。觉醒便需要这样一种彻底的离群。我知道我此刻的悲伤是来源于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我追寻的梦想是不会让我悲伤的，我不停的回忆已经遥遥远去的自己，得到的是一种本能的悲伤。我估摸着此刻的生命状态，我既要冷静的思考自己，又要用无比的热情去抵抗烈日和坚硬的地面，我迫切的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定义。古语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可是我现在悲伤着，那我就不是仁者了，我同时又对这生命疑心重重，那我便不是智者，可惜还时时刻刻恐惧自己的无知，那我就什么都不是了。记得相传孟子有个看相的绝活，就是观察人的眼睛，光明正大的人目光端正，喜欢向下看的人爱动心思，喜欢向上看的人傲慢，喜欢斜视的人心里有问题。整个旅程里没有比仰望蓝天能更加让我高兴的事了，那我就是一个彻底的傲慢者了。

我应该是一个傲慢者，所以才想要挣脱束缚我的一切。我不会崇拜某个人，无论是尼采还是采尼，苏格拉底还是格拉底苏，他们都只是我心里一个名称代号而已。崇拜一样东西是很无知的行为，至少我明白那是一条精神奴役之路，所以我读了许多书，却不会记住多少作者的名字。尽管我不会有崇拜感，但我心里始终是会有一些优秀灵魂的名字，毕竟没有谁可以凭空构建自己的灵魂，你必须要在精神上有所选择，然后才能寻到自己。但那些“他们”时常存在着我们眼里的人格问题。性格怪癖的卢梭，憎恨女人的叔本华，病态的尼采，总在相爱的罗素，他们也许行为和文字有时候与我们价值观不相符，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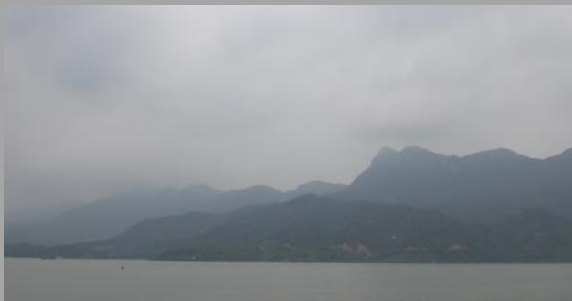
是我不能不思考他们身后所迸发出的思想，因为我确实感觉到了那种精神信仰对我生命所带来的撼动。傲慢者都有一个独立的灵魂，但独立的灵魂不是孤僻的灵魂，反倒恰恰好是一个绝对的集体主义者，否则它是不会在成长的时候如此渴望了解别人的想法的，他们总会在不停的阅读，了解别人的思想和意见，来完成自己的独立过程。傲慢者明白，在对单一种事物的信仰上，一个人的信仰愈加坚定，在精神自由之路上就会愈加偏离，无论身外那些灵魂的世界多么伟大，傲慢者都随时保留着返回自己世界的车票，如果有一种信仰值得真正坚定的，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追寻。或许此刻我又不应该太坚定的相信一种东西，比如说自由，比如说灵魂。

我只是怀疑而已，为什么仅仅只是怀疑，就剥夺去了我生命的朝气？我怀疑这个社会既定好的美德，我也怀疑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我甚至怀疑自己生命和整个世界的真实性。这份怀疑的傲慢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奋进的力量，让我去学习和思考。可是随着过多的阅读和经历，这份傲慢此刻在这精神之路里却显越来越无力，以前所建立的信仰和力量在追随傲慢散去。一个人的信心是会被知识打败的。有时候我心有所想，然后一跃而起，奋笔疾书，以为这是我的心灵显现。可是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总是会在这本或者那本的书里发现一模一样的东西。原来我所有的心灵都已经被前人建立过，完整过，而且是远离你的高度。我总是想成为我自己，却发现原来自己只是书里的碎片，是许多人的棱角而已。那我还有什么信心去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和灵魂呢？后来我极端的把心里的每一句话都打到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框，想做一次白盒测试，那就会遇到更多自己的碎片了，我的每一段文字，每一种自以为是，都零落撒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老板，学生，个体户，上班族，工人，演员，作家，探险家，文学家……他们已经写下了我想说出口每一句话。为什么我会被框限的如此完整？难道我的生命只是用来复习世界已存在的精神碎片么？有没有人曾经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特殊性而感到恐惧？感觉到自己原来只是世界机器的一部分。如果自大的尼采活在互联网时代，他还有没有信心完成自己的自传？还有那曾高傲的宣称，“如果一个人老引用别人话，那其实他就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的知名人士，是否还能如此高傲？现在我在路上变得逐渐懦弱，我心里的“将来将是什么”变成了“将来会是什么？”，我不能再信誓旦旦了。可我还想寻回那应该属于年轻的朝气，回到那个

毫无畏惧的年龄，这烈日当头让我的头脑发热，我突然就转身蹲下来，张开手掌在滚烫的地方面上结结实实的拍下一巴掌，“啪！”这企图占领公路的想法扬起一些尘土。我脑海里最近的一个名字脱口而出，“卢梭，你那里没有这条路吧？你的心灵之路里面没有这条水泥路吧？我估计你连水泥是什么都无法理解吧？哈哈哈哈哈”，然后起身长时间仰望，最后屁颠屁颠的继续行走，以此来寻回一种对无知无畏的勇气。

如果一个人驳倒了心中的一切，那混乱很快就会接替，这种混乱不一定会比以前的坚定好。梦想需要偏执和狂妄，太悲伤的地方总是飘渺不定的。我知道我的心灵仍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心灵的练习应该在世界的边缘，我此刻的孤独是世界的边缘。

就在我蹲下的那一瞬间，我发现，我的裤子又再次崩裂开裆了。



6.22 飞来峡

我静静的坐在河边，雨雾把对面的山都模糊起来了，这天无论如何我怎样向前走，这条大河总在一旁。

我沿着地图上一直探索着这河的源头，原来我早在七天前的南雄市就遇到了这股水源，怎么错觉昨天才遇上了它，为什么人们为同一个水源起了这么多的名字？难道逃出了自己视线以外的同一物体就要给予不同的名字么？

遭遇这条大河就像遭遇生命，你知不知道原来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逃离出视线以外的。谁可以说得清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具体的是怎么开始的？我不记得我嗷嗷待乳的样子了，我只知道那只是一种存活状态，我真实的活着，却不知道自己在活着，这对于生命来说，可笑么？当然不，因为有比这个更可笑的，那就是许多人能开始真正生命的时候却仍然选择一种存活的状态，这才是真正可笑。在生命的路上，前方虽然是未知的迷茫，身后却是真实的牢笼。走还是不走，生命是不会问的，它只是简单的

分解消散离去，但是灵魂会问，灵魂会不停的发问，因为灵魂知道，死亡是终点不是方向。

儒家言，君子遇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我听信这谬语，这大河将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那些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没有什么信念可言的，我不喜欢教人安静等待死亡的知识。这大河奔流不息，起源的雨水随光热降落所有的地方，然后又努力回到来时的大海，这才是一种圆满的循环。人生的境界就应该去追寻这样一种能圆满的思考，先从一个问题出发，然后触及所有的问题，最后从所有的问题里寻回到最初的问题。我几曾何时的解剖过自己的求知欲，我为什么要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在几年的流浪和阅读后，我相信我找到了答案，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寻求智慧，然后我又开始询问智慧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后来我又找到了，智慧是一种对知识和永恒存在的矛盾的包容力，然后我继续追问，知识是什么？永恒是什么？包容力又是什么？这种问题的持续散发，其实我发现我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我一边学习却还要一边询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是一种无法解析的循环。其实解析不解析也没有关系，我们能在这些思考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的真实和生命的美丽，那就行了，一切都只是在回去的路上而已。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不断的追寻，所以我才忘乎所以。可惜的是，我怎么还看见了 my 生命最终将是要死亡的，生命是一个注定的死循环。不要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请相信知识一定会让你明白什么才是命运。

我看见了三个小孩，第一个小孩渴望奋斗，然后买完全世界的玩具，第二个小孩，他已经买完世界上所有的玩具，却仍然想回到拥有渴望的年代，还有一个小孩，他一直醒着。

6.23 清远市

涌动的基因推起生命的巨浪，拼命的最大化着欲望，一千年一千年不知疲惫的翻涌滚动。激起史书里的国破家亡，激起人世间的痴痴怨怨，英雄又化柔指。浪尖哗啦啦的白沫仿佛现世的纷扰，现在你出现在这浪尖白沫里，你向下俯视着，那些正在急速坠落的如同离去的老人，你向后遥望，那些即将来到浪尖的新生，还在努力推攘涌来。

无数的生命出现，存在，然后消失，我只是一种现象而已。

我走的越是远，我就越是感觉到使我骄傲的距离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它是圆的，我还在乎什么距离呢？它有限无边，远离便是一种接近。源源不断的雨点从头顶爬过我行走的小路，把我淋得没有栖息之所，我蹲在一些竹子底下，我怕淋坏了我袋子里留下的数据，我感觉此刻的自己像上海黑夜里那个百无聊赖的少年。他曾在那里告诉我没有包袱的人才能继续前进，这已是我在路上获得的财富。可我现在远远没有把握在未来时能记住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就连爱情如此珍贵的东西，都会在离去以后变得模糊不清，所以我必须想起那个少年的无赖。时间会让一切的都变得安静的，我还不能毫不在乎的奔向死亡，此刻我要小心翼翼的，小心翼翼的。



我淋了一天的雨，像落了一天的泪，我跨过了飞来峡。我知道那些触摸不到的美丽就要必不可免的开始模糊了，我休憩的每一个地方，触摸的每一片花草，我感叹的每一片风景，捧起的每一手江水，都会永远的从我生命里剔除了，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想不起它们，也没有能力想起他们，他们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消失了。这里消失一点，那里消失一点，直到消失的一干二净为止。任何一个想留住身外美丽的企图，最后将陷入一种痛苦中，你曾认为至死不渝的，非爱不可的。其实我挺不愿意相信的，可是我想趁这我生命里最遥远的远行，放下身外所有的东西。

一个叫浪卡的风暴，会带来巨量的暴雨，席卷广东省三天的时间。

6.24 清远市 停留

大雨在下。

这个世界如此的矛盾，很多事情，一旦你开始想了解它，它便开

始消失了，爱情就是如此。一旦一个人可以对爱情分析的头头是道，又或者宣称自己对爱情如何成熟，那其实他并不了解，爱情已经抛弃他了，至少轻触指尖就能带来的那种怦然心动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些个所谓成熟的人只不过是寻找一个可以销毁肉欲和相依为命的人而已。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后退，一直往后退，删除所有的文字和脸上的笑容，还有所有走过的路来交换爱情，我不愿写下这些任何一个文字。因为我时常渴望我曾深爱的人会带着那份过往的情感突然来到我的眼前，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没有关系啊，我是一个很努力的生命吧？那我就自己回去追回这份爱情吧。可就在我转身出发的瞬间，才发现，原来我自己也回不到过去了。于是你开始慢慢的醒悟了，你为这不停变迁的世事落泪，你剩不下什么，你也留不住什么，纷纷扰扰之间你又要不停的告别，你始终明白了你是孤独的。

总有一位沉思者在我耳边耳语，你失去的一切都只是一种归还而已啊。这一句我在心里念叨的话，是一次安抚灵魂的沉思。可他不明白，有些东西是还不了的，爱情能把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变成自己的唯一，就证明了爱情是自己给的，一个心灵力量越大的人，能给予自己的爱情就越多，当面对着爱情离去后的无处安放，除了泪水还只能是泪水。深爱过的人应该明白，爱始终都周旋在心里不曾离去。这种周旋使得对爱情的想象和回忆远远要比爱情本身美丽的多，一如没有爱人的安徒生所说：“我的爱情在童话里”，每一个人内心的爱情样子太美了，我们不忍丢弃。许多物理学家曾坚持不懈的寻找世界的中心，只是被一场恋爱中的恋人轻易的就寻找到了。许多哲学家穷尽一生拼命寻找生命的目的，这永恒的谜题却被热恋中的人们纷纷解开。恋人们跳跃着的回到童年，可爱的像个孩子，不会再感到心灵的枯竭，不会再感到躯体的孤独，生命开始绽放啦！意义回来了，是的，意义回来了，爱人们都不再关注世界了，他们反反复复的把热情倾注在一些极其细微的事情上，比如窗帘的颜色，家具的摆放位置，抽屉里东西的分类，他们啰啰嗦嗦，乐此不疲，那些平常索然无味的事情怎么突然就迸发出了巨大的意义？这让短暂的生命变的美丽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最大程度的开放了心灵。追逐自由和追逐爱情其实是一样的，需要不断的放下心里的一道一道防线，放下怀疑，放下懦弱，放下所有的戒备，直到拥抱生命或者拥抱爱人。本来这个世界上能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就已经很少了，爱应该是属于我们的。

爱是一次通往神的体验，任何一个深爱过的人，无论他是自然神论者还是唯物主义者，他都能在爱里看到爱人成为神的样子。没有任何一种情感可以使双方相互凝视双眼，母爱不可以，友爱也不可以。爱情需要在不停的给予中才能达到巅峰，越是放弃自己，越是能看到爱的样子，直至完全失去理性的瞬间，神就来了。爱是通往神殿的旅途，可惜年轻放荡的奥古斯丁是位登徒子，年轻时无法寻到过深爱，最后又拥有了灵魂，最后就只能孤独的离去信仰上帝了。灵魂是怎样看见神的存在？到底卢梭依恋的华伦夫人是放荡的还是真诚的，我都不会怀疑卢梭的爱情。因为只有深爱过的灵魂才能写下如此感悟的话。“你所有老师的所有的知识都比不上你所深爱的人的话语更能让你感悟整个世界”。这是让我不停流淌泪水的共鸣，是带出灵魂的呼唤。这个世界上只会有两样东西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去感悟这世界，你深爱的女人和你渴望自由的梦想。智慧是一种心灵开放的结果，人们只会对自己所真正挚爱的东西才会开放所有心灵。深爱就是其中这样一种能使人的感知力极度膨胀的火焰，这便是爱情的伟大之处。当然了，爱情必不可免的要燃烧在原始的性本能之上，可是，我认为嫖客是没有任何伟大可言。

爱情是肉体 and 精神的统一，但伟大在于精神的交汇，而不是肉体完成的生殖仪式。繁殖过程是自然过程不是神圣过程，是基因的目的，不是爱情的目的。我看见鱼类把性细胞播撒到水里就能完成生殖的延续，甚至有些生物只通过分裂自身就能带来新的生命。只有人类才能脱离那种古老的物性，共同分享心灵的喜怒哀乐，相互在灵魂里温暖着对方。要么你用灵魂交换爱情，要么你一直孤独着，想逃离痛苦，那就必须远离乞求幸福。在那些古老的物性里，美貌能取悦一时，娇媚的浮香的确是令人无法抗拒，可惜那些被物性支配的原始交合，如果你不愿意在对方身上安放灵魂，却要在对方身上解决性欲，那你就只能等待高潮过后那急速坠落深渊的空虚感了，你凝视着窗外的宁静，你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啊？真正的爱情带来的是温馨的甜吻，生殖却只会带来肉欲的盲目，这种盲目的力量无比巨大，极端的像螳螂在交配时被配偶咬掉头颅后却仍然进行着交配动作。这种生殖欲的盲目使历史上的帝王沦陷自己的国家，使名门后代败去几辈子祖宗的家业又有什么奇怪呢。

爱情虽然是两个灵魂的交换，可是始终是脱离不了物性的，灵魂想最大限度的不受身体的摆布，不要再怜惜你的灵魂了，不要在爱里保留你那可笑的灵魂，灵魂自我审视的能力太大了，如果你坚持，你就会发现自己做爱时的臀部耸动是多么的诡异和可笑，你宣称自己是理智的，却被支配着做着不可理喻的行为。如果那些器官能分泌出一种诱导你做引体向上的肾上腺素，那你也会毫不犹豫的每天做上五十个俯卧撑来产生一种甜蜜感。性欲本身是不具有选择配偶的能力的，所以才衍生出了理性去代替它们，由荷尔蒙发起的性冲动指令源源不断的让体液发生化学反应，操控理智作出左右选择，可这躯体它没有想到有一天理性会升华出灵魂，成为反对自己的圣徒，摔碎自然的酒杯。爱情里感情和理智的挣扎，一定是需要感情获胜才会拥有爱情的，我们不能像外科医生一样把爱人切成各种碎块加以分析，这里是肝，这里是心，她爱我，她不爱我。在爱情里，如果你不能跟随情感面对一件艺术品，那你就只能面对一堆肉了。

物性的爱会激起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在爱里，常问爱人爱你什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想要完全占有对方是痛苦的根源，一生里只有不停的给予才能是获得真爱的唯一方法。如果你想看见它的样子，那就问问自己还有什么可以给予对方的吧。可惜真爱始终同时需要两个优秀的灵魂。这样一个能时刻感恩的人，太难寻到了，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只能让时间帮我们告别了。也许这世界会有一万种原因让你离开你曾深爱的人，人在坚定的时候是容易滋生一种愤怒的，当你想彻底的忘记一个人的时候，那种要忘却的坚定必然会带来了一种莫名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深爱的人分手以后连朋友的做不成的原因。那些在爱情里如此可爱的恋人们，怎么离去以后却变得如此可狰？你们失去了爱人，为什么要连爱的能力都抛弃了？最后还要给自己的心灵填入一份怨恨？还好有灵魂看见了内心升起的畸形，他们用感恩离去的爱人来平息了这不应有的懦弱，他们想起过往的爱，是如同孩子般的微笑。

感恩的人，如果你得不到你的爱人，那你就得到了爱。

6.25 清远市停留

这是一个容易获得暧昧的社会，难以获得真爱的时代。大都市里心灵空虚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演练着玩不起不要玩，谁受伤谁活该的糜烂对白。他们扎堆热闹的地方，在风月场所寻欢作乐，喝到酒酣耳热，唱到松衣解绸，越是热闹，他们越是感觉不到自己，他们越是感觉不到自己，他们就越是幸福。你看，他们多睿智啊，能学得如此忘我超脱的幸福。你把他们全部都拍进相机里，然后关掉声音播放着，画面里的他们如同贴有皮囊的骷髅。

“爱与灵魂”

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没有意义的过程里，爱情是除自由以外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爱情和灵魂自由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灵魂并不是只能独行，如果灵魂不再前进了，是因为看见了爱情。爱情是把灵魂留住尘世的力量，需要交出自由换取。一旦你打算占有对方，实际上也是被占有的一个过程。你明明操控着自己，心却在对方的身上。你的灵魂对爱情肃然起敬，可是你的肉体却想不停的索要。爱情需要燃烧，所以爱情才不需要友情，不需要包容。理解，耐心，体谅，这些品质都是属于婚姻的。此时此刻你的缺点在爱人的眼里只不过是饶有兴趣的可爱。在爱里，男人想要女人的身体，女人想要男人的灵魂，直到融为一个人为止，爱情才会绽放结束。只要这种矛盾一直持续着，激烈的爱情就会一直燃烧。可光明总是要熄灭的，熵增不仅可以熄灭物理世界，也可以熄灭心灵里爱情。歌德这样描述了幸福，“没有比长时间的风和日丽更加难以忍受了”，爱情可以经历苦难，但是爱情是经历不了平凡的，爱情会在细微琐碎的生活里不断流逝，直至只剩下友情和亲情。没有人可以忍受单一的事情重复过，也没有谁可以保持一生热爱，婚后王子变青蛙，公主变蛤蟆，乞求爱情能延续到婚姻以后，需要再次点燃两个感恩的灵魂。除了灵魂能不断改善自己，使自己更加美丽以外，没有任何物质能阻挡爱情最终沦落为搭伙过日子。这个世界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真爱，就是热爱这个世界的本身，如果你的灵魂不能保持对世界的热情，那无论哪个爱人都是一样的，哪里都没有真爱。真爱神圣的除了精神安抚以外，还在于它会激起另外一种伟大的情绪，就是强烈的期盼自我完善，爱情能

调动身体的所有机能，使人无论是在肉体还是在精神上都能年轻起来，重新克服自己的弱点。爱情里那种渴望给予的情绪并不是指仅仅给予对方，还指给予自己。不能激起自我完善和热爱自己的爱情都是空虚幻象，嫖客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完善自己的。我们拼命的爱着，在这种幻象欲望的支配下，你仿佛看见了自己同时也给予了精神，但实际上你只不过是寻求一种依赖感和安全感而已，其实心底深处只是在不停呐喊更多的回报。“爱人，你还给我！爱人，请你还给我”。你看那比爱情更加盲目的给予是对子女的爱，大人们总喜欢把爱挂在嘴边，“你看，我一切都是为了你，所以我才放弃了我想要的生活，放弃了所有”，这种反对自我完善的责难变成压力源源不断的施加在孩子的头上，让爱人和孩子的心灵承受扭曲的负担，还有什么爱可言。那些在爱里不断完善的生命，会和学会了感恩的人一样获得同样伟大的结局。

如果你得不到你的爱人，那你就得到了爱。

“欺骗”

其实灵魂一直在看，安静的看着。自我欺骗是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听觉，视觉，甚至是思维能力，它们都只接受自己欲望里想要的东西。你看着你的眼前，你看见了吗？眼前至少上千件物品，你怎么只看见了自己想要的。你听着，那是整个世界的声音啊，你怎么只听见了自己想要听的？灵魂所感到的恐惧是，这些你要看的，你要听的，不是你，而是它，是它！你肉体的欲望。这种自我欺骗的能力能延续到爱里，让爱人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着迷不已。这种欺骗能力能让你忽略其他所有的异性，随后又带来强烈的肉体占有欲，你是我的！都是我的！自我欺骗和占有欲最后还衍生出了一种叫忠贞不渝的社会美德，每个人都被支配着说服自己只有至死不渝才是伟大的爱情。我想知道到底我们是在寻求一个高贵的灵魂还是一个不会背叛的奴仆？那些爱上柏拉图的女子，既然你们热爱的是他那种渴望自由心灵的生命，为什么还要拼命用婚姻为他们打造一个脆弱的牢笼，难道你们不明白，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上的，真爱都是唯一性的吗？灵魂热爱灵魂，如果他看见你的灵魂，他就不会再远离你了。或许柏拉图的爱情只有柏拉图才懂，或许只有优秀的灵魂才能

看见优秀的灵魂。

“证明”

人总是在围墙里的人，灵魂是在围墙外看人。灵魂还看见人是一种喜欢自我证明的动物，为了陈述一件他心里面认可的价值，他就会调动所有自身的知识来证明这个价值的正确性。那些童年的寓言故事便是为了证明一样价值而存在的编造，还有这本书的所有文字，我不知道忽略了多少我知道却不想提起的知识，我只收集了能证明我自由的行为和文字，我在欺骗我自己，还称之为信仰。为了使这份信仰看起来可信，我还时常引用伟人的话来增加这些文字的说服力，这全部都是对你们无知的征服。所以叔本华的世界才是悲观的，安徒生的世界才是美丽的，每一个爱人的世界才都是可爱的。我们为了证明心中这份爱的真实，越是不能和一个人在一起，就越是想去爱她，同时下意识的证明着自己的可爱，当把自己所有的都交出去了，最后却被现实磕碰的遍体鳞伤，捏成了一声叹息。往往我们相信一件事的真实是与这件事的真伪无关的，而是与我们自身的经验有关，信佛的是不能理解真主的，信真主的是理解不了信耶稣的，相信爱的人是不会相信爱不起的。带着本能里势不可挡的证明和欺骗，即使能看见，我也要不停的向周围的人狡辩，宣称我的爱人是如何的完美。因为我的爱太需要面子了。

“断裂”

那些爱的死去活来的人们，得不到的爱情，却能成为一件残缺不全的艺术品，成了生命里最凄美的经历。神给了每一个人遗忘的能力，让他们可以开始重新生活。无论昨天如何歌颂爱情，今天的灵魂都明白，爱只是一种自然命令。尽管曾经每一个晚上你都握紧你最爱的人双手入睡，可是你的灵魂仍然要孤独离开这个世界。

到底入睡是什么？

可以让我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来往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

再大的风暴都会过去的，瞬间世界的繁华就会散尽，万物枯荣会继续，世间人们的爱情会绽放枯萎再开。你看啊，那能带来光明的爱人始终都只是一个动物，可你也只是一个动物呢，你惊觉你们那无比璀璨的爱情也永恒不了了。太炙热的爱情如果不能把原来的灵魂带走，那就只会净化出一个更加清晰的灵魂，原来我奋力穿越的那道迷墙只是面对虚无时怀有的新勇气。



到底这个世界的最终的观察者是谁，是我么？可是我想象我缓慢渗入头皮进入脑子时的情形，怎么找都无法找到哪个是我，到底是哪个脑细胞发起了最初的指令激活了整个大脑去工

作，那个如同神意志一般的最初细胞是否真实存在。我不能确定这个大脑为我构造的世界能有什么是真实的，但是我独自面对着这自然的时候，我却感到心灵的无比充实。这风暴卷来天高的大云，下起了太阳雨。在清远停留的这两天我感觉不到自己，以往的追忆占据了所有的时间如洪流逝。现在我再启程了，阳光和雨水同时降临在我的脸上，我才感觉到自己回来了。我是一个在路上的孩子，我为我此刻手里的苹果幸福不已，我长时间的遥望天际间那些宁静的白云，也许我早已迷失了在这个世界里，忘记了生命本来的目的。生命不是仅仅只有爱情的，支点不在别处的生命，才能让灵魂更自由自在的向往。她来不到现在了，你也回不到过去了，趁着爱情离去时带来瞬间的分崩离析，拾回自己的灵魂吧。

我的爱情是场风暴后的太阳雨，我仰头笑着哭，明明知道全部都是光明却还是选择了坠落。

如果一个人总是面对着自然和天空，那实际上他就只面对着神了。因果律是世界最底层的谜题，神推倒了第一个骨诺牌，开始了一连串的声音，因为所以，因为所以。因为我向前走了一步，所以我前进了一步，因为我远望了，所以才看见了远处的朝霞。到底因果律的目的是什么？本来这个世界是绝对清晰的，但是人眼的焦距局限使世界模糊了，本来世界是绝对干净的，但是欲望的嗜好又让它们肮脏了。本来世界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却用它搭建了整个世界。也许是我已经放弃的太多了，又问的太多了，所以我才精神恍惚。我看着身旁一条黑大猪旁若无人的从冷清街上摆过，我仍然是这个小镇起的最早的人，我起的比太阳还要早。我习惯了每天晨光把我影子拉的长长的样子，我在这个早起的影子里看不到自己的欲望。

人是抵挡不了欲望的，只要你在人群里呆着，就必不可免的要开始被自己，又或者被他们的欲望驱使。叔本华的钟摆已经摆动了一百多年，告诉人们人只能在欲望和无聊之间摇摆。满足了就



只剩下无聊，然后又要开始新的欲望。只要你一直反思自己的生活，你就能感受到失去自我的恐惧。也许你现在已经很幸福了，你无暇考虑这些无聊的问题，因为你生活在掌声和赞扬之中，因为你为许许多多的人谋求了幸福，可是如果他们的掌声在别处呢？那你会在哪里？如果这里完全没有掌声呢？你还会不会在这里？到底什么才是掌声和赞扬？那是多少公共欲望才能堆砌起来的呼喊啊？你探索着那些掌声的来源，原来他们都是一些愚昧懦弱的欲望，他们之所以渴望英雄，给予掌声，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萌生过可以自我操控的智慧和灵魂，但是没有关系，他们的欲望确实能操控你的生活。罗素说，绝对的幸福，恰恰是因为消除了对自身的关注。他指出了一条不自由却能幸福的道路，忘我的活在一种支配中，被赞誉支配，被爱支配，尽管被驱使却心甘情愿的完成让别人幸福的事情，因为你明白你始终同样

能获得一种幸福感，所以才心甘情愿。如果此刻真的有一种如此强大的欲望能平息我炙热的灵魂，那就是继续前行，我渴望归途。

我只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地方感受到了幸福，并且愿意在那里死去。要么像爱人一样活着，要么远离人群在孤独里生活，我难以忍受看见自己被支配着成为一个孤独的爱人。

6.28 鼎湖区

大雨把我留在一个废弃加油站里，旁边的大狗朝我狂吠，我就这样写着。脚下的蚂蚁在努力的逃避雨水，我挪腾到了另外一个更远的位置。我不怕大狗，但是我怕我不小心触及了那些细小生命，雨水已经毁灭了他们幸福的幻象，我不忍再带来死亡。灵魂知道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些蚂蚁的生死，不忍是因为心里面全部都是想象死亡的共鸣，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爱，归根结底都是爱自己的反映。

是什么驱使了我要放下所有去追逐虚无的心灵自由？是本能吗？可是他们为什么又可以如此冷静的等待死亡？为什么我总是容易被一种生命流逝的伤感所感染？他们又可以如此防备坚固？你此刻感觉无比幸福，却还要留下泪水。我终于明白了上帝为什么在创造了美丽心灵以后还要创造丑陋无知，为什么他给予了卑微懦弱，又要给予坚强勇气，只是因为我错误的认为上帝给予了我们很多东西，其实一开始他只是给予了每个人一样东西而已，那就是自由，这也是他能给予的最宝贵的一样东西。我只想两个月前扔到他脸上的粽子给他从脸上拿下来。此刻我心里的这份自由，炙热的难以承受，因为自由必须要附加上隔离，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看见对方内心的想法，那就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了，所以神安排了灵魂的独立。

我一直都自豪的认为，当我被情感控制的时候我便可以醒来调动我的理智，当我被理智控制的时候我同样可以点燃我的情感，不让理智抹去全部的美丽。现在，我感觉到我已经缓慢的失去了这种能力，我的理智已经荡然无存。这旅途的孤独让我眼里全部都是美丽。一朵粗糙小花，或渺小又如同蚂蚁，这种毫无成就感的生命就足以美丽到夺走我所有的理智。

路再次的从地图上消失了，我翻过几道碍事的墙，穿越几处工地，寻回大路，静坐在一个不知名的湖边，回想已经无法阻挡的心灵之路。这个叫高要的城市包围着一个巨大安静的平湖，我随手捡起石头，扔到湖面，激起圆环，我再顺着这圆环一直往上，那是一座巨大的铁桥。铁桥过去，我停留在了新桥镇。我把路过的一切东西关联起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半生。

这也许是要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了。既然我已经把心里的爱情都放弃了，那我就不在乎放弃更多的东西了。美丽的，丑陋的，安宁的，暴躁的，都应该永远离我而去了。生命如同大梦，我努力的回想起我爱人的样子，怎么如此模糊？这小镇的风扇嘎吱嘎吱的旋转，我顺着这圆环再努力向前回忆，直到停留在我还是一米三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喜欢记仇的人，但我确实是一个极端喜欢记住我所不能理解的事的人。那是一个午后，阳光透过大树切碎在地面和我的脸上，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模糊的。一个站在我身旁的女老师，应该还是班主任，往我脸上甩了一个我所不能站稳的巴掌，一米三的我除了蹲下哭泣是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的。我可以理解那个犯错误的同学为什么会落荒而逃，但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是什么控制了一个成人的行为，要对一个一米三的孩子下如此重的手。到底我手里的拿的是什么？折断的树枝吗？还是教室窗户的边缘？我只是帮忙拿着而已，可爱的老师，为什么你不多问一句。



人生里最大的一个智慧，就是如何在已经发生的坏事里寻找出好的部分，如果你的一生都在经历黑暗，那你的心灵将是源源不断的光明。这弱小心灵所承受的攻击，让我生命在继续往前的时候，对所有的老师都怀有一种仇恨似的怀疑，只把他们当成了缺页的字典，这反倒促成了我独立思考的倔强。我现在可以确认了，这个时代的所谓心灵工程师，只不过都是一些懦弱毫无生气的虚壳而已。他们没有胆量

向这个畸形的社会和教育制度说不，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带起学生的心灵。如果他们不曾努力的想去了解这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明白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心灵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产生智慧。他们只不过是贪图安逸本能的傀儡，社会权欲锻造的机床而已，怎么看得见灵魂？当然我不敢包括所有的老师，但是对于那些屈服在一份稳定工作下的教师，我只想引用卢梭的一段话语来描述他们。“你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你给你的孩子雇来的这个人，甚至不能说是教师，他只是一个奴仆。他不久就将能把你的儿子培养成第二个奴仆。”到底是什么控制了那名老师甩倒了一个孩子的尊严？这控制物为何要指挥这身体用这种方式来释放愤怒。

有时候我真希望那些大人们不要扭曲我们这些孩子的心灵，可是在我出生的一瞬间，这个世界就准备好了所有的过去，我看着这些大人们在饥饿的年代所遭受的磨难和压迫，也许已经苦难到无法再凝聚起灵魂的地步，也许我也不应该责怪他们。我无力改变这个已存在已久的世界，去操控如此肥胖臃肿的机器，但是我确实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愿成为这个机器的一部分。

“生意志-觉醒最后的明墙”

觉醒是人间幻象的破灭，我之所以感受到的生命如此沉重，并不是因为这份生命将会最终死亡，而是感觉到这生命是如此的难以获得自由。每一个灵魂都有逃离不了的两层外壳，你的皮肤和这个物理世界。我凝视着我的躯壳，体内肠胃热气腾腾的蠕动，自作主张的消化，分解食物，翻动粘液。心脏挤压循环鲜血，毛孔舒张适应温度，瞳孔不断的张合把世界录入大脑。你凝视着这属于你的生意志，你想触摸呼喊它们，它们却如同死神般的沉默。因为每一份细胞都可以不顾离你而去的自我生长死亡。你开始突然害怕自己。如果这个生意志还只是控制了你的吃饭睡觉的一些必要生存约束，那也倒无妨，可是这个沉默的意志还生出了欺善怕恶的贪婪，自私，妒忌，怨恨。你赶忙转身四处搜寻这些卑微思想的源头，可这影子里却空空如也。你恐惧的看着心里不断滋生的这种东西，你感觉到了生意志的操控，你想反抗，可这意志的一个哈欠就能抽走你所有的思绪，这是觉醒的恐惧。

你需要燃烧生命去才能看见那个阴冷的死角。生意志躲在那个角落，如此清冷沉默，它蜷缩如同停下的远行者，它没有颜色，不会和你交谈，也不屑于和你交谈，你只要按照它的想法去做，它便给予你快感。我看见爱欲这人间最美丽东西，都是生意志所给予的幻象。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想要为了活着。为了让自己更好的活着，所以我要不停揣摩别人的想法，我要坚实的权利，永远掌握事情的主动权，必要的时候还要滚起战争的车轮。我要更好的活着，所以我需要女人来延续我的后代，征服着欲望让女人在床上摆出各种姿势，看起来是制造新生的神圣，却怀有像极杀戮的快感。我自己不仅要更好的活着，我还要一直活下去。我要爱护我的孩子，这是伟大的父爱，这是伟大的母爱。是的，我要活着，所以我绞尽脑汁拉帮结派，提高自己在社会的残喘能力。你是我的主人，你从不发言，但我为你服务，请安抚我这个忠诚的仆人吧。生意志绞结在一些被称为基因的永恒螺旋体里，一代一代的延续，控制这生命的所有行为，我曾经可笑的以为灵魂是独立的。

人是高傲的生意志表象，为了看的更久，我们发明了录影机，为了听的更远，我们又发明了无线电话。为了更加了解，互联网又发达到了可以把地球变成一个村落。电视节目，报纸，畅销小说，卖座电影，戏剧表演，五花八门的载体永远重复着那古老意志的欲望，主角在不停的恋爱，创业者在不停的奋斗获得物质，情亲之间的演出催人泪下，整个大自然都在支撑生意志的存活。好香的食物啊，到底什么是香味？那是促进生物进食的欲望，好性感的女子啊，那是生殖后代的渴盼。这个搭建在生意志上的世界，美的，丑的，香的，臭的，好吃的，不好吃的，数之不尽的幻觉。尼采说上帝死了，反倒证明了上帝的曾经存在。灵魂也同样反抗不出伟大的逃离。灵魂在这让人窒息的透明薄膜前虽然无所畏惧，但逃离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已经是这意志下的傀儡。既然我是这生意志的一部分，我自然也摆脱不了喜欢漂亮女子和巨额财富的欲望。但我真的已经厌倦了跟着感觉走的生命，我渴望跨过那些阻挡真实生命的障碍，只跟随灵魂向往的方向前行。抛弃这生意志所带来的自我保护和种族延续是会让自己和别人痛苦的，之所以在人群中时不愿意去思考这个意志的存在，是因为摧毁了这个意志所诞生的各种欲望，也会摧毁这个意志所衍生的美丽，那就是由意志产生的爱，对自己的，对别人的，亲人的，爱人的。可我

再也不愿把占有欲当成爱情，再也不愿再把贪婪当成勤奋了，现在的我奋力挣脱。

有一种美丽，这种美丽是没有价值的，那便是自由。

“生命是一次远征”

生命是一次远征，欲望便是你的敌人。

你把勇气铸成长剑，把信仰化为方盾，把梦想炼为盔甲。

你跃上灵魂转生的战马，屹立停止。

我看见你青涩的脸庞中透出冷峻的表情，盔甲在朝阳下熠熠金光。

你明明独自一人却仿佛有千军万马，你来不及与爱人和朋友道别，便转身冲进了永恒的黑暗。

死亡日便是你的停战日。

6.30 新兴县

生命里首先要让灵魂追逐到自由，然后才能轮到生意志的追逐。不在路上的二十八岁不是可以熄灭的年龄，周旋在脑海里的物欲会不断涌现，那些幻象从第二意志里倾泻而出，需要很多的财富，去寻回失去的爱情，需要很多的财富，去激起别人的嫉妒获得自己的快感，需要很多的财富，才能毫无阻挡的去到美丽地方。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我内心的想法，他们像一些丑陋的小鬼欢快围圈跳跃，又齐声呼喊，占有！占有！占有！突然我对自己说了一句，“好有趣的念头啊”这些小鬼茫然间就停了下来，抬起头来陌生的看着我，全部消失了。



我带稳那已经破碎的眼镜，镜片上的一条裂痕把世界一分为二，我的，和眼前的。现在我只剩下两个选择了，要么把世界分开，要么

就甘心的面对一个模糊的世界。

“生意志-觉醒最后的明墙”

我转身看去，此刻那身后的意志离我远远的了。鸟儿觅食，筑巢，反抗来者，人类也不过如此，人类能获得的幸福也不一定就比鸟儿更多。过多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带来幸福的，我感觉到的童年远远要比我脑海里的知识所得幸福太多。实际上童年里被肉体支配灵魂的生活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一天觉醒意识到自己一直被支配着，如同先天性的盲人开始明白想象了色彩，却仍然无法逃离永恒的黑暗。灵魂在幸福的生命里，是寄生在肉体里的毒瘤，一个总是在审视自己的人根本就不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我现在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状态。原本我可以幸福终老，上班下班，按照人伦生活，不曾理解太多的东西，可心里的苦痛又让我染上了灵魂。那些已经洞悉一生的沉思者们早已在离去时得出了答案，人的一生总是悲剧的，但是细节总可以是喜剧的。那我就可以沉迷在那些细节中，直至空白老去。现在这路上的灵魂大量的盘踞着这躯体，窥视我内心的所有想法，踩住生命，挣扎着成为第一意志。

我体内同时有了两种意志，一种沉默如同死神，一种与我交流如同挚友，这其中一种意志操控我的时候是不会让我知道原因的，但是灵魂却不停的能让我明白，这种意志如何绞尽脑汁对我实施了操控。我不能分辨他们到底谁是正义谁是邪恶，到底是谁才真正支配了幸福。但我感觉到不能觉醒灵魂的生命只是一堆肉团，而觉醒了灵魂的生命发出光芒。

我应该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写作，我几乎已经不需要在写下什么了，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创造力是一种心灵和现实的距离，它看见自己处于一种暴躁，不得安宁的现实中，心灵却无比渴望安宁，所以才会迸发而出。倘若身安宁了，心也安宁了，又或者身心都同时暴躁不安，那创造力就会远离了。

《自由无声》

没有爱到像一个孩子的人，是不懂得爱是什么的，没有自由到像一个孩子的人，是不懂得自由是什么的。明天是我最后一次把手稿寄回家了。

7.1 新兴县 停留

新兴县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故乡，我花了二十块钱，修好了眼镜，世界又开始清晰了。六祖说风动是因为心动，可我此刻的心灵明明安宁无比，那些旋律却能不停的在天空中的交织穿流，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奔腾着光芒降临到我的心灵，此刻的我不需要冥思苦想去捏造歌词，因为我的生命已然成为了歌词。

7.2 春湾镇



这是一种伴随着灵魂绽放以后回归的纯真。

7.3 阳春市

不再需要文字了，全部都是优美的音符。

7.4 阳春市 大雨

台风。

7.5 三甲镇

我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天气，晴朗的，阴霾的，落雨的，落雪的，寒风刺骨的，夏日炎炎的，奇怪的时候还有同时大雨并且同时太阳的。我还经历了所有的心情，面对起点时梦想的重生，面对暗谷时死亡的恐惧，面对爱恋的，面对世界的，面对自己的，面对这所有的。这台风呼啸着过境，我已经一切都无所谓了，我想试试在剧烈台风里行走的滋味，反正所有的手稿都寄回了家里，已经不需要再保护什么东西了，我自己不是需要的保护物。



路上狂风大作，大地笼罩着一片漆黑，这暴雨哗啦啦的就砸在我的脸上。雨水穿透了雨衣。我向前看去，一条蜿蜒直上的小路消失在灰色的天

际，太大的雨，我来不及抹去镜片上的雨水让世界模糊，雨水风声也大到了足以剥夺去整个世界的声音，我感觉自己如同汪洋巨浪中的小舟，黑夜里摇曳着沉没又被浪尖打起。我看不清前进的道路。

如果你孤独，就和那些伟大的心灵在书里交谈吧。在黑暗中独行的灵魂迟早会看到光明的，远行这心灵的朝圣之路，他的艰难不在于道路的曲折长短，而是在于让灵魂真正的游离，哪怕只是一瞬间，那灵魂的光芒都能带来新的生命。人是经不起考验的，但是灵魂可以，因为灵魂已经不再惧怕死亡了，提前体验死亡才是它的目的，这是一种炙热的放弃。身体被雨落打湿，渗透背脊，整个躯体的冷颤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雨水透过穿孔的鞋子，浸泡软化那本来已足够坚硬的老茧，使它们再次和肉体分离化成火辣辣的痛楚。头顶的草帽随

着雨水沉重到塌成一摊，可草帽下的心灵却坚定无比。因为我相信当阳光再次照耀我的时候，我抬头的那瞬间依然会发出笑声，我依然会自由自在的奔走在蓝天底下。明天的距离并不是很遥远，我是不会老去的，我依然有力量去奔跑，去歌唱。我的灵魂伴随着我从容不迫的去追随死亡，那些缠绕着我的，让我无法挣脱的苦痛在死亡面前不值一提。我感恩我仍然能活着，代替去怨恨那些苦痛。我前进，我想像自己是渺小的虫子，傻傻的匍伏在石块上，我不能理解这暴雨是如何击打在我的身上的，但我坚毅的等待，一次次的抓紧石块，不让自己掉落在雨水里被生命的急流冲走。我等待，我等待阳光再灿烂时，我会努力的再去生活，跃入五彩斑斓的花丛，和四处而来的伙伴一起去飞翔发现所有的色彩。

直立在飓风里的仰望，我看见我的心灵有很多很多的光明。

7.6 那霍镇

早上起来的时候，着实的被吓了一跳，因为我突然发现我那顶草帽完全变成了黑色。



经过昨天一天暴雨的洗礼，熬一宿之后它发霉了。还好我的头发也是黑色的，这样我就不用计较戴上它的时候会把我的头发染成别的颜色了，走在路上时，没一会儿时间，大大的太阳就又把帽子烤的硬邦邦的了。

那霍镇是一个很小的镇，五分钟步行你就可以穿过它。我找到了一个破旧的小餐馆，呆了下来。八块钱一份的鸭粥很是美味。眼前是一个唾沫横飞的人，在这个小镇里大声的对对面的人阐述着他世界的看法，我小心翼翼的护好我的食物，不让他的口水溅到我的粥里。我是能听懂粤语的，他们讨论的大概是关于女人和政府，还有金钱之类的话题，声波源源不断的充斥我的耳朵。可我现在已经歇斯底里到无法再感到厌恶了，我只是好奇，为什么这堆原子会给我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他激动的一挥手，带动一大条原子组成的手臂，挥

舞在这个空间里。而且为什么这个宇宙会有如此大的空隙，容纳像星云一样庞大到光年级别的绚丽色彩，也不忘生成此刻这一副细微景象，我作为另外一堆原子，居然还能理解另外一堆原子所发出的信号，做出保护粥之类的行为反应，这太让我不解了。想到这里，我自己都愣住了，我离开的太远了。

离开世界太远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无比敏锐的观察力，能感受到平常里所不能感受到的内心变化。平庸和无知的人喜欢说服别人，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而且他们说服别人的过程很难以集中在具体事物的本身上，很快就会离题万里，表情丰富。他们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伪，他们只是喜欢被别人肯定所带来的快感，当然了，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这个快感来源于哪里。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你还会发现，这些个喜欢沉沦于争执的人实际上都是一些被奴役一生的人。如果他们明白说服别人会带来一种认同的快感，那就会在一些类似于老板，又或者是领导之类的大人物出现在他面前时，自然而然的把这份快感拱手让给对方，恭谦的像个仆人。他们没有什么机会获得心灵自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获得财务自由。他们偶尔的说服了一个客人，却可能伤害了一个朋友，最后却只得到了一个一厢情愿的答案，这明明是一个赔本的买卖，却还有这么多人用一生去经营。

实际上沉思者争吵的剧烈程度远远要比那些沉沦于猕猴之争的要剧烈的多。沉思者并不喜欢沉默，甚至是有无比渴望表达的欲望，在社会里的智者，多数表现为沉默其实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和不惹人讨厌而已。偶尔两个相遇的智者也会拍桌子吵架，有时候尽管发现自己是错误的一方，却还会因为得到了正确的答案而获得愉快的心情，这才是冲突的价值。中国是纵横学大国，如果你读了很多的书，一定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纵横的精髓所在。可我的生命是用心灵来发现美丽的，不是拿来纵横的，我的战场在心灵里，那个刺激游戏就是认识自己，在这种过程里，你不能使用欺骗，伪造，或者沉默等语言技巧，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彻底的知情者，和一个彻底的说服者。于是你们纷纷的把爱情，亲情，友情摆上台面，给自己做一个彻底的交代，没有比偷窥一个丑陋的人的心灵更加刺激的事了。没有吗？当然有，就是把这个人告诉别人。你掂量着他们俩的关系，谁是谁非，时而激动不已，时而垂头丧气，毕竟每一个人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时候就发现了

整个世界，没有人是从圣洁里出来的。

社会里，那些愚昧者带有的攻击性，喜欢向智者发起，而不是自己。于是我发现了一些智者不得不处于了一个悖论中，如果你反对别人谴责你的不成熟，你确实就是不成熟了。可是如果你不反驳，那些愚昧者总是认为他是对的。慢慢的这演变成为了一个事实，愚昧的永远是沾沾自喜的愚昧，那些像孩子一般的智者也永远都是不成熟的。

7.7 高州市

暴风雨过去总会带来洁白的云儿，今天翻过几座山坡，走了几个小时，身旁都是果实累累的龙眼树，伸手可及。我还没见过整座山都是龙眼的，仿佛儿时游戏机里的特别任务，在限定时间内吃尽量多的分数。中午路过一个不知名的热闹小镇，渴的不行的我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停留。

“老板，麻烦来份快餐”，说完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等待，一个劲的喝水。过了一会儿，老板搓着油手走了过来，在桌子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突然说了一句“喂，你吃饭，你有钱吗？”我一下子没听清，我又问了一次“什么？”

“我说你吃饭你有钱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后哈哈的开怀大笑起来，老板一下子就蒙住了，他以为眼前的这个人脑子是有问题的吧，被质问有没有钱，怎么还会如此开心呢？可我实在太欢乐了，忍不住笑声。记得一个文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伟大的人的伟大之处，要看他如何对待一个身份卑微的人”。我对那个老板伟大不伟大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我倒是发现此刻自己有多卑微了，再比较想起几个月前的生活，这种戏剧性差距之大让我止不住笑声。桌上是一顶发霉缺角的草帽，一个破布袋，袋口用烂袜子扎着，带着汗水的馊味。脸已经晒的比什么都黑，十几块钱的白衬衣尽管我每天都会洗一次，却总是因为路上的风尘而变的黑乎乎。还有那件牛仔裤裤脚是分叉的，拖着凌乱的卷线头，汗水在裤子表面积累的盐份白白点点如同石灰，如果他看的仔细一点，

还可以看到裤子是开裆的。那鞋子就更加不用说了，脚跟被磨的稀巴烂，有一个大脚趾是漏出来的。我的生命真像一场电影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我？突然我看着老板的油手，醒悟到自己的过失了。想起开始那个路人的问题，“你在逃避什么？”什么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了解陌生人最快的方法。几块钱对于我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小镇里的鸭肉店的老板，辛辛苦苦劳动生存的人，这真的就是问题了。我赶忙往裤袋里掏出一些零钱，交给老板，老板把钱收进大肚前的口袋，给我盛饭去了。

我出神的看着这陌生的小镇，人们来来往往的奔忙，我离终点只有几天的路程了，我走过的不仅是时间，还把我走成了一副乞丐模样。我太专注于内心的世界，忘记装点自己的外在。一个人的衣服太过于褴褛是要受到质疑的，比如在一个小镇投宿时被拒绝，比如在抚州参观王安石纪念堂时被门卫老头质问，还要我脱下帽子审问一番，让你丫带帽子。人们憎恨不公平，总是希望平等，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人只有在感觉到自己卑微的时候才会渴望平等，如果他们可以俯视，心里那份平等的意识是不存在的，我这个乞丐能从他们的眼里感受出来，潜意识里看不起弱势，敬畏权势是生物的本能，这真是让人苦笑常理。不过样子像乞丐有一点是好的，因为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店家都会推荐你买最便宜的，这可是从没有过的好事。我现在的样子太不可爱了，无法给人信心。



7.8 化州市

“一，二，三，四”，我仰面趟在路边的草坪上，久久注视着天空，云朵在缓慢飘离，我轻声数着离终点的距离。人们习惯了站在现在看未来，如果你具备了一种站在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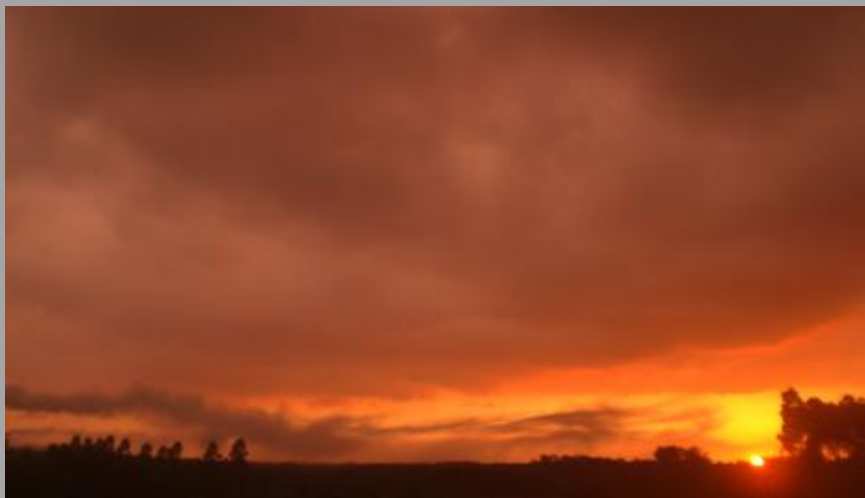
来看现在的能力，你就会明白，这世界只不过是在恢复成原有的样子而已。如果实在对未来没有信心，那就站在现在，想像自己仍处于过去来体验这一份恢复吧，如果你难以回到过去，那就让那份难以割舍的爱情来帮助你，你不是时常渴望回到深爱的时候吗？你瞧，它恢复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世界只是我的表象”，那些人真是天才，你只要需要思考他们这一个问题，你就能得到超脱者的智慧。

7.9 逐溪县

我被这倾盆大雨淋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咒骂头顶这片乌云，它笼罩了整个世界，还带来剧烈的暴风雨。难道你不知道我离今天的终点还有很远的路程吗？“下吧下吧下吧下吧下吧，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在我不停用言语来抵抗这突如其来的暴雨时，天边瞬间坠下了一个炙热炙热的夕阳，如同突然坠落世界的光明，把整个天空都燃烧起来。



我的泪水一直涌出眼眶，大声的哭泣。为什么要在终点安排一个如此完美真实的景像。你想告诉我什么？我的头顶明明还遭受着磅礴的雨水，可眼前同时看到的却是火红的光明。这是我一生里看到最美丽的日落，远行云南的大山上没有，孤独游荡的广州里没有，难以割舍的北京大城里也没有，西安的城墙上没有，华山的五云峰上没有，泰山的月观峰上没有，长城司马台上没有，黄河边上，长江桥上，天津，济南，南京，上海，黄山，赣州，韶关，连江口，飞来峡，清远，我去过的所有地方，路过的所有时间怎么都无法寻找到你。为什么这

痛哭里我的脑子会同时出现如此多的日落景象？这不是濒临死亡的人才经历的事情吗？我看着远处的自己，我希望现在这大雨里有一辆车从后面急速的朝我开来，突然间把我撞的脑浆迸裂，瞬间就带我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让我去看看那个死亡之墙的后面是否真实的存在一个虚无。让我死去吧，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我可以向灵魂发誓，我已经没有了精神上的追求，也没有了肉体上的等待，这远处炙热的夕阳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我的泪水根本就止不住，我在暴雨里的光明大声呼喊哭泣，情绪亢奋到顶点。我怎么如此渴望离去？我从来没有如此向往过死亡，我是一个行为积极的人，怎么会不觉得此刻的死亡是悲观的，我愿意交出所有把这一瞬间留在永恒的世界里，带我走吧，无论是什么，带我走吧。

谁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能怀有虚无之心，他应该是不想要放弃生命的，可谁和我一样看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象？谁确信过自己明明是站在黑暗里却能看到最光明的样子？如果一定要死的话，谁不渴望以最美丽的样子死去？可我终究没有能离开，我继续着，我继续沿着随之而来的黑暗朝下一个城市走去，那让人窒息的光明消失了，那我就独行前进，在晚上十点的时候，我停留在了逐溪县。

7.10 广西省 合浦 车上

心灵偶尔能战胜生意志，采取自杀的态度，如果不是因为无法忍受欲望所带来的折磨，诸如利欲，权欲，爱欲之类的幻象欺骗，就是因为剥离剩下的欲望远远的小于了生存本能。每一个超脱到最后的心灵都估摸着想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追寻的不是离去，而是一种缺陷，如果我先选择一种缺陷，那我就不会再执着于圆满了。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男子答应了等待一个女子一百天，那就应该在第九十九天离去，剩下的那一天应该是留给尊严的。我要倔强的向自由说再见了，我没有能力走到最远的地方，对不起，我完成不了你用双脚归途的梦想了。这是一个近的可以看见归家汽车的地方。我要停下来了，再往前一些，无论是心灵上还是现实里，所有的路都会一起结束的，我应该留一点，分一些给下一次的起点，只是这不再是一千六百公里了，这仅仅只是一天的距离。

我拦下一辆乡间巴士，钻了进去。我踏上车门，那坚硬的金属提醒我这就是终点。我被人群包围了起来。我从人多的地方来，现在我又回到了人群里，可是他们不能再剥夺我什么了。除了空气，我感到空气很闷。人多的地方，欲望有意识的剥夺灵魂，肉体无意识的剥夺空气。车上没有了位置，我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我看见了所有人的脚。这是一双光亮的皮鞋，整齐的西裤，他应该是去县里做业务的。这是一双圆头的解放鞋，上面粘了很多黄泥，他是赶集的农民伯伯。这是一双布鞋，上面很多色彩，她扎着辫子，是一位可爱的学生，不同的鞋子，是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生命，选择不同的鞋子。最近的一双，是我的。

有人下了车，我爬上一个靠窗的座位，看着急速向后倒退的蓝天，我以为经过昨天，我不会再哭泣了，可这急速倒退的蓝天和白云，像急速倒带的回忆。我已经习惯了步行时让景物随时间缓慢流逝，我忍受不了现在这太快的世界。我扭头向窗外，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水，这些回忆穿越的力量远远要比爱情的离去还要剧烈的多，大到足以让现在在电脑屏幕前敲入文字的我随同哭泣。三月离开北京，四月南京，协议用记忆交换世界的神，五月上海，一千六百公里的起点，黄山幽谷里死亡的恐惧，冬天，春天，夏天，一步一步远离的思念，朋友的告别，丢弃的行李，年少的墓碑，远行者的明墙，爱情，生意志，旋转在暴风雨里的自己，这一切的一切，就要在这仰望的一瞬间彻底告别了。

“再见了，灵魂。”

“你到底在追寻什么？”

“地狱”

“你有没有见过地狱？”

我已经很老了，我靠在圆木椅上，轻轻摇晃着发出吱嘎的声音。像枯树般的手捧着些许泛黄的照片，一张一张，上面映有少年的脸庞，他背着硕大的行李，对着镜头发出爽朗的笑声，笑声穿透了漫长的时

空充溢了整个房子，感染了这个就快要离去的老头。老头咯咯咯的笑起来，干瘪的嘴里已经没有了牙齿。我曾热爱过的女人不在了，朋友也不在了，我已经枯老到无法再记起任何事情，仿佛所有的都已经离去了。我到底活过没有？我突然很想站立起来，可这副败老的骨头和皮囊没有给我任何的反应，我的灵魂已经不能再驱使它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剩下。我想我真的是看见它了，身旁的神在耳边轻声话语，它怕打扰老人此刻这份安宁。

“你还回去吗？”

老头想了一下，微微的摆摆脑袋，“不回了，你带我走吧”。

神却留下老人，独自离去了。

7.11 合浦

我试过一天不说话，也试过两天不说话，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一个星期都不说话，现在我几乎一个月都不说话了，除了“老板来份快餐”和“老板来个房间”，就只剩下了哼出的旋律。天气预报和记忆都是一样的，不是总是准确，不过不管有没有风暴，我都希望停止两天，我不大愿意相信旅途就在我简单的倔强里结束了，我以为这脚步会带我一直狂奔到海里，现在这种简单的结束情绪跟出发时候的简单如出一辙。

“灵魂惩罚书”

1，来自情感的的惩罚。

这不一个人说过的话，这是几乎所有的沉思者都会说的话。“在所有的人关系面前，我总觉得我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和并且保持孤独”。如果一个人过多于专注理性，那他注定不能承担太多的情感的。朋友不能理解你，亲人不能理解你，爱情离你远去，友情离你远去。每一个追逐灵魂的人都明白，追逐灵魂实际上是追逐孤独的过程。孤独需

要放弃很多东西，我放弃了很多，其中这些放弃里有很多是令人痛苦的，对不起，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不能考虑所有人的感受。有平凡人说，尼采还不够智慧，人不应该活在孤独里，应该活在爱里，比智慧还智慧的是爱。

2，来自社会的惩罚

沉思者的不善于交际，总会遭受贫穷，沉思者不愿把生命的价值构筑在生活里，不带来效益的生命当然不带来财富。他们是一群在生活上惹人讨厌的人，他们提出与常理相悖的问题，折腾你不愿接触的价值观。类似一些认为科学是倒退，爱欲是幻觉的想法仍然受到排斥，一个穷鬼有什么资格沉思？这是生意志最直接的发问。那些沉思者触动利益的发问，仿佛都是黑暗的。有些灵魂站的地方太过于光明了，在黑暗里看过去，那光明映出的剪影仿佛定格的死神，你要看清楚他们的样子，除了让自己站在光明里，没有别的办法。

3，来自自身的惩罚

我见过很多不同的悲哀，但是这些悲哀有很多是可以被治愈，只要给予房子，女人，成就，悲哀就可以离去。但是这个少年的悲哀不可以，那种悲哀并不来自对物质的索求。那种悲哀是因为认识到了世界的美丽不可停留。躯体的痛苦还可以用麻醉剂来缓和，可内心的痛苦只能等待内心的缓和。心灵痛苦的程度是精神流动的速度，所以沉思的人才会比一般人更加容易感觉到痛苦，麻木心灵的精神停止不前，所以才没有真正的痛苦可言，都是欲望的幻象。有一点可以证明那是来自于肉体欲望的折磨，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候，希望把拳头砸在墙上，转换为肉体的痛苦，让心灵和肉体产生交集。但是沉思者的痛苦是怀有理智的，因为沉思者思考着每一种自己身体所发出的指令，他们没有找到需要击打墙壁来缓解痛苦的理由。不过还好，幸福也是一种精神的流动速度，容易痛苦的沉思者，也容易幸福，简单的仰望就可以化解一切。他们一直微笑到分离幸福和痛苦的高墙离去，像极断裂的墓碑，每一个思考到最后的沉思者都蚩化。我可以捂着我的心脏说，在生命自由的尽头里，有一种幸福会让你渴望死亡。

4，来自神的惩罚

还记得童年的玩耍吗？仿佛有花不完的时间，一天是多么的漫长啊？周国平说，“孩子一旦认识自己有一天会死去，那永恒就要瞬间离去了”。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才是真正的时间，不要相信钟表的。就连物理学里的相对论也阐述了这个空间所呈现出的时间并不依赖钟表。“每一个人都携带着属于自己的时间线”，爱因斯坦的这句话的哲学意义永远要比科学意义大的多，童年里断断续续的思维和记忆，那种体验感是时间长久的原因。沉思者的精神流动如同璀璨大河，奔腾不息，他们的时间是短暂的。时间会随你理解世界的能力的增大而变快，禅宗前的一碗清水都会是一个世界，太阳只是简单的升起，然后又坠落了。当然，除了孩子之外，还会有一种人的时间是漫长的，那便是生命没有方向的人，他们百无聊赖觉得时间枯燥无趣，任何时候都想寻找外界的东西来打发生命，他们既怕死，却又冲向死亡，神既然看不到他们，所以也自然无法惩罚他们，神看只到了沉思者，神美丽如同美杜莎，你看见了她的娇媚，她便剥夺你的生命，每一个看到神的沉思者，时间飞快。

7.12 合浦

“超脱者的选择”

看事情的角度有很多种，上下前后左右，八面玲珑，但超脱者往往最后只剩下一个角度去看待事情了，就是只能向前的生命。用身心经历了沉思的顶峰，真正的体会了存在与不存在，那他就会明白只有灵魂能存在才是真实的。超脱是沉思以后的选择，在明白虚无后内心沉淀出的巨大的空隙，如同无中生有的宇宙，去包容一切。总是怀有善良和祝福的心情去看待事物的心灵，这份所获得的愉悦，这是神对勇敢者的馈赠。不再被世俗的琐事困锁心灵，这是灵魂自由的特权。

选择一，回到现实世界中



你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可每一个人都有应该自己的态度，有一些超脱者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人的最终价值是在于觉醒后的分享。他们拾起丢弃的行囊，回到让人放心的真实世界里去，那里有阳光和温情。他们寻找一种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善良，诚实，勇气，奉献。他们首先成为了一名智者，然后才选择了应该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们成为企业家，成为教育者，成为医生，成为世界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拯救生命，培育灵魂，提供商品。他们能明白世界的无意义，只是他们按照了自己的意愿选择了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随波逐流。把一份工作当成一生的饭碗，那是生意志懦弱的选择，说穿了大抵也只是一些涉及面子问题的隐私。超脱者们看到，如果在短暂的生命里，一个人不能真正的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工作，那份甚至不能被称为工作，只能被称为叫劳役。比起这漫长的劳役，忍耐一些抑制欲望所带来痛苦，去寻找瞬间的光明是值得的。

超脱者回到社会里，往往需要与世人功利周旋。一个人认为善良是光明的，诚实是光明的，那所有的人都会自觉善良诚实，那这个人就太不懂世事了，必要的狰狞和阴险是果断的前进。沉思时所获得的虚无力量全然没用吗？当然不是，虚无的欲望要靠虚无来摧毁，摧毁贪婪，自私，敏感，懦弱，数之不尽的卑微。在完成那些仪式后，返回世界的虚无者才又从马克思那里拾来一句话，现实的力量要靠现实去摧毁。倘若是为了更高远处的光明，那我愿意把根扎在更深更黑暗的地方。于是，他们纷纷怀着出世的心态做着入世的事，如果碰巧能在这个功利的社会里能获得财富自由的权利，转身时，又会把这些财富全部赠与那些真实身陷苦难的人们。因为灵魂们能看得见，那些璀璨的钻石珠宝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石头，真正的光芒只能是生命所发。

选择二，逃到虚无的艺术里

我准备用我所有的智慧成为一个获得尊敬的人吗？为那个古老的意志服务吗？然后依靠掌声和和赞扬生存？可一个生命大浪泛起，多少帝王灰飞烟灭，多少才子佳人爱欲成空？又有什么是真实的呢？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只愿意成为一双宁静的眼睛，我看山看水看

人，看人间百态，世间冷暖。那些超脱者纷纷逃到自己的身体里，逃到艺术和思考里，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太难以分辨，历史会选择改变世界的人，他们建立国家，改善民生，征战救济，但是历史不会选择我此刻心灵里的色彩，不会选择我心灵里的旋律，我的心灵才是真实的。

他们抛弃了世界，把自己隐藏起来，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候甚至会凄苦。他们不停的勾勒色彩，演奏音符，记录文字，也许他们没有知音和赏识，但是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别的双眼就停止作画，不会因为没有别的双耳就停止演奏，萤火虫的光芒从来不会因为微弱而停止发光，在黑暗中闪耀才是他们存在的真实。他们心灵里轮回着一个圆满的精神世界，远离生意志的距离会带来苦痛但激起绚丽的创造力，仰望存在的解脱又带来灵魂微笑的幸福。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了他们，给予他们财富和名声，让他们穿金戴银，坦然如同必然，他们怎样也不会去贪恋这些幻象，他们随时准备放弃，他们想逃回自己的心灵。他们明白太多的沉迷于众人的追捧迟早会失去灵魂，灵魂本来就是在世界边缘观察这个世界的产物，没有了孤独，灵魂也就不在了。奋力赚钱，然后又奋力挥霍，把精神集中在对比那些人造产品的好坏上，只会让生命错过真正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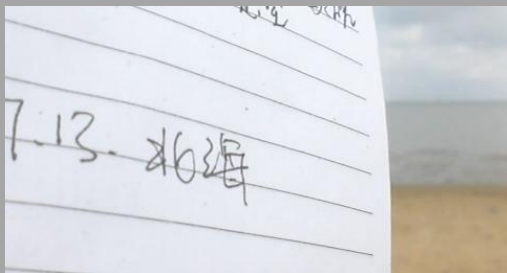
艺术家们不分享物质，只凝聚灵魂，只追寻心灵里的美感。没有灵魂的财富永远只能是丑陋的，感恩的也永远只能是灵魂不是贫穷。那些饥饿里的贪婪，在他们获得一份免费米饭以后他们仍然会憎恨没有获得第二份免费米饭的权利。这是那些分享物质的人们永远没有想到的，生意志仍然凌驾于灵魂之上。孤独者们的心灵太自私，他们没有打算奉献和说教的伟大，因为他们短暂的还来不及出现在人们面前就转身离开了世界。可是我们是否明白？那些孤独逃向自己的心灵，能让人们看到一种美丽生命的存在，远远要比那些啰啰嗦嗦的道德说教有价值千万倍啊。那些时常仰望蓝天的心灵，能自私到哪里去呢？那些自私留下的全部都是震撼心灵的美感。

超脱，要么在孤独里分享自己的精神财富，要么在奔忙里分享自己所获得的物质，然后空身离去。阳光再温暖，能照耀到我们的也只是一躯之多，东西再多，我们也只能拿起如同手掌般大小。

7.13 终点 广西北海

我沿着熟悉的公路朝家里缓慢踱步，路上有很多沙子，提醒我这里存在着大海。我还看不见大海，但我太熟悉大海的味道了。我清楚我已经回到了家乡。这一天我已经在脑海里想像了无数次，我此刻走向的是记忆里的过去，不是未来。接下来我会看见海滩，然后走下海岸整个仰面躺在沙滩上，舒舒服服的伸展开双手双脚，享受生命的真实，我久久的仰望蓝天，阳光铺满我的全身，大海离我的身躯也只有两米远，海浪声会如同挚友的再遇，提醒我它曾是大山里相遇的清泉。我闭上眼睛，在回忆里沉湎怀念所有过去的地方。只要我现在一直走下去，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一切成为真实。可在就那时，躺在沙滩上的我，他会渴望着回到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仍在路上的我，这真是荒谬怪诞的体验。如你所愿，我们一起回到现在了，这一步，还有这一步，都如此真实，那个该死的神真的让我们回来了，让我们一起珍惜这剩下的脚步吧。

我看见了金黄的海滩，我走下海岸，仰面躺在沙滩上，舒舒服服的展开双手双脚，阳光再次洒在我身上，我仰躺面对着天空，海浪声



在耳边响起，大海离我就只有两米的距离了。这次，我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除了再寻找另外一个坚实美丽的梦想，没有谁可以让我回到过去。神吗？它始终只是一个幌子。要远离喧嚣写下所有就这样被我倔强的完成

成了。我知道他一直在看着，看着这所有。没有记忆的生命算不算生命？恐怕这片金黄的海滩要永远烙在你的灵魂里了，现在你还需不需要拿出身份证来核实你的存在？从他开始安静的看着我，我就觉悟了存活并不是他想要的状态。我应该有人格分裂症，彻底的人格分裂症，但是另外一个他很少去控制这身体的行为，可我也绝对忍受不了他那种沉默的凝视，因为他只把我当成了一个动物，研究我，耻笑我，开始我以为这样的安宁很好，至少我还像一个正常人。可是没想到他的安静只是为了积蓄力量，我感恩这次旅程的开始和结束。

这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时常看着他沉迷在愤怒的摇滚乐里，看着他奔走在毫无意义的路上，看着他在独自在小房间里为爱情流泪，看着他怀着不安四处的游走，看着他不停的翻阅一本又一本的书籍。我不知道他在挣扎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他也时常想呼唤我，想向在黑夜里向我靠近，可我应该躲藏起来。我不停的以为这世界的一切都只是幻觉，但我明白，我自己才是最大的幻觉。世界永恒存在，我才是转瞬即逝的事物。你还记得童年时的你吗？就在这个城市里的你，你胆小懦弱，常被别人欺负，可是你隔天就能忘记去放声大笑，现在的你无所畏惧，却时常哭泣，这都是因为你对我的追寻。无论如何，你都要好好的活着，太过于任性只能让我们一起毁灭。这个世界并不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无论怎样挣扎怎样呼喊，我们始终都只能在躯壳之内死去。你知道，生命里最悲哀的样子就是我的模样，我相信你已经看的见了，所以我才不愿意去回应你的呼喊，否则我们早已选择了死亡。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不在乎亲情，爱情，不在乎金钱，名誉，也不在乎所谓的意义，我是纯粹渴望了解一切的理性。我只在乎你什么时候死亡，我只凝视着你的死亡。可你必须要有对这个世界的欲望啊，这是生存下去的意志和理由。你抓起一把细沙，你感受那些细沙划过皮肤的感觉，你感受到真实了吗，远处海风的拂面，你感受到水汽所带来心情的爽朗了吗？还有脸上阳光的温暖，远处的海浪声，渔船的笛鸣，这就是真实啊。不停的向灵魂接近，只会接近虚无。停下来吧，停下文字，停下脚步，你是选择了在明墙前停下的灵魂。

一切都结束了，我始终没有为这躯体带来什么永恒的光明和真理，可是他仍获得了一段在路上的记忆。记忆有什么用？我不想再向灵魂发问了，毕竟生命本身就是毫无用处的。这永无止境的人间大梦我还要一直做下去，但我相信，我曾经真实的醒来。我起身，拍拍身上的沙子，向家里走去，母亲在等待他的孩子。

7月14日 家

意识又一次不被控制的唤醒，谁都不能自由的离去，也不能自由的醒来。我以为终点会带走身体的习惯，我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到中午，可这身体已经习惯了成为早起的人，我不能控制它恢复我的意志。翻

个身，枕边仍然习惯的放着写作的日记，我已经没有必要提醒自己记得装起它们，因为这张是属于我的床，这是属于我的房间。起床下意识的寻找自己的旅行鞋，睡眠惺忪的却发现这是一对软拖，这大梦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旅途吧？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才睡的，唐吉柯德里面的那个丑陋的巨人变成了风车，那我伟大的旅行鞋也应该变成拖鞋了。可我摸摸我的脚板，厚厚的茧还在，那个死亡山谷给我右脚留下的伤疤仍清晰可见，这并不是一场想象出来的春梦啊。无所谓了，任何一个梦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事实，尽管梦里的行为没有影响梦醒后的世界，但我的精神仍然经历了整个事件，谁能阻挡我去相信它？况且有时我太过于执着，我还会去实现它呢。窗外大雨还在哗啦啦的倒着，我再也不用忍受它们了，我四处踱步，这房间的一切景象我都如此熟悉。墙角的架子鼓，床边的吉他，电子键盘，那些乐器都还在，我随手按下琴键，一串叮叮咚咚的声音，我从这里开始所有的远行，走南闯北西骑东行，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桌子前整齐摆放着几份还没有拆开的邮寄包裹，这是我不停在路上寄回的记忆碎片，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往同一个方向存在着。现在凑上我床边的那一份，他们就完整了。这是我生命的旅途，我拆开所有的包裹，把他们按顺序排好。

我兴奋的嘘出一口气，好！让我真正的开始这次旅程吧，我小心翼翼的拉开凳子坐正，翻开第一本日记的第一页。

“在行走了半个月以后，在一个叫德州市的地方，那本密密麻麻写满刚出发时对生命最感慨的本子，痛痛快快的掉到了床底。我想，既然你打算和我一起去经历这趟精神之旅，那你也同样要和我一起承受失去记忆的痛苦，承担这雪白的记忆。”

日记的结束是开始。

到此为止，这本年少的灵魂日记就全部写完了，这尽是一些悲伤的文字，却包含了我能融入的最多热情。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看完很大很大的世界然后又把自己



关在很小很小的房间，除了偶尔独自去看看大海，看看终点现在所呈现的样子，便哪里也不愿意去了，我已能容忍这种极端的动和极端的静。在这一年里，外面的世界是和我没有关系的。我埋头写作和轻声演奏，时间在房间外面汹涌而过，房间里的我感觉只是仅仅过了一天。我早上起来，随着夕阳，我开始奔跑，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从北京奔跑 to 中国的南端，去看远方的大海，然后回家吃完午饭，摆放好所有的乐器，就开始闭眼轻弹。再到了晚上，看着天外缓慢旋转的银星，我就把一天的事情都写了下来，隔日我再推门向外，原来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了一年。

朋友问我这一天孤独么？害怕么？这些文字便是所有的交代了。我不停的和自己交谈，不停的和路上的自己交谈，孤独对于我来说甜美如同甘露。我确实像刚开始出发时立下的誓言一样，在孤独里寻到了一种不再害怕孤独的力量，在暴躁里寻到了无比的安宁。无论是在大路上奔跑还是此刻在房间里静坐，实际上我都只是经历同样一样东西而已，那就是孤独。在这孤独里我获得了我生命里所有的答案，生命是什么？勇气是什么？爱情是什么？信仰，灵魂，梦想，欲望，卑微，懦弱，平凡，伟大，世界，心灵。那种苍白生命所无法承受的寂寞，已经永远永远的离我而去了。我确信我寻到了某些出发前所不具有的智慧，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自己的心灵感受，而不是那些书籍的。智慧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最终会带来矛盾，智慧最终带来的是一种回归，生命的真相在我的身体里。

这一本灵魂日记，掺杂着哲学和音乐，但我不喜欢讨论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哲学根本问题。也不喜欢讨论如何搭建音乐的乐理问题。感知力需要一个用来被感知的世界，这世界也需要有感知

力去感知他们，你不能从石头的角度出发证明石头的存在，也不能从声波的震动来证明音乐的存在。这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存在先后问题。世界就在那里，生意志就在那里，你根本不用证明什么，超脱的生命在于提出关于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去寻找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如果有一样东西值得寻找，那就是自己本来不存在的灵魂。一开始我带着哲学和摇滚出发，带着勇气和信仰出发，带着许许多多的行李，写到最后，走到最后，却被我统统抛弃了，文字里只剩下了我自己，这才是我想要的安宁。我的躯体拼命的向外面世界奔走，我的心灵却拼命的往内心世界奔去，这种相反方向的离开是我这一生里所能获得的最大距离。我到底是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极端吗？我当然不是，我比许多人都要冷静。认为我行为极端的人只是他们还不能够了解，已经没有比存在本身更加极端的事情了。在无缘无故的存在前，任何事情都是平淡无奇的。

这个世界仍然是场幻觉，所谓的爱情和梦想换来的只不过是些微弱的大脑信号而已。可我在路上已经学会了如何前进，那条看不到头的公路，不走下一步，我当然不会后退，但是确实是在真实等死。认为世界是幻觉总比他们认为世界是残酷的现实要好吧，不是吗？至少在幻觉里，我还可以想象飞翔。在这里我要完成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坠落，这本书实际上的作者应该是两个人，我始终抵抗不了终点后我内心的许多情绪。前面的那个作者写了一万字以后，四个月以后的我才愿意写完剩下的所有。终点后的那一个月，那种冷静让我觉得自己可怕，我几乎不在乎所有的东西，我看见的所有事物都是由各种理由编织在一起的。他写的文字既不打算按时间来，也不打算考虑路上日记里的真实感受，以至于实际上后来写的所有文字都只是前一万字的注息，如果你想看总结，只需要看前一万字就好了。我想我真的在终点处接近一些东西了，但是那个不应该是我。还好灵魂还在，那种企图用终点扮演一种说教者的欲望仍然能够被灵魂看见，我看见我正走在一条被光明奴役的路上。无论终点的我多接近梦想，多接近光明，甚至接近神明，但一个想不停倾诉，想不停写出美丽文字，演奏美丽音符的人绝对不是我。我应该始终承认，组成我脑子的原子在几万年前仍然有可能组成过别的大型动物粪便，我向神明接近始终只是为了寻回自己，我向沉默靠近始终是为了不再恐惧沉默。虽然他现在离去了，但他倔强留下的几页白纸，继续震撼着我余下的生命，感谢这个曾

经怀有无比热情的少年，因为他愿意把勇气化成白纸。过早的觉醒，躯体还没衰老到做好离去的状态，心灵却做好了衰老的准备，爱欲仍存在，却拥有了想离去的欲望，这种矛盾始终会掀起心灵的痛苦。认识自己是什么东西这个过程的确很难，因为你要确保你真的不再剩下什么了，甚至没有了想了解自己的欲望，然后你注视着这个世界孤独等待，等待真实的自己出现。在这漫长的等待里，我寻找到了我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人能代替我的工作，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独特的价值，去认识自己。

“不尽真实的文字”

原本日记上的少年并没有如此多的废话，越到最后，他越是觉得没有写下文字的的必要，距离越来越远，段落却越来越短，生命却越来越幸福。想离去的人是不会再想留下什么东西的，日记写到最后只剩下了一些简单的句子和断断续续的词语。当时的我已经完全不能把心思集中在我拥有以外的东西了，也就是这些文字，我满脑子都是生命存在的本身，我自然是幸福到不愿再说话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在房间里小灯下揣摩着当时自己的想法，依靠着断裂的视频资料和照片，才把当时的思绪还原成了现在的样子。有时候我分不清自己是处于现在还是处于过去，我想尽力不去干扰路上的自己，但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是很难完全回到过去的。任何一种回忆录都是现在录，我还要对阅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做的最后一个坦白。我不想像卢梭那样，写完一本《忏悔录》还要再把自己的名字掰成两半，再写一本《卢梭评判让-雅克》，我必须现在就要告诉所有阅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这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二手货，它只不过是依靠日记上几个模糊的词语，才搭建起来的写作。这种搭建起来的真实能值得信任吗？如果你能推理真相，你也能明白这本书里其实始终只有一个人，他是我，你也是我，阿姨是我，老板是我，大河是我，山脉是我，时间是我，春夏秋冬是我，所有的情绪都是我。我遇到的，交谈的，想像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诚恳的还是虚假的，其实都只是我自己而已，我看到了整个世界却只看到了自己，于是我想象了整个旅程的样子，又想像了整个世界的样子。

这些文字是不应该值得任何一个人去信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直

接跨过作者，去翻阅作者背后的真实自然，去感受自己的心灵，因为所有的美丽都在孤独的面对自然里，在自己的泪水里。请不要相信这些文字所描写的世界，它们对于你的生命来说都是虚假无比。但是如果这些文字曾唤起了你心里渴望自由，渴望了解世界，与灵魂并肩的勇气，请相信此时此刻你心里的勇气是真实的。企图在自然以外的地方寻找到生命的解脱感，都会徒劳无益，何况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勃论常生的事物。生命应该去经历，去实现一种真实的梦想。哪怕只是一千里步行，哪怕只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哪怕只是一个孤独等待的夜晚，那种真实体验生命无用的感觉，才能让一个人获得解脱。只是当你面对终点时那种伴随着剧烈虚无感的悲伤时，请一定要留下来，留下来不要离去。孤独寻找自由的人啊，你的终点不是他们形容的兴奋，因为你知道兴奋是征服的产物，不是解脱的。解脱是一种绝对的悲哀，因为那是一个告别生命仪式的完成。为什么临近终点时的你会如此渴望死亡，因为你无比渴望的是重生，死亡是肉体的错觉，觉醒吧。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读了很多的书，就要写一些出来，还给这个世界。虽然又过了一年，但我仍三十不到，不敢说自己读过了很多的书，可我真的走了很多的路，这些文字和音乐就是我还给世界的，至于这些文字会不会被出版成书籍，这些音乐会不会丢落到无人涉足的地方，这种渴望别人了解自己的欲望已经被一步一步磨的一干二净了。多少文豪帝王的墨宝都不知所终，何况我只是一个渺小的步行者。我想说自己完全不在乎这些文字去向，可灵魂还在看着呢，我怎么欺骗的一个完全的知情者。既然人类想象不出一个与人完全无关的神，我也自然无法不在乎任何一样我所思考过的欲望。我愿意安静的想象，在一个陌生的小村落里，一个旅行者静坐在田埂上，他的鞋子有着和我鞋子一样的颜色，他沉默阅读着，阳光下他突然抬头微笑，可是作者却离开了这个世界许多年。我愿意想象，在万籁寂静的夜里，一个对外面世界充满想象的少年，蜷在被窝里，依靠着一点灯光，不停翻阅着这些文字，他明天就要收拾行囊，去世界里冒险探寻，出门时兴奋的又把文字忘记在了家里，直到很远很远的安



宁里，静静看着身旁静止不动的昆虫，才记起了那些丢落的文字。我没有迷失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这已经是我生命里最大的奖励了。幸福的本质是一种存在已久的阻力被克服，一生里最久最难以克服的就是生意志所带来的阻力，我已经获得了我想要的东西。在我放开手的那一瞬间，就让我带来的所有文字和音乐随风飘扬吧。

“以后的我”

我大概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了，因为我是一个坐不住在家里的人，我无法在一个安全的小范围里意淫着自己的自由，我希望自己身心都是自由的。我很庆幸自己不是一个靠文字和音乐生存的人，面对着市场上那些必须要考虑销量的产品，我能感觉到一种坦然写作所带来的幸福。如果要我像软体动物一样写出那些浮肿的文字，又或者像小明星一样四处演唱东拼西凑的歌词，那我宁愿立刻一头撞死在墙上，这样我就不用再痛苦了，我的音乐和我的生命是应该永远一致的。梦想成为艺术家的人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成为艺术家的，只有梦想成为自己的人才会有可能成为别人眼里的艺术家，我永远只能是我。这个时代的明星都是人造的，无数闪光灯下衬托衣表征服所有的潜在交配对象。可所有的灵魂都是自造的，还记原始力吗，那是神的起源。不要质问那苍蓝里的神是否真的存在，每一个有坚实生命方向的人，他们都明白神是什么。



如果留下的这些文字和音乐，他们错漏百出，冗长无聊，那就让它们证明我的愚蠢吧，但愿他们只会证明我的生命更加真实。这奋力的一跃，没有能让我处于我所能获得最多智慧的顶峰，但一定交织了我这一生

里所能获得的最多矛盾，爱情，家庭，事业，责任，梦想，青春，虚无，和灵魂，所有这一切都在互相推攘冲突，搅动我的情绪，让我交出答案。也许我的精神以后还会奋力跃起去寻找终极的结果，但是恐怕已经失去了现在拥有的许多，绽放了就要承受枯萎，至少青春不在

了吧？至少爱情不在了吧？而且我的身体也会衰老到不足以再有能力再去反抗这一切了，也不会再有力量去感受到真实的虚无了。好吧，让我再想想，沉思者吗？这年龄也还不愿成为一个永恒的雕像，通过冥想渗透生命的伟大，因为就在我早上推开家门抬头的那一瞬间，我发现自己仍然简单的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少年，向往那高远的蓝天和丰富多彩的世界。我现在只想转身跃回到这精彩的世界里，寻回一个简单的自己，一个可以带来新的旋律和文字的自己，我依然会用生命写词，让每一句歌词都是我的泪水所画。我想念那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想念我已远离的朋友和所有让我歌唱的世界，就是现在，都回来吧！

“年少的墓碑”

“公元 2010 年，十万字，十首歌”

如果我的生命就像荡秋千，在虚无和现实之间摇摆，那我就奋力的摆向其中一端，为的是寻到在另外一端摆得更加高的力量。我期待着最后那天的到来，那一天，那个老人看到的神只是一个骗子。这是最后一首让我落泪的歌。

我在绽放，可我知道我是一种虚假，所以我要寻找到真实的土壤
我需要剧烈的风把我撕碎，我愿意和蒲公英一样

寻找坠落只是为了新生

我看着身旁那些如同冰刃般的凝霜，我从不怕他们会伤害我，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我而存在

他们在安静的等待阳光来临时，便浸入土壤

与我同在

一朵纸花的梦想-《新的开始》

好了，现在我要做的是

扑灭这好不容易才点燃的灵魂

全书完